

柳泉蒲松齡先生著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834B

~~0003660~~

120卷

柳泉蒲松齡先生著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

吾邑蒲留仙先生，所著聊齋誌異一書，久矣膾炙人口，風行一世，而其他雜著，尚有俚曲數種，以靈妙之筆，寫當時社會狀態，及其胸中抑鬱，變化無端，曲盡人情，見者亦莫不欣賞。余數年來，喜讀未見之書，搜求先生遺著，得數十種，會謀刊印，未果。茲有日友平井山下兩先生，素愛留仙先生之文，乃以所著磨難曲，介紹於日本東京文求堂，首先刊印，并囑余將書中土語，畧加以註解，而先生之著作，駕海而東者，當以此曲爲前鋒矣。夫先生一生抱曠代之高才，鬱鬱不得志，困頓終身，乃俯首著書，以管城子，留千秋之業，在我國著作家中，獨樹一幟，使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年代愈遠，而名益顯，先生當日之苦心，亦可以稍慰也已。余生也晚，距先生之世，已三百年，然幸生同里，近先生之居，得以先讀遺著，鑿我好古之心，又得平井山下兩先生之同意，刊印是書，能使先生文章，先宣播於我同文同種之國，將來先生各種俚曲，當與聊齋誌異並傳，此次刊印之舉，洵不可少矣。爰綴數語，以作弁言。

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同邑後學路大荒書於褚硯齋

此
页
空
白

蒲柳泉翁遺稿及出版之經過序

余現職之淄川礦業所礦區內有蒲家莊之一村落焉此村落爲產生稀世文豪蒲松齡(別號柳泉)先生之邑里也蒲家莊與往昔無異仍爲一平和之農村莊之東面有一泉井名柳泉口碑所傳均謂此井在任何旱魃之時其泉水仍源源湧出未見枯乾是故邑人以此爲惟一之德而在近傍小丘建有祠堂名爲滿井堂(參照卷首插圖)堂內有松齡翁讀書之屋其結構雖小不過丈餘成方但爲極清靜幽雅之獨屋松齡翁別號柳泉者蓋以此爲名也附近尙有松齡先生之墳墓其碑文鐫有松齡翁生於明崇禎十五年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歿年爲七十有六云(參照卷首插圖)

其夥多之創作著述中直至今日最爲世人賞讚宣傳者爲聊齋誌異八卷今在中國聊齋之名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者反多不知松齡之名焉

古來中國之文人墨客多皆志願官吏松齡先生亦循世例弱冠曾應縣府道之童子試每試皆占首位文名雖鳴於鄉党稍長受棘闈之考試不知何故每

序

被排除天耶命耶於是松齡先生決然斷念於仕宦一意專心研究古文因之其造詣益深與時俱進遂成獨有立場之一家矣

集著三種 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誌異八卷

雜著五冊 身語錄、懷刑錄、曆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各一冊

戲三齣 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

通俗俚曲十四種 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魘殃、寒森曲、琴

瑟樂、蓬萊宴、窮漢詞、俊夜叉、醜俊巴、快曲、

各二冊

禳妬咒、富貴神仙後變磨難曲、增補幸雲曲、各一

冊

此外尚有隨筆雜著數十編今尙散在於蒲家族間惜皆深深秘藏於匣底耳
當時尺公刊聊齋誌異八卷十六冊爾餘各編何以竟未刊行耶其中自有相當之理由潛在據蒲家同族間之傳說云松齡翁死前曾囑其遺族曰余生平

惡筆一切遺稿不許閱讀他人於是此貴重之文稿遂深藏於匣底至數百年之久此固爲可信據理由之一但猶有未盡然者松齡翁何以恐其遺稿暴露乎今熟讀玩味其著作大有感得之處焉其將素日鬱悶憂懷之心理悲憤感慨的發表於文字間巧借曲中人物之口舌以攻擊當時之政治幾無完膚在清朝最隆盛時期之康熙年間似此嚴峻銳利之筆鋒焉能不起筆禍哉是故只得巧言惡筆二字以待時代之變遷世事之推移而徐求後代之知己耳此可想像之事實也淄川縣城內圖書館長路鴻藻君爲地方稀有之篤學之士曹洞宗淄川布教所主山下默應師在布教之餘對於風井廟小學費曾拮据勉勵十有餘年獨力經營以教中國人之子弟爲犧牲的極精進努力之名僧也與路君極相契今春四月曾駕臨余之茅舍三人鼎坐偶談及蒲松齡先生之事藉余返東京之機會欲祈委托出刊余抵東京後即向山東礦業株式會社董事實相寺貞彥先生述及此事當承快諾允爲介紹其尊貴之老軀遂引見於東京本鄉書肆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君會談僅半句鐘便得解決田

序

中君意此種出版事業並非生產的而君不顧本利似有責任的應發揚此種文化者其義俠心頗值得吾人感謝之也而隣邦文化之精華磨難曲在數百年後之今日始得公刊於日本者實爲難能可貴之文緣也今聊齋誌異已譯有日英德法各國之文學研究聊齋之熱忱已澎湃於全球今承同邑後進篤學者路大荒君親切註解遂得出刊於日本書肆可爲華日提携之先驅且爲兩國及世界文藝界不勝慶賀者也聊述感想是爲序

山東省淄川縣洪山

昭和十年十一月一日

於淄川醫院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

平井雅尾



堂井滿 泉柳 莊家蒲縣川淄省東山

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以文章意氣雄一時，學者無間親疎遠近，識與不識，蓋無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滿天下。

先生初應童子試，卽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然入棘闈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一肆力于古文，奮發砥淬，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佗僚失志，獲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矜豎，恢詭魁壘，用能絕去叮咛，自成一家，而蘊結未盡，則又挿抉奇怪，以爲誌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制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爲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

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祝旋諸先生結爲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磨切，始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孫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獨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嘆，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一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聞其聲，意其人必英雄譎博辨風義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進而接乎其人，則恂恂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要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然而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

先生祖諱□□（泐字一上字不可辨認，國學扶輪社本聊齋集作「生泐」）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誌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之原。

又十一年，爲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將爲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爲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爲之文以表於墓。銘曰

有文不顯，有積不施，蓄久而熾，爲後之基，以徵以信，視此銘辭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二月，清明日立

同邑後學張元撰

蒲柳泉先生墓

在山東省濰川縣蒲家莊



荒大路

尾雅井平

應默下山

碑 陰

父生於崇禎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
母生於崇禎十八年十一月廿六日申時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

附記 雜著五種

省身語錄 懷刑錄 曆字文 日用俗字 農桑經 各一册

戲三齣

考詞九轉貨郎兒 鍾妹慶壽 關箱

通俗俚曲十四種

墻頭記 姑婦曲 慈悲曲 鬪鬪殃 寒森曲 琴瑟樂 蓬萊宴 窮漢詞 俊夜叉 醜俊巴 快曲 各二册
禳妬咒 富貴神仙曲 後變磨難曲 增補幸雲曲 各一册

廩生 笏 立憲 立忠

奉祀男 首貢生 箸 廩生 立憲 立孫

庠生 筠 立憲 立憲 曾孫 一泓 一涇 元孫 庭槐

蒲氏家系歷代命名譜

竹立一庭尚國人英 文章先業忠厚家聲 門多賢哲代有公卿 慶延宗緒萬葉昌榮

(蒲松齡先生自作)



十月初三日賀東同知啓

伏以

紫蒸耀朱藩岸柳拂旌旗之色

紅雲浮皂蓋山花迎劍佩之光心切遙瞻喜成狂舞恭惟

老大人台基

洛陽秀氣

江海福星

眼垂精公青春已回乎陽谷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總目錄

卷之一

- | | | | | | |
|-----|------|-----|------|-----|------|
| 第一回 | 百姓逃亡 | 第二回 | 貪官比較 | 第三回 | 闔學公憤 |
| 第四回 | 軍門枉法 | 第五回 | 大王打圍 | 第六回 | 方氏罵官 |
| 第七回 | 旅村臥病 | 第八回 | 曠野逢仙 | 第九回 | 牢中報喜 |
| 第十回 | 仲起報仇 | | | | |

卷之二

- | | | | | | |
|------|------|------|------|------|------|
| 第十一回 | 貪官拿問 | 第十二回 | 聞唱思家 | 第十三回 | 憤殺惡少 |
| 第十四回 | 按臺公斷 | 第十五回 | 潑婦罵門 | 第十六回 | 閨中教子 |
| 第十七回 | 鈍刀斬佞 | 第十八回 | 仙人救難 | | |



目 錄

卷之三

- | | | | | | |
|------|------|------|------|------|------|
| 第十九回 | 再會重逃 | 第念回 | 張達納監 | 第念一回 | 嬌子秋捷 |
| 第念二回 | 凶信訛傳 | 第念三回 | 二瞽作笑 | 第念四回 | 二姬歌舞 |
| 第念五回 | 春圍認父 | 第念六回 | 宮花連報 | 第念七回 | 父子錦歸 |

卷之四

- | | | | | | |
|------|------|------|------|------|------|
| 第念八回 | 張春報仇 | 第念九回 | 初討三山 | 第三十回 | 鴻漸廷爭 |
| 第卅一回 | 再征三山 | 第卅二回 | 招安三山 | 第卅三回 | 大王破敵 |
| 第卅四回 | 大王抗禮 | 第卅五回 | 御封三伯 | 第卅六回 | 八仙應壽 |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卷之一

淄川蒲留仙編著

同邑後學路大荒註解



第一回 百姓逃亡

衆流民上云：孩子餓的吱嚶嚶，老婆待中巴焦，還爲錢糧大板敲，寧死他鄉，不受大板敲。老天々々，怎麼給真個年景，還給真麼個官兒，要孩兒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麥子何曾見，六月纔把穀來種，螞蟥吃了地平川，好似班鳩跌了蛋，老婆孩一齊捱餓，瞪着眼，亂叫黃天。

縣公老馬，嗔人報災，大家去上司告了，即時委了一個官來查勘，老馬便送上二佰銀子，着他休報成了災。

大家去告上臺，他雖然把官差，那眼睛沒長在額類蓋，滿坡一片皆紅地，只有幾科葛朮稽，便說螞蟥不爲害，還說有八分年景，都休要望成災。

吱嚶呼號
巴焦芭蕉
應作芭蕉
煦用目
力着望
好似班鳩
跌了蛋
無盼望
班鳩鳥
名

第一回 百姓逃亡

雖然說不成災，却又自家看不上，坐在那橋裡麻瞪着兩眼，見一個莊裡沒有尤稽，便說這莊子成的是災，合縣裡四萬頃多地，成了二百頃災，起了本，按莊村，炤地畝，赦三分，有災無災全不論，都着螞蟻吃了個淨，何曾一點受皇恩，家中器物折蹬盡，還要去按限比較，三十板打的發悻，

昨日比較打了我二十五板，及乎死了，俺一堆捱打的一霎死了兩個，發渾的還有，不早些拿腿，只等的走不的，就晚了，作哭介

害囂——白
慚恐人恥
笑

瓢一扇，棍一條，拿起來先害囂，這飯可是怎麼，要祖宗留下幾畝地，只望兒孫守的牢，如今避不的親朋笑，遇着這舖囊物件，一担把坟墓全拋、

我這二日聽這說，咱這儉年去處，朝廷家知道了，已是把錢糧全赦，有說是，文還沒到的，有說老馬押起來的，王大說也是有的，常時打的還善和些，這一向打的甚狠，想是他有了信了、

相傳着有赦條，說是他押住了，又說還是不會到，這一向來打的狠，二十五板命難逃，這裡頭想是有點竅，他安心把糧打起，見了赦一並上腰、

可只是就明知他這等性命要緊，怎麼樣的，

朝廷就赦了糧，俺已是一担筐，在家也是沒頭投向，逃在他鄉就餓死，俺善人埋在俺亂三崗，勝如打死公堂上，俺如今主意已定，流水走，不用商量，

一個說，如今可也通不成個世界了，俺莊裡有一個老秀才，家道雖不大富，還有一半石陳糧，他居家五六口人，指望着攪糠攪菜的，多吃會子，昨夜晚被一夥人進去，將谷搶去，把老頭子打死，他那兒媳婦，現如今找主，代給人家支使，

七八十一秀才，爬個窩沒有材，摘扇門來把尸蓋，夜來還有支使的，今日出來當奴才，說起這事真奇怪，這冤屈對誰告訴，真正是無妄奇災，

一個說道，他不該報官麼？又一個說，雖報官待怎麼，俺那鄰莊，燎死了揚善人，姦了他的令愛，他那兒子還小，那地方鄰右都替他不平，大家給他報了官，官府着了狀，捧下呈子來大怒說，道他自己不告，而你們何干，

官不論是非，听的人說個賊，搥像犯了他祖宗的諱，到是賊人全無事，還是

失主叱橫虧，不拿人有理合誰對，可恨那鋪囊被殺，一似坐縣的李達，

看起來，此一時只該做賊做賊的搶着吃，奪着穿，怎麼肯逃，但只是到了當官，雖然無事，自家覺着也難見人，除了逃還有甚麼生路，衆人都哭了，掩面說道，咳，好不悲嘆人也，

不肯當，忘八頭，做了賊，又害羞，堪，餓死何人救，從來不曾討飯吃，待要不吃肚裡嚙，叫奶，自覺面皮厚，多虧了好官看顧，教闔縣南北遷流，

哎呀，蒼天呀，听的說朝廷爺極仁慈，若是有官好的替咱訴，這些苦楚，休說赦錢糧，還賑濟也是有的，怎麼就大小官員，都沒有攤着一個愛民的，

知道咱苦合甜，全憑那，上下官，朝廷好，那裡撈着見，下頭知縣不肯報，上頭大官不肯言，萬歲爺，怎知道蘆龍儉，休指望赦糧賑濟，就赦了了那恩惠難沾，

長想着，那一年，大赦了，錢糧，沒封的就便宜了，那滑戶封了的，就便宜了，那縣官，那好百姓沾甚麼恩來，奉指各處都開飯場，那米未曾發縣，上司就落起了八千石，發在廠裡，那衙役又偷去了六千石，煮出粥來，那衙役的親戚，

朋友、兄弟、族人、盡吃的是朝廷家飯、廠裡的人許多餓死、那萬歲爺那裡知道、

前遇着大儉年、萬歲爺動愛憐、發了漕米百萬石、賑濟賑的是衙役家狗、賑濟賑的州縣官、飢民餓死了勾千千万萬、若遇着洪武皇帝、剝的皮堆積如山、

有一個說道、咱的苦楚一時也說不盡、就說煞那朝廷也听不見、咱還商議、這飯是該怎麼討法、一個說道、我可教的給你、你把喉嚨打掃打掃、大吿道、爺、呀、奶、呀、捨俺一碗飯哩、一個說不好不好、這樣打磚了、衆人說、依你怎麼樣、這個說、依着我、我是兩手板肩、到了門上、先呌喝一聲、纔叫爺、呀、捨個錢、生個兒來中狀元、奶、呀、捨碗飯、家積餘糧千萬石、爺、奶、給個飽、積下萬個大元寶、一個說不好不好、這也像叨貧話的、不大雅致、有一個說、儉年裡我會討個飯、衆人說、你是怎麼着討法、這朱二說、我是打蓮花落、衆說妙、你就是個老師、俺就跟着你學罷、朱二說、您可好生接和着、近來街上、新編一套小曲兒、我學了幾天、纔會了、今日用着他了、您都听着、

第一回 百姓逃亡

蓮花落萬民造孽年景荒、田地焦旱麥枯黃、蓮花落

您都啞了麼、全不做聲一聲、衆人說怪罪人的、朱二說、這個待要飯吃、還怕害囂麼、咱從此散了、各人顧各人罷、衆人拉說、你休焦、俺都接聲便了、

萬民造孽年景荒、田地焦乾麥枯黃、共總種了十畝麥、連根拔了勾一筐、蓮落哩溜蓮花、

朱二說極好、就是這等、我收拾着几件樂器、分散給您、沒有的拍手亦可、果然取出礮、鼓、插兒机、交於別人、噉一聲、說好、好着咱就來、

六月半頭下大雨、晚谷種的甚相當、長來長去極茂盛、眼看就有尺多高、實指望秋禾接、口、誰想天爺不在行、遮天影日、螞蟻、朝、每日說飛蝗、把谷吃了個罄溜淨、莊稼何曾上上場、大家沒法乾瞪眼、餓的口乾牙又黃、一窩孩子吱、叫、老婆子挖菜插粗糠、老頭子不濟瘟着了、出不下恭來絕氣亡、大家告灾到了縣、知縣不肯報灾傷衆人、又望上司告、差下鹽正道老黃、知縣怕他實落報、送上厚禮哀、央他橋裡底頭麻瞪眼、合縣報了几个莊、百姓跟着喲

痛搖天怒喝臉郎當，一溜飛顛洋長去，罵聲空在耳邊廂，軍門炤着超了本，按莊赦了三分糧，哭的哭來笑的笑，人々祝讚那公道娘，路上行人多淒涼，暫時不知死合亡，鄉裡人民都散盡，城裡大板大比糧，近日相傳有大赦，越發狠打苦難當，一限抬出好幾個，莊々瞳々出新表，與其臨死臀稀爛，不如囹圄死道傍，今日還能沿地走，運氣極底算命長，俺也不指望逢大赦，指望出門逢善良，一路無災又無難，安々穩々到汴梁，天命睜眼不殺死，他日還能返故鄉，貪官拿去年成好，正紙大鏹又燒香，蓮花落哩溜蓮花。

朱二說極好了，咱可以合打上來了，不愁餓死了，衆人都哭了說，就是故鄉難離，這也說不的，咱就去罷去罷。

耍孩兒 一擔筐，一扇瓢，上羊腸，路一條，未曾舉步淚先弔，半世生長一塊土，今爲荒年一旦拋，這回生死也難料，待要在家中守死，那官家枷打難招。

詩曰 成群逃難問他鄉，淚流千行而萬行，只等天爺開了眼，再招白者認

家鄉、

第二回 貪官比較

衆百姓待繩上白咳、俺好苦也、家中升合無糧、看之餓死、可有甚麼納錢糧、聽說大赦將到、那官家越發打的狠了、今日拴來這性命休矣、

耍孩兒 衙役們、好似賊、有了錢、放他回、俺無錢該受這昂贓罪、拴着脖子受了氣、上堂還不知怎麼捶、不死也把皮來退、這一限苦還不死、只得遠走高飛、

這一回、咱這裡頭、只怕有打死了、一個牛大跪着那差人、哀告說、大叔我這肚裡沒食、十板就打死了、你放了我、積個陰德罷、差人說、我從來不積陰功、又哀告說你殺生不如放生好、

半年來、常忍飢、又無食、又無衣、吊了一口遊之氣、休說打到二十板、七八下子死無疑、打殺我、與你也無益、你若放我回去、我只是磕頭作揖、

差人瞞着臉說、贓行子、磕些頭也積不的私房、若是人之磕頭、俺倒餓死了哩、一個說你個之人好聳、跪嗓子當了甚麼、死活的由命、哀告甚麼、

你若是命該終，放了你，也活不成，壽限亦是前生定，若還今日不該死，人待殺你也不能，何必擣頭還掙命，一個全沒志氣，你也就辱沒祖宗。

正然說着，听的發梆，差人說三梆完了，帶上去罷。

官扮老馬上云：爲甚人人要做官，三梆响罷，面朝南，這班生意真的好，板上皆生銀子錢。

白自家馬台，芦龍知縣，是也，朝廷大赦將到，若不速比錢糧，數日之間，設或赦到，尺壓三兩天，那銀子能有多少，今日且不審官司，快把那比較牌抬出，衆人答應一聲是。

聞聽說有赦文，錢糧只封六七分，不肯折蹬那糧食困，我就狠的只顧打，他沒有糧食也賣人，想是我打的還沒甚，完了糧，赦文纔到，我只說施欠在民。

范秀才上云：錢糧打的甚狠，我已完了七分，上去告個寬限，或者可以依允。

上堂跪下說道：稟老父師，生員錢糧完了七分了。

端帽、整衫、望公座，堂上參，開口就把父師念衣服典盡牛馬賣，未到秋成

第二回 貪官比較

小麥完錢糧目下實難辦，老父師恩開格外，一兩限稍々從寬、

縣官大怒道：「奴才你要梗老爺令麼？一行罵着，就丟下籤來了、」

罵一聲狗生員，欠錢糧，不待完，一人就要壩住堰，給我拉去着實打，打殺秀才我敢擔，戴着頂頭巾粧體面，打一個給閹縣看々，莫叫他眼裡沒官、

拉下來，喊了一聲，就打，打到十五板上，就不做聲了，皂隸稟道：「死了，馬老掙了一掙，纔說怎麼死了，待我看來，看了看，轉身說道：「我只打了他几下，不料他就莫了氣，可是該怎麼樣，你也罷々々，已是如此，我破上打來的，這銀子，丟了便了、」

他也是運氣低，人都捱到三四十，拾五板，怎麼就斷了氣，也不怕他歪告狀，只怕軍門具了提，人已死了如何治，出上我自己不用，現放着打來的東西、

呀！不知死了多少人，今日這個人怎麼把心跳起來了，我待不比了，怕人看出來，不免坐下再比，便叫趙大，答應一聲，說小的完了九分了，官說你是個好的，下去罷，又叫錢二，你封了幾分了，答應一聲，說八分了，官說也罷了，下去、

速完，又叫孫三，你是封了幾分數了，荅曰：小的是染分，下去就全完了，官說好，下去快完，下邊一群上來說，小的們，李四、周五、吳六、鄭七、王八、封九，都是七分數了，官說也罷了，都走下去，速封完，暫且免打，官退了堂，衆人出不勝之喜，都道：牛大，怎麼沒死了你。

倒板漿 歡喜，出衙門，不會打死，叫人抬命，裡不該今日死，見了閻王放回來，回來笑滿腮，歸家還見老婆孩，今朝來闖鬼門關，關門一過保平安，上堂不會打一板，好該妻子得團圓，真是難，燒紙燒香，謝老天。

家中不知怎麼盼望，俺走動些。

下老兒拄杖上作嘆介白：我兒拴去比較，到如今不來，不免去望，婦人上白：牛大爺那裡去，老兒說：我那兒拴去比較，不見回來，少吉多凶，婦人說：我也去望，俺那兒，老兒說：您那兒壯實，還不妨，我那兒每日忍飢，今早做了三碗飯，他留下兩碗給我吃，他只吃了一碗去了，一打就死，哭着說：天那天那，要孩兒，出門去，上了繩，低着頭，進了城，沒有錢，嘴也不敢硬，餓吊了一口氣，打

到十板活不成，這個必定送了命，他若是有些好歹，我也就有死無生，婦人也流下泪來說，俺那兒也是打了一頓的了，俺家裡無分文，俺還欠几分銀，匙箸碗碟折蹬盡，上限拿了去比較，二十五枚打了個昏，板瘡還有一大稔，這一回若再捱打，必然就性命難存。

小孩子上白婦人含淚問道：小喜兒，往那裡去？孩子說：俺爺去比較的了，俺娘着我出來打听，打听看打的動彈不的了，好找個人去抬他，老頭說咳，可憐，可憐。

儉了年，已難禁，又給個官，索殺人，老天罰的忒也甚，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家々都交死絕運，老天爺你幾時睜眼看，你受苦黎民。

樵夫上 婦人說好了，那不是俺那鄰家賣柴來了，俺問個口信，陳大哥，你從城裡來麼？沒聽說比的較如何？樵夫說：我在關裡賣了柴，就回來了，沒進城，老兒說：若有凶信，你說實說，何必隱瞞？樵夫說：我實是不知，就是聽見人言亂傳說，是打殺了一個秀才，老兒跺腳說：咳，一個相公還打死了，俺是甚麼。

罷了々々、死也々々、

秀才打的見閻羅、況且小民直甚麼、必然定有非常的禍、今朝逢限該比較、俺莊去了十個多、不知打死了那一個、唯有我兒太弱、定不能存活、

比較人作歌上、倒板漿、好似死囚上殺場、人人保不就存和亡、誰想去了人十個、歸來還是整五雙、々々、老子娘、又得團圓在一堂、

老兒說、遠々望見一夥人來、只怕是比較的回來了、小孩兒說、是々那不是俺爹爹、來老兒說、你看見我家裡、您牛大哥了麼、孩子說、沒看見、老兒說、必定是打死了、咳、天那々々、比較的人來到、孩子叫道、牛大爺、休哭、那是俺是牛大哥來了、老兒拭淚說道、我兒你來了麼、

耍孩兒 俺這裡望眼穿、誰敢望、再團圓、料想不得重相見、到家收拾、逃性命、在家也不過受飢寒、何必定把家鄉戀、但免了官刑打腿、那管他東北西南、

第三回 闔學公憤

衆秀才上白列位諸兄都到，范子廉被老馬打死，人々共恨，大家不可不動個公憤，衆人都說這是自然。

要孩兒 范子廉，一好人，教子弟，養雙親，生平不把衙門進，錢糧完了七分數，打死當堂命不存，闔學豈可無公憤，若知縣要殺就殺，何必這付衣巾，衆人說，大家一齊上前體要退前擦後。

做堂々，一丈夫，那義氣，不可無，搯着頭，箠不的人之數，把他惡款開詳細，告了軍門告總督，大家一齊往前做，若有退前擦後，定後他地滅天誅。

一個說道，雖然如此，這張呈詞，須得個好手，做々纔好，一個說，這呈子，必須張鴻漸妥當，衆人都說，極是々々，他不但筆法高，是他名重，不可不借重他，一爲他爲人公，二爲他，文章通，三來爲他名聲重，他那裡，聽說這件事，未必不要這牙頂平，俺求他，那有心不動，他從來慷慨義氣，到可以患難相同。

俺就去來他的，不必遲延，衆下生扮張鴻漸上白，不幸蘆龍遇儉年，城中又復坐貪官，男兒不隨冲天志，要得安生難上難，自家蘆龍秀才，姓張名達，字鴻漸。

年方一十八歲，頗有個微名，但是時運未至，不得不懼禍藏身，今遇荒年，又遭着知縣貪酷，聽說打死了范子廉，這等虐暴，好不怕人的緊。

既不幸，遇儉年，又遭着虎狼官，打了牙，只望肚裡嚙，明日大赦已將到，竟把錢糧封納完，閉了門，且吃安穩飯，范子廉或自受，何必去當堂求寬。

衆秀才上白來，此已是張鴻漸家，不免扣門，張兄在家麼？漸鴻說，甚麼人叫門，待我看來，作開門介。呀，衆位兄台，從何處而至，請，衆人入門揖介，坐介。張鴻漸說，諸兄齊臨，有何見教，衆人說有事奉央。

馬知縣、大板敲，范子廉命難逃，大家要往上司告，這張呈詞極要緊，須要做的，手筆高，想者無如兄台妙，更求寫遵名在上，大丈夫定不辭勞。

張鴻漸說，如今事道難言，衆兄台也要三思，家人說，老馬惡貫滿盈，且是一個秀才，明々打死，料想也無甚麼凶險，張鴻漸說，小弟斷不能從命。

我是個真獸瓜，年紀小，知甚麼，說不出句利亮話，不敢逾限等大赦，明二暗三，任他加受不的衙役登門罵，休說是上台告狀，並不敢出入官衙。

第三回 闔學公憤

且扮方氏白自家方氏是也、客房裡、何人說話、待我听來、听介兄台不爲范子廉、只爲闔學情面、若還不肯、大家都跪下了、張鴻漸背云這怎麼處、々、且轉身云 這事不同小可、尺怕丈夫失了主意、叫丫環、快去請你姑爺來、丫環出來稟道、有請姑爺、張鴻漸轉身說道、小弟告便、去々就來、方娘子迎着說道、我听了多時了、官人休失了主意、如今伯母就待出喪、借此推托豈不是好、

秀才們、做事鬆、得了勝、都居功、人々會托花槍弄、如今只論錢合勢、衙門裡、不合你辦青紅、况你孤單無伯仲、若還是萬一不好、那時節受苦誰疼、

張鴻漸說、娘子說的極是、疾忙出來對衆說道、這是闔學的公事、小弟極該奉陪、但伯母發喪有期、萬々不能從命、若是我做呈詞、這個不敢辭勞、衆人說、張大哥既不肯入夥、目下就請動筆、這是他的惡款、你看々好做、張鴻漸接着、一行々吟哦了一遍、纔下筆寫道、

具呈人、閩學生、只爲着、貪酷情、加三火耗錢糧重、听說有赦着實打、打死了、欠

戶四百名、秀才也喪殘生命、無老爺即時拔救、不得不激切上呈、

做完了、衆人拿過來、也齊吟哦了一遍、說道極好極好、張鴻漸說、這款單上的、衙役證見、勞衆位兄台、拿去填寫去、衆人說、有勞了、俺今日還要起身哩、就請別了、張鴻漸送至大門外、一拱而別、

詩曰呈詞精微筆如刀、句句真情非放刁、世上若還有公道、一張寬狀恨全消、

第四回 軍門枉法

衆秀才上白咱們自從遞了呈子、軍門差了兩個承差、去拿人、這也是好幾日了、也待好來、咱不免去院前听候、以便消得了、

要孩兒 告人命、告貪酷、告知縣、告衙蠹、認上頭、只得望前做、無不敢說上有、有的不肯說上無、賍證分明有過付、咱且去詞候消到、也听々氣色如何、

解子押衙役代鎖上 衆秀才、拱一拱、說道齊了麼、荅應齊了、听的掌號、都說三

白刺蝟
俗謂之財
神

咚了，大家伺候過堂，副扮軍門上詩上馬管軍下馬管民騰之殺氣報乾坤，有人來告貪州縣，白刺蝟來拱大門，俺北直軍門，臧品是也，俺今日官至二品，位至八抬，出門去前呼後擁，轎前蹙頭者無其大數，也算的是個尊之極美，我想人生在世，冷桌熟橙，鑽東慕西，巴不能做個大官兒，若是像那古人，要赤心報國，愛養百姓，這就是從苦上去求苦，豈不是個歎瓜，到底是掙些銀子，蓋些樓閣亭臺，買些舞女歌兒，落得終身快活，前日那芦龍秀才，告着那知縣老馬，這不是送了個財神來了麼，且不論事情真假，單看那馬知縣的意思若何，他若是待認一分真，就是一分真，他若待要十分真，就是十分真，我也不合他計較，或者他也不是個傻子，今日來消到，不免給他個下馬威，也教他早之安排，上了堂自有道理。

馬知縣不大肥，兩個眼好似賊，他來蹙頭會相會，從來善錢也難捨，湏索給他個下馬威，看待要個甚麼罪，畧之的針之纔好，想他也知道理虧。

上堂坐介解子上稟 祈稟大老爺，芦龍那一案，都拿到了，軍門分付代上來，一

千人都上堂跪下，軍門大喝道：「這一千奴才，都是該死的，馬知縣也該欲頭的，暫且上刑收監，伺候下夾棍，到過午時夾您這奴才們，一千人下來，衙役們送了監裡去了，秀才們都歡喜道：『好明白老爺，咱且听候，過午復審。』」下甬龍內司上白：「俺乃馬知縣胞弟馬如飛，是日老兄給我一萬兩銀子，託我上院裡打點，那老兄也是個苦瓠子，若掙銀錢，到家也沒有看顧兄弟的，我安心打點七八千，落下兩千，扁在腰裡，不想昨日託掌稿的李洪暘，送進去六千，裡邊便問若求兩家無事，便就收下，若要倒了原告，還得添，我想銀子是事細，兄弟要緊，若再加二千，不過壞兩個功名，盡之矣，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一萬兩銀子都給了他，把那秀才們問他個七死八活，也在芦龍做官，一不做，二不休，萬兩銀子要全丟，有錢買的天門透，上堂若是分辦理，欸單呈詞一筆勾行，都成了牙疼咒，問他個頂門反坐，只交他斬絞徒流。」

來此已是李洪暘家，待俺叫一聲李大爺在家麼？李洪暘出來，拱了拱手說：「說有甚麼見教，咱裡邊說，兩個進門坐下，馬如飛說：『還是爲家兄那一件事，

還求李大令相爲，李洪暉說，大爺吩咐，說令兄原是死罪，若是單求免死，前日那些數目，小弟就還是送進去，馬如飛說，小弟又借上了兩千，湊足一萬之數，只要那原告返坐，問兩個死罪，纔好，李洪暉說，這甚容易，我管效勞，馬如飛於腰中取出，說道這是黃金六百兩，白銀四千，作了一個揖，說道借重借重，明日家兄，還另有酬謝，李洪暉說，小弟合令兄，就至厚，那一遭不蒙他厚賜，小弟就送進去，馬二爺，你只听着審理便了，請了，並下衆花面扮衙役代鎖上云，哎呀，不爭一時快樂，几乎吃了大虧，若不着能捨大錢的老爺，咱今日一羣吹鼓手，弔下駱來，只怕都回頭朝下，哈，哩，又笑說，妙，咱那老爺，送上了銀子八千兩，還怕他怎的。

桂枝香 做的太過，委實也錯，惹等的遞起公呈，兀兀乎弄成大禍，俺怎生奈何，多虧了那元寶千個，財帛耀眼，買透閻羅，上堂那論理合表，開門只用嘴攔

今日復審，咱且一邊听候，下衆秀才上白一秀才，被知縣打死，大家動了公憤

遞了公呈，軍門到也明白，卽時發票去齊證見，今日人犯具全，听的說老馬送上了一萬兩銀子，給了撫院，未知的與不的，或者也不致過放大差了也，軍門尊貴，威風無對，雖然說，貪了就昏，料想也良心難昧，就原告吃了虧，也沒有砍頭大罪，平穩凶險，只在這回，今日若還趕遂出，大家便是一頭灰。

咱們沒有情面，又沒有銀錢，只得听天由命而已，咱且一邊伺候，下淨花面濃鬚扮軍門上云：几千几百講水凌，任俺當堂定死生，前擁後呼八人轎，居然一個小朝廷，哈，做大官的，有這樣好處，不用開口，自然成千成萬，送將進來了。

呵呵大笑，大官真妙，不開口，州縣皆知，一伸手，萬金就到，現成，全交，送將來，還愁不要，若不如意，一筆勾消，生死參罰，在我手，盡他乖變也難逃。

芦龍知縣，被那秀才們告他貪酷，我豈不知他貪酷，但他送了一萬銀子，要俺把這些人砍頭充軍，不得不敬從尊命。

銀錢所在，仇家不怪，一霎時舞人歌兒，一霎時樓閣成塊，還坐轎人抬，似這等

第四回 軍門枉法

誰人不愛、使人錢鈔、而人消災、嘴臉、回頭變、登時黑白翻過來、

叫那芦龍知縣、那一起犯人進來、喊了一聲、犯人進、軍門說叫芦龍的衙役進來、便問您這些衙役、如何撥官害民、衙役說、小的都是奉公守法的、只因那秀才們、結了黨、要把持官府、縣公不遂他的意思、纔刁告大老爺案下、望大老爺施恩公斷、

西調極好的個馬知縣、到任三日、那屏子、發了傳單、德政歌兒、貼在牆上、人人見、萬民衣、費過百千、那萬民幛子、是沒有一年不攢、百姓們、沒有一句怨言、就是那板子打旋、也叫他青天、不封糧、只給衙役沒體面、

軍門說下去、下軍門又叫那原告、一夥秀才上來、軍門便問、您各人都有甚麼冤事、衆人說、生員是爲闔縣的公憤、請大老爺公斷、

又貪又酷人々罵、全不論理、只要哈、有了錢、人命官司也不怕、每年的錢糧、明加了暗加、他還說短少、無一個不拿、縱着一群餓虎、作害人家、你若是惹着衙役、這一跌就全差、上了堂、沒有百姓說的話、

軍門說，這都是刁詞，本院也有耳目，那馬知縣也是個好官，衆人說，大宗師不信，那證見叫來問他，軍門說證見都是你一路人，問他怎的，衆人說，別的是謊，或者那范子廉被他活活的打死了，這果假不的。

做官他憑着那歪搗性，狼要錢不顧人的死生，除貪酷，別沒有甚麼毛病，他或好或歹，自有個定評，大宗師耳目極廣，見的極明，那范秀才有甚麼罪名，三十板打死，人々心裡不平，真合假可以不用證見證。

軍門惱了，恨了一聲，說你是范家的甚麼人，打死不，打死與您們何干，給我打嘴，喊了一聲，每人打了一百嘴摑。

大夥成羣，放刁賴，分明幾個大秀才，把持衙門，把官害，謊他貪，使了您多少債，說他酷，夾棍板子你又沒捱，結了黨，告到上台，挾制官府，安心要搗歪，砍幾個頭，您才知道王法在。

您這些人結黨害民，把持官衙，爲首的該砍頭，縱黨的該絞，別的充軍，暫且收監，待本院起本，衆人大叫冤枉，軍門擺袖下衆人說，這不變了卦了麼，怒頭

第五回 大王打圍

耶利溜子喇々、溜子喇、打夥合該造化低、造化低、忒蹊蹊、只說貪酷件々實、總然衙門無公道、出上一個脖兒齊、誰知道、做個屈死鬼、弄的家破人又離、死不了充軍去、老婆還要點軍妻、我的哥哥、咳咳、家的黃大哥哥、

告世人仔細听、休管閒事遞公呈、殺人該我甚麼事、好々の逞頭把氣生、明知事上無公道、本領又不如宋公明、一條棍子鬧了口、滿心冤曲對誰明、家的哥哥、咳咳、我的皇天哥哥、

詩曰 帶枷披鎖氣難伸、俱是鬼門關上人、想是天爺正大盹、不知何時始翻身、

第五回 大王打圍

衆秀才代鎖並解子上白只爲着、遞了張呈子、被知縣老馬、使上了一萬兩銀子、着軍門絞了兩個、其餘遼陽充軍、冤哉々々、

要孩兒 可憐俺、衆秀才、都被這無忘灾、眼看就到口兒外、雖然是軍門傷天理、

却也是俺自己該，豈不知，如今是銀錢世界，只加三千貳吊，把黑翻將過來，

解子說，列位既有本領，告官告吏，就有本事充軍，每日家酸^々邦^々的，看前邊這座大山裡，有一夥強盜，要殺人吃了哩，你可合他捧之字，弄焉哉，

捧之乎，弄矣焉，又告吏又告官，我道你是甚麼通天漢，問了一個充軍罪，走着好似上刀山，到前頭，休着大王見，細豆付揣的好肉，再酸些他也不嫌，

一個秀才說道，你罵甚麼哩，解子說，怎麼來，紙糊的卓子請客，只怕抹^々，就抹一塊去了不成麼，一個說不必拌嘴，相公們，俺只當央及您，這不是好去處，咱走動些，秀才說這話還有情理，咱疾走便是，下戎粧扮大王領衆卒旗幟上云，如何四海不清寧，只爲奸臣日^々生，對衆發下洪誓愿，要將海河盡添平，俺乃三山大王，任義是也，只因路見不平，殺了惡人遭大虫，逃在山中，招集天下豪傑，如今有精兵壹萬，不怕那總副參遊，今日春暖花開，時候正好玩耍，

皂羅衫

俺今日雄兵一萬，憑武藝占住三山，只殺賊吏與貪官，那官兵誰敢正

第五回 大王打圍

着眼看，一馬當先，營寨城池，蹀一個稀糊爛，

大小頭目何在，答應有，大王說，趁今日天氣晴和，各人披掛整齊，下山打圍，壹遭，有何不可，都吶喊一聲，行介

馬兒齊鳴，人聲一片，抖精神，放轡加鞭，鎗不離手，弓上弦，腰中都插雕翎箭，不拘隊伍，不按管盤，野鹿獐麇，到手方才算，

俺今日雖然打獵，看山下有甚麼行人拿來見我，如有官兵解糧，以鳴鑼爲號，上前殺去，若有買賣商人，十分之中取他三分，放他過去，衆人吶喊一聲，俺不是自己托大，那官兵直些甚麼，長槍一刺，仰不踏，齊逃生，還要夢裡怕，若是商客不要殺他，休像貪官，惹的人之罵，亂紛之，人喊馬叫，鬧烘之，遍滿山腰，亂擒野鹿，殺獐麇，半空中，射的飛鳥，弔狗跑山澗，鷹上雲霄，鳴兒擒獲兔兒也，難逃，

方纔一隻大鹿，被俺一箭射倒，他忽然跳起來，代箭而去，大家往南追趕，休得遲慢，亂趕中人，下介上白，呀，那山坡裡，像有兵卒打獵，不知何人採獵，相遇

介兵卒問道見代箭的一隻鹿兒不會、解子說不會見、兵卒說必定是您們藏了、解子說路上行人、那裡藏的一隻大鹿、兵卒說同我去見大王回話、便了、並下大王上、

小鹿兒忽然驚跳、一箭射去中當腰、上南死命去奔逃、追將來一點沒音耗、登時兵馬一標、去了多時、而今還不到、

俺且下馬、坐在山頭、等候消息、兵卒上稟、大王問道、趕的那鹿兒如何、兵卒說道、趕了十餘里、全無踪跡、只見一夥蠻子帶將來、請大王審問、大王說叫他上來、一千人並見跪介、解子說給大王叩頭、大王問道、您是甚麼人、衆人稟道、小的是兩個解役、解了這起犯人、上遼陽充軍、大王說、那犯人上來、一千秀才上前跪爬了兩步、大王問道、您都是甚麼人、犯的甚麼罪、說來、我听、甲人說大王听稟、

耍孩兒 生員是永平人、您卽是些秀才、因甚麼犯罪呢、因知縣貪又昏、打秀才霎時命不存、這樣一介恨您、告下的麼、俺把他惡跡開成款、就去院裡告軍門、這就是了

第五回 大王打圍

誰想都是活倒運，怎麼說呢。那知縣自知理屈，送上了一萬白銀，大王又問，那院裡就收了他的贖、

那院裡收了銀，變了臉，翻了唇，良心天理全不論，怎麼着來。他後堂已是定了罪，原告說話他只是噏，惡款一件何曾問，呈頭的問了斬罪，俺們是關外充軍，大王大怒，跳起來說道：有這樣事，氣殺我也，快把那鎖給我開了，請坐，請坐。可惜路途太遠，不能去殺那狗官兒，且把這解子剝了皮，消消悶氣，我有個愿心，要殺一萬個衙役，這四五年間，殺了三千餘名，叫他兩個報名，以便記賬，一個說我是李一文，一個說我是仁盈野，大王說快剝皮報來，李一文叫喚哀告，說道：留着小的給大王效勞罷，小的曾跟着太行山頭目，夜間行過事，大王說這等說一發是該死的了，我手下沒有這樣毛賊，一行拉一行說，小的無罪，剝仁盈野的皮罷，仁盈野說，一路上都是你得罪相公們，怎麼剝我，大王說大王喝一聲說，我自然從頭來，不可偏祐，果然把李一文登時剝了牛皮來報，又拉仁盈野，盈野大叫相公們，給我說個情面，衆秀才起來

了個揖，說道：「稟大王，這個人還好些，求大王饒他。」大王哈哈大笑，說：「這是秀才們的故套，一張呈狀，呈到堂上，及至官府，替他打人，他又講起情來，豈不可笑，也依你一半人情，免了剝皮，欲頭便是。」下邊喊了一聲，一刀砍訖，提頭來報。大王哈哈大笑，快哉快哉。

皂羅袍 做官的，不成貨，得了錢，把生死移挪，世道如今，怎奈何，那脏官都該把頭來砍，小民遭難愁死愁活，那高官仁皇氣的這肚兒破、

俺有個小之志願，只怕天不從人、

俺只愛雄兵百萬徧天下，尋殺貪官，開刀先誅了，嚴世蕃，一匹馬，掃清那金鑾殿，奸臣殺盡，解甲歸山，若能勾如此，方遂人心願、

如今要去殺那奸佞貪官，朝廷不說俺是片好意，又合俺爲起仇來，必須要百萬精兵，個之都像那存孝敬德、

怕朝廷不肯體諒，不信俺，但殺貪脏，指不的，出馬一條槍，百萬兵，纔敢往前闖，八十萬存孝，二十萬張良，天下人民纔有個太平望、

第六回 方氏罵官

衆秀才說、大王志向、真是聖賢之心、大王說叫來、將衆位相公、每人助他路費十兩、教他歸家去、甲秀才說、已是受了大王活命之恩、怎敢受賜、大王說、不必謙讓、即便收去、我們要尋那鹿兒去也、衆作揖叩謝、大王說、不勞、不勞、揚鞭龍無、下衆人說、真麼個英雄、怎麼不着他、做閣老丞相呢、

耍孩兒 真是個賢大王、解繩索、助行裝、這個思德、真難忘、他又大發冲天志、要與天下殺貪賊、想他必是天神降、到家中畫他影像、朝夕的叩頭焚香、

他雖然放了我們、怎麼就敢歸家、只得把這銀子攢起來、找一個買賣爲生、問流徒、上邊關、纔離家勾一年、回家定是真逃犯、大家尋思、無頭路、歸與不歸、左右難、不如別處且逃竄、等到那朝廷放赦、那時節、再講回還、

第六回 方氏罵官

秀才衣巾上咳、軍門、把公呈審壞、又聽說追究那做呈子的、有一個親戚在刑房當差、對我說道、今日院票來到縣裡了、想是就要拿人、張鴻漸是個好人、

俺俏々的、對他說着、他也好安排、不免急走則个、呀來到庄裡、天有半夜、待俺叫門、把門打了幾下、張鴻漸上、半夜三更、何人叫門、開門問道、你是那個、又細認道、是馮二哥麼、有甚麼要事、秀才喘吁々的說道、如今院籤票已到、要拿那做呈子的人、想是天明就有差人到了、你也該犯個打筭、我待去也、張鴻漸回來自言自語、這待怎麼樣、怎麼處、一行說着到了房中、見方娘子還做衣裳、張鴻漸說不好了、適纔馮學友來對我說、軍門裡要拿操筆之人、老馬差了人了、方娘子放下針線、跳起來說道、這怎麼了、張鴻漸說、已是如此、還有甚麼法兒、出上殺就殺、充就充、方娘子就流下淚來了、

方娘子哭啼々、叫官人你听知、這回一跌六個字、明知大坑望裡跳、世間那有这样痴、票子沒來還好治、不如從此撒脚、只說是游學山西、

張鴻漸說娘子見的也是、不着就是這等、包裡還有二兩銀子、也還可以盤費幾天、但只是做個漢子、惹下禍不敢承當、家裡驚動女人、可怎麼過意的去、

生察察！
未曾經過
的意思

要作別喉紛々、生察々的兩下分、愁你家裡無投遶、如今已把冤仇結、老馬橫行又不是人、怕他拿妻兒問、我只該在家受罪、斷不可連累閨門、

方娘子說家裡有他二舅、可以照管一些、你又沒有口供、料想沒甚麼大差、己是三更多了、你立定主意、速走爲妙、不要遲疑、只是你盤費太少、

家裡貧不算貧、路上貧、貧煞人、他鄉難求飯一頓、我有紫金釵一對、成者還值幾兩銀、拿着救你窮途困、你只管脫身遠走、也不必掛念家門、

張官人接着金錢越發悲慟、備上那馱、又說娘子呀、

我如今要起身、眼睜々兩下分、千言萬語難傾盡、我兒小保纔三歲、你我只有這條根、不敢望他還上進、但得他成人長大、好守那祖宗塋塚、

方娘子說、你只管去、不必掛心、我可有句話囑咐你、

又少友、又少親、萬里他鄉一個人、你在路上湏謹慎、縱然丈夫犯了罪、料想不致滅滿門、那怕就是當官問、我看着保兒福像、未必不枯木逢春、

方娘子送出官人去了、關了門、可就大哭回來了、

轉回頭、淚如麻、又愁我又愁他、教人怎麼放的下、家裡未知凶合吉、破上一死無大差、低頭細把畫兒畫、尋思個顛、倒、不覺的明透窓紗、

呀、天明了、叫小秋妮子、叫了兩三聲、纔出來、方娘子說、小奴才、你倒睡的安穩、你去開、那角門子、那邊叫起牛二來、着他快去請您二舅爺來的、同下方仲起上云、世間公道不分明、惟只錢財最有靈、閉戶讀書登甲第、人前說話便中听、自家方興、字仲起、做個秀才、不敢說飽學、學校中也有點聲名、不敢言豪傑、衙門裡、也還給點體面、闔學遞公呈、來請俺入夥、我想當今之世、甚麼公道、放着科甲不爭、爭甚麼閒氣、一些人見我不肯、還忿、而去、妹丈張鴻漸與我所見畧同、若是總上頭着、今日不免充軍流徙、萬幸、萬幸、

今日晨、冷颼、洗了臉、梳了頭、夜來讀的、今朝又、若是隨狼去打虎、遼陽受罪幾時休、待想如今、不能勾、張鴻漸、甚有主義、必合他折桂來秋、

牛二上見介方相公說道、呀、這是張姑家的家人、怎麼來的這樣早、牛二稟道、大嬖、分附快請二舅爺去、二相公問甚麼事、牛二說、小的不知、我正睡着、

叫起我來，催我快來說，請舅爺快去，二相公叫人備上那駢，騎上打着飛走，一霎時到了，見妹子兩眼通紅，便問甚麼事，方娘子說，他惹下禍了，因他做的呈子，現今差人拿他，想是將到，二相公說，這怎麼了。

越發作一
由小而大
的意思

我妹々、泪漣々、把前情訴一番，不由叫人一身汗，老馬得勝越發作，比從前加倍更酷貪，秀才越發沒體面，這可才無法可治，你可就准備坐監。

給個作道
|「有給
個罪名的
意思」
前前搖搖
|行進不
敢率爾前
往的樣子

二相公說，老馬通不是個人了，近來越發橫行，妹夫去了他，必要拿家屬收監，這可怎麼樣，正商議着，牛二來報，縣裡差了鄧天軍來拿人，方二相公說，甚麼事，差人說，還是爲那公呈，說那呈子，是張相公做的，方相公說，他上山西去了，半年有餘，等他來時，纔可以質對的，鄧天軍瞪起眼來，嚷道，是奉大老爺的明文，不是馬老爺的私意，方相公笑了笑，說道，你不必動氣，你不過是待翻々、請翻々々，差人又商議說，這方二相公也不是個善查，只怕進了門，他就給個作道，方相公見他前々、搖々，便把鄧天軍一把拉住，說，請進請進，我就奉陪。

叫上差、你听言、待要翻、只管翻、我就陪你從頭看、我的話也不足信、我是方纔到此問、也未必不有個張鴻漸、翻一翻、有與沒有、也好去回那縣官、

果然進去房屋裡、坑裡、洞裡、前頭、後頭、都瞧了一遍、方相公說、是我沒撒謊、麼、請去外邊、我去沽酒、酬勞、都說不必、不必、纔進城去了、二相公回來、方娘子說、他去了麼、二相公說、雖然去了、家裡你該收拾、收拾、托着誰、給你料理家事、老馬必然要來拿你、辦下了、極好、設或辦不下、也有個着落、方娘子說、不妨、這一個小了頭、着他去跟着咱娘、一個覓漢在家裡、着他春大爺看着他、做庄稼、把屋門鎖了便是、

種着有頃多地、還有個大覓漢、托他大爺常去看、我在家中還害怕、若是出頭見了官、我也不怕那馬知縣、我已白黑計較、二哥、莫把心就、

我怕的是見官、若是見了官、就是砍頭、我也不怕、我家裡已是安排停當了、二相公說他、若不拿家屬、還是個人、若是拿麼、也就該來了、正說着、那鄧天軍、領着兩三個人、在大門上嚷鬧、大呼小叫的、說快出來、發人給俺、有一個

第六回 方氏罵官

說就進去，看遲了，他又說上山西哩。方相公一行出來，他已是進了家門，見了方二相公說：「俺沒拿了人去，幾乎轉下了，叫俺怎麼來拿方氏，快打發俺走。」二相公說：「列位，外邊歇歇，家裡拾掇拾掇，好跟您去，請管逃不了，就是了。」一個又着腰，嚇的喘粗氣，都說不消講遲，呀，那看去的晚了，又說俺受了賄哩，殊不知俺是一口水，也不會吃的。方相公冷笑道：「列位少坐，我管去烹茶。」鄧天軍說：「不用，還是速走。」方相公說：「你不必如此，們裡該滅了門了。」麼，鄧天軍說：「爺爺，你合官說，合俺說，中甚麼用。」方相公說：「哎呀，您那官掌着銅刀勅劍哩，麼，待不說哩麼，您且畧站，我去叫他出來，進來見了妹子，說收拾停當了麼。」方娘子說：「我已吩咐他大爺了。」方相公說：「你合孩子就騎着我這驢罷。」

上門來大發威，惡狠，好似賊，教人几乎把身咬碎，央他遲，還不肯，快合他去罷。我的妹，料想也沒有砍頭的罪，低着頭，合他就走到當堂，再辯是非，兄妹兩個出來，便說：「咱可走罷。」鄧天軍說：「您頭裡先行，那地方去打水去了。」

俺哈些就走，方相公說不可呀，您從頭裡急如火星，吃水不耽誤工夫麼，看俺逃走了，不如同走，命衙役還坐着，二相公催着走，沒奈何，起來走了，都說天那天，這纔是一口水也沒撈着哈，方相公說我待打水給您吃，您等不的，怎麼這一霎就這樣從客呢，一行說話，方相公把那駙打的飛跑，說咱緊着些，一夥差人連跑了兩回，還沒歇過來，喘吁吁的，把衣服都搨了，一個說好渴，一個說好熱，鄧天軍說這說不的那苦楚，一清晨已是跑了五六里了，方相公也不答言，只是綽打着那駙飛跑，一個說好了，到了城了，再着幾里，就渴死了，同下馬知縣上白可恨那張達逃走了，我今差人拿他家眷，看他羞呀不羞，怎麼還不見來，一千人進來，鄧天軍稟道，拿了方氏來了，老馬說帶上來，方娘子上去，老馬便問，你就是張達的妻麼，答應是，老馬把驚堂木一拍，反臉大怒，喝了一聲，好奴才，怎麼這樣無禮，見了本縣竟不下跪，不由人怒氣發，你把人藏在家，難道說，就干休罷，奴才犯了彌天罪，見了老爺不跪下，胆兒就比天還大，我奉着軍門憲票，也不是私將人拿，

第六回 方氏罵官

方娘子說我是秀才的女兒，秀才的姊妹，秀才的妻室，平生不會跪人，況且那呈子做與不做，是沒有憑據的，於我有何罪？

做呈詞未必然，被仇人把他攀，風聞料想也定不的案，丈夫就犯了殺人的罪，也與老婆不相干，難道說你不是秀才變，待要頭一刀砍去，跪不慣糊塗，做官也與老婆不相干，難道說你不是秀才變，待要頭一刀砍去，跪不慣糊塗，做官我上邊跪朝廷，下邊跪父母，犯了罪跪問官，我今日犯的甚麼罪，我跪你是敬你的貪，那可是敬你的賍呢？若是有勅封的劍，就拿出來早把頭割去，我是萬不能哀告你，待跪你怎的？方娘子指畫着罵，老馬氣極了，分咐收監，方娘子聞說一發大罵。

我把你奸佞官，拿人容易，放人難，做賊也要真，賍犯，影向事情，無照對，就把妻子送在監，你也不是人來變，譬如你砍頭問罪，也把您老婆牽連。

你若犯了罪，拿你的老婆，你心下如何？老馬聽說，咬嚼氣死我也，方相公急忙上堂，作了個揖，便說道，這是生員的妹子，他甚不通人性，老父師息怒，方娘子說，我已出頭入面，我怕他怎的，只怕他到監裡閉了我，你伺候告上。

狀便了，方相公又呖喝道：「這呢子這樣無知，還不快結聲的，胡說的甚麼，滿口評妹子差，達，寔不在家呢，子全不會說話，年幼無知，真可惡，信口說的是甚麼，真該把這奴才罵，望老師將他寬恕，把正犯拿送官衙。」

只是望老父師，就待從容查訪，張達便了，老馬怒氣冲天，只是搖頭，方相公上去跪了，說道：「望老父師少看蒞面罷。」老馬眼了一聲，說道：「本縣合你沒有杯水之交，看甚麼蒞面。」方相公爬起來，說道：「老師你好小器，那杯水置甚麼呢。」

爬起來便開言，望你開恩免寄監，歸家大小燒香念，老師不過惡生員，你可休當生員當春元，暫且留點蒞體面，不過到明年八月，老父師，何爭這一年，

老馬冷笑說道：「等你中了再講。」方相公說那時節，驕馬送去，不費你的事麼，老馬大怒道：「你就中了待怎麼，着本縣，方相公回頭說道：「走走，座他娘的，我料想他敢教仰死。」方娘子說：「二哥哥，你甚志氣，待跪三個好人，跪他怎麼，二相公說：「罷了罷了，我只拿他當個人來。」

叫妹、放心寬、你破上坐長監、休想我去求情面、看我定要着老賊、轎馬送你大門前、夾着出你來、還不算、不教他官吏全死、我把這兩眼全剜、

方二相公一行領着妹子、往下走、一行唱罵、老馬也怒冲、的退了堂、二相公把他娘倆送到監裡、說道我到家、就送個婦人來合你作伴、下

詩 踢跳跑躑野性多、無轡少鞍奈爾何、

曰 秦王賜罷三軍酒、留得老皮裹伏多、

第七回 旅村臥病

張鴻漸上白俺半夜逃云、早起晚眠、已是將近一月、料想他也沒處追趕了、

銀紐絲 離家奔走兩三也麼天、怕有追兵在後邊、盡夜顛、真是騎驢三不閑、騎着腿也夾、趕着又加鞭、忙、走、好似離絃箭、晌午打了一回尖、登程只到日懸山、我的天呀咳、荒店宿、方纔宿荒店、

俺頭一日走了勾二百、第二日走了勾一百五十里、到了第三日、這驢就趕

不的了，我又沒本事走，向來一日只走四五十里，纔到了河南境界，運氣特低，這兩日又病起來了，只得住下，這已是三天了，全不見好。

昏沉好似發暈也麼風，一身好似坐船中，眼矇矓，手脚發熱似籠蒸，渾身不自在，終日嗒哼，覺着病勢越發重，一日只捱飯一盞，沒人問聲，是那裡疼，我的天呀，咳，痛傷情，叫人情傷痛。

你看這一霎，覺着站也站不住，還得去屋裡歌倒，店住人上白這天已黑了，看張相公，要吃甚麼，來到近前，叫了聲張相公，還吃甚麼，張鴻漸搖頭，又問吃茶麼，遂點了極頭，主人說我可沒有好茶，相公若有，我搵火頓罷，鴻漸指了指那書箱，店主便開箱取出，又即時搵火，不多一時，潑了一杯，兩手捧獻，說茶到了，鴻漸抬起頭來，吃了半搵，便擺手不吃了，主人收拾了，又問你想吃甚麼，鴻漸說全不想甚麼吃，到是涼水甚好，店主連忙答應有，便打了水來，吩咐店小兒，把那蜜拿來，加上兩七，加上蜜調和了調和，拿來，說相公請飲水，鴻漸抬起頭來，吃乾了，說極好，店主出來，自己籌畫說道，張相公，這病

打發一給
人東西

我看着越發重了，可怎麼處，畧停了一停，再去問他，張鴻漸嗆哼成塊，主人又來說，相公你這病，我看着越發重了，張鴻漸答應了一聲，店主說，還得請個醫生，看々，鴻漸又點了點頭，店主即時去請了個醫生來，坐下看了脈，就撮了葯來，那醫生看着頓了，看着吃了，纔起來去了，店主說葯資我明日送去，送了醫生去，店主又來看，但見張鴻漸滾來滾去，大叫了兩聲，便說我葯着了，快熬些綠豆湯來解々，店主人急忙搗火熬了來，又吹冷了，遞于鴻漸，鴻漸接過來，一氣飲乾，停了一停，纔說好了，略受的了，蒙店東人家費心，我可再不吃葯了，還有兩件首飾，托你換來，打發他伸手把金釵取出，不覺落下，下淚來了。

一伸手，撈出首飾也變來，不覺一陣慟傷，淚滿腮，臨別將你畫匣開，愁，我沒盤費，贈我紫金釵，那知我病裡將他賣，家中帶着小嬰孩，不知你家中怎麼捱，我的天呀咳，無奈何，叫人愁無奈。

滴了兩眼淚，交與店主人，那天已大飯食了，店主出去，換了八兩銀子來，交

與鴻漸把葯錢、並一切雜費、稱去了一兩二錢、

病懨懨、只把眼兒也麼合、身子如在熱油鍋、沒奈何、白黑昏迷在被窠、水米不粘唇、足勾一月多、悶昏々、只在牀頭臥、離家已是受折磨、又着俺在外染病疴、我的天呀、咳、禍彌天、真是彌天禍、

店主時常來、看便問吃飯麼、只閉着那眼說、不吃、吃茶麼、又說不吃、店主看了看、說道、了不的了、鼻子也歪了、眼也昏了、那有好人、該商議買棺材纔好、又叫張相公、也不答應、又叫了一聲、只是迷々忽々、並不覺了、店主說這待怎麼了、

終日昏々、眼不也麼開、魂靈已上望鄉臺、苦哀哉、早晚爬窩往外抬、上看眼睛、蹋下看鼻子歪、像這等難望人還在、怕他一口氣不來、死在床上沒口材、我的天呀、咳、擺劃難、教人難擺劃、

店主叫小二、你來守着、就在牀前打鋪、常听着些、我兩三宿不會合眼、且去睡々、下店小二放倒身、便打鼾、睡忽然醒來、听了听說、還有氣哩、又睡去了、

莽々擺々
—慌亂壯

店主上 看小二睡的這樣濃，叫了兩聲小二，小二莽々慌々，爬起來，還揉眼，主人說，張相公怎麼樣，小二說，還有氣哩，主人罵道，狗男女說的是甚麼話，待我看來，伸手一試，呀，這頭上有了漢了，我在此守着，天已將明，你去把張相公那驢喂々，小二出去，不多一時，跪回來，說不好了，驢不見了，主人說，想是開了，小二說不是，開了那大門也是廠着的，主人說，咬啣這怎麼了，我再看看，張相公，拿過去一照說，正出大漢，不必驚他，等他好了，再作商議，小二說，依着我，他得病時，就該逐出門去，你不听我言語，白黑伏侍，受了多少辛苦，臨了沒上一頭驢，還得賠他，五六兩銀子，這個喪氣不喪氣。

你行好，不肯逐他也麼，出倒在床上喘呼々，命將除，想來這事好糊突，白日燒湯水，黑夜提溺壺，辛苦受了無其數，熬的他出漢病全無，倒賠上一個大叫驢，我的天呀，咳，訴何人，可向何人訴。

主人說，這原是咱的運氣不濟，何必滿怨，張鴻漸出了漢，翻過身來，說養，病已去了八九分了，這肚裡好飢餓，店主說，病後只宜吃苜蓿，快做快做，不一

溺壺—小
便用器

時盛來、

兩個月、水米未曾也麼沾、忽然吃着異樣甜、美甘々、盛來吃盡又重添、口裡還待吃、心敢不敢貪、小碗裡只吃了兩碗半、虧了死去又重還、若是一命染黃泉、我的天呀、咳見何人、可有何人見、

主人見他好了、纔說有一件惱事、對你說、鴻漸說、何事、店主說、連日看守相公的病、不會得睡、昨晚叫小二看守相公、我便去睡、臨明叫小二去喂馱、不想那馱被賊偷去了、鴻漸不覺感嘆說道、我千鄉萬里、騎着他出來、不想就不見了、

自從我出門、離了也麼家、只有俺麵沒有麵、嘆煞咱想起當初痛撒々、溜々的跑了一日、我困他也乏、不吃草例在槽兒下、誰想今日在天涯、我倒還活沒了他、我的天呀、咳、牽掛入、叫人心牽掛、

店主說、相公不必煩惱、誰叫我不小心來、請管々、還給相公、買一個好馱、鴻漸說、這是甚麼話、我嘆的是這馱、跟着我、受了罪了、一但不見了、這心裡不

自在，豈有叫你賠的呢？店主說相公不教我賠，我心下怎麼過意得去，鴻漸說，有甚過意不去呢？

寔對你說，我從此也變來，生平全不會揣歪，命裡該，合當如此賭不的乖，大病不會死，座當又破財，被賊偷，何曾將你賴，燒湯燒水在心懷，若把你好處丟放開，我的天呀咳，壞心術，就把心術壞、

我說不賠你心裡過意不去，你賠了我，我心裡怎麼過意的去，店主說只是難爲相公忒也，便宜了我了，罷罷，我合小二抬你到那書房裡，你靜養幾天，等相公壯寔了，再作商議罷，並下張鴻漸上白養病又是半月，每日教主人翁殺雞，割肉，一日兩三頓，甚是不安，這幾日行動的了，我去街上自己買飯吃，到晚間，還吃他一頓米粥，不免叫他來，把賬算，以便起身，主人公在家麼？店主上，相公有何吩咐，鴻漸說，作踢你三四十日，你把飯價算訖，店主說，相公三五兩銀子的，駟還不叫我賠，吃幾飽飯，那有要錢的理，況且每日都是外邊吃飯，擾我甚麼來吃，張鴻漸又不肯依，把銀伏展開、

我合你本是好相也麼交、住了不是兩三朝、病難熬、伏托主人情意高、清晨把飯做、夜晚把茶燒、一泡尿也是扶着溺、閻王殿前走一遭、僥倖在陰城把命逃、我的天呀咳、酬報難、教人難酬報、

鴻漸再三的給他、只是把戥子遞給他、纔收子一兩銀子、拿去旋即回來、說、這是我的二兩銀子、送與相公、路上買頓飯吃、鴻漸推了不接說、勞苦你一回、除不賺錢、那有教你折本的理、堅執不收、店主去領了個騾夫來、說給相公僱了一脚、鴻漸說、一程多少價、店主說不必問、我已支了腳價了、鴻漸說多謝々々、纔上了牲口、店主人又囑付道、若回來時、務必到咱家歇々、鴻漸答應自然麼、請了、

詩 蹇馱失去病難痊、天幸又逢店主賢、
曰 臨別雖勞囑再願、不知何日始回還、

第八回 曠野逢仙

張鴻漸上白自從店主人送我上路，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不想災星未退，又使的抄了，病了一日，那店主人極其可恨，不依我在他店裡，我又只是不動身，虧了代了數十日，又出了漢方纔另找了店房，將養了幾日，我生平又不能吃那粗飯，況且是非肉不飽，盤纏已是不多了、

要孩兒 急忙上前奔，走一程病臨身，如今已是活倒運，連日不敢多走路，吃的剩了一兩銀，賣吊錢能買飯幾頓，我出門原無定向取，便道訪故人、

前邊到了鳳翔府了，我想這鳳翔城南，有個王庄，庄裡有個王秀才，號是霞紫，前年從京裡下來，斷了盤費，在我家裡住了幾日，送了他程儀二兩，他會囑有事南行，便去訪他，何不一往，俺到鳳翔住下，再問便了，到了店裡，店家端上包麪來，吃完了飯，便拿出銀子，說道店主，我沒有錢了，還有一兩銀子，你收去，找過錢來罷，店主稱了稱，說道不足一兩，上盤一筭，找了一千二百

五十文，又僱了個驢，直上王庄，那鳳翔府人眼鬧市，張鴻漸騎上那驢，揚着鞭子，說道：「蹀着，々々，出來南關說好了，出來了，那驢夫在後邊趕上，說擠呀，驢夫又看了看，說呀，相公，你被剪綰的剪了，鴻漸回頭一看，被套割破了，哎呀，不好了，待俺下驢，下來一摸，不見了一整吊，怎麼了，罷了，罷了。」

僱了驢，上王庄，被賊人剪被囊，盤費錢，今日畢了賬，腰裡只有錢二百，虧了眼下上高庄，如今但把朋友望，未知他情薄情厚，想今晚不當衣裳。

來到庄裡，待俺問々，王霞紫在那門裡，有一個人指說：「那南首路西，第二個大門便是，到了門前，敲着門，說裡邊有人麼？」出來一個孩子說：「你待做甚麼？」俺爹々沒在家，張鴻漸說：「那去了，孩子說他在北京教書，還沒來哩。」張鴻漸暗々籌躇說：「這可怎麼樣？」遂即又出了庄，解開被套，打發了腳錢，說道：「不知那裡有坊店，腳夫說，順此上東，還有二十里，腳夫去了，只得捲起被套，上了背，可就往東走下去了。」

沒盤費，甚荒張，訪朋友，又空亡，錢雖少，今夜不欠賬，買飯只買一兩頓，明日不

免當衣裳終日可是怎麼樣，只怕要中途餓死，勢不能再返故鄉。

從來不曾走路，覺着這舖蓋，勾百斤還多，纔走了十來里，太陽已是落了，心裡雖急，爭忍這脚不遂心，寔不能行俺，且歇々則個。

尋思起沒奈何，還有錢一百多，暫且投宿不捱餓，只是渾身流熱漢，覓着寸步也難挪，放行裝，且在荒郊坐歇々，去敲門投宿，暫且顧眼前存活。

歇了歇，起來又走，說這天已是黑了，不知走到幾時好苦人也，忽然抬頭一看，呀那邊不是個庄村麼，俺就照那庄走去，老婦人上天黑了，俺把大門關上，張鴻漸急走上前說道，老婆々，且休關門，老婆子說，你待怎麼，張鴻漸說，我走迷了路了，沒處投宿，望祈方便，借宿一宵，老婆子說，俺從來不留人宿，誰知你是好人，歹人，請行了罷，鴻漸說，我不過一書生，能做甚麼惡事。

在外人難上難，俺沒處把身安，老婆々望你可憐見，小生但求一夜宿，倒身並不用牀眠，門裡頭只用席一片，我明晨黎明，就走上前去，並不留連。

老婆子說罷了，你就進來，俺家沒有男子，本不敢留客，因你是個書生，料想

不妨，我私自留你，在這門裡頭睡了，我先說可沒飯你吃，這不是草，你可打舖，鴻漸說，就好，就好。

進門來，把身安，把行囊下了肩，身上乏，省去找房店，便就牆根舖下草，還得找塊半頭磚，怕硌頭，不妨着衣裳墊，俺暫且拳乏腿，怎禁的這熱火生烟。

這一霎坐着，倒強似走路，只是飢餓難當，就不能有飯，得一壺酒也好，等他出來時，問一問，若有處可沽，還可開門尋酒，正自打算，忽從裡邊出來一個紗灯引着一個女子，自家暫嘆道，好齊整的緊，世間那有這樣的美人，一行瞧着，一行誇獎。

那容貌似天仙，十七八正少年，真如水月觀音，看他慢長，裙擺彷彿一對小金蓮，腳兒蹀頭上銀翹，顛見了他，廣世界，可知那飛燕貂蟬。

那女子，不一時來到大門，便問大門關了麼，老婆子答應說關了，又問這舖是誰的，老婆子叫大姑，有行客走迷途，央我在門裡打箇舖，我稅少席又沒枕，他說只要個草兒舖，天明就要登程去，受不的千般哀告，又看他不像個強徒。

女子惱了說，這樣可恨，怎麼私自留人，可知他是好人，是惡人，那人呢，張鴻漸听的問，抖了抖衣衫，走近前作了個揖說，原是小生的不是，與老媽不相關，女子便問那裡來的，鴻漸說，來路甚遠了。

我張達裡府人，上鳳翔來探親，書生迷路，無投奔，一個孤人天又晚，荒竄前來到貴村，告媽，求他把裡兒進，書斃子不曉世事，望娘子好意留存。

女子聽說不怒了，微笑道，我只當是個惡人，原來是讀書君子，可恨他不稟我知道，這樣褻瀆尊客，成何道理，快收拾起行李來，請去客房裡安歇，女子頭裡先走，鴻漸隨後到了客房，一個丫頭掀起簾子，女子說請坐，便向後宅去了，鴻漸坐下，一霎時酒飯具到。

抬起頭四下觀，書畫琴棋件件全，不像沒有男子漢，坐下沒有多時候，美酒佳肴，望上端，一霎時像有現成飯，俺並無半面相識，怎蒙他厚意垂憐。

吃完了飯，丫頭老婆子，撥去傢伙，鴻漸便問小娘子，高姓貴名，今日厚厚擾了，過日也好思念，老婆子說我對你道來。

撥去傢伙
一收拾吃
飯用俱

他原來是施家大姑，名叫舜華，十七八歲，還沒出嫁，太公母具不在，惟只撇下姊妹麴、小妹、兩個還不大，你是個誠實君子，對你說料相無差。

兩個都去了，看了看那床上，已是給舖下了錦被錦褥，又香又暖，小生可有甚麼福德，蒙我那舜華姐，這樣錯愛，夜長難睡，俺且看書，遂去架上抽了一本，書場伏着枕上觀看，忽听的後門呀的一聲，像是那高底兒响，走將近來，鴻漸抬頭，原來是舜華，慌的放下那書，摸那衣服，舜華說不必不必，一把按住，他却扯過椅子來，坐在牀前頭說，我見了君子，忍不住要訴孤苦。

把官人叫一聲，得貴步到門庭，看來也是前生，定奴家上邊無父母，下邊無弟，又無兄，這樣人真正不成命，今得見讀書君子，忍不住訴說衷情。

奴家上無依，下無靠，裡外的支使着一個人，一肚子酸苦，沒處向人訴，今日見了官人，志誠雅致，不覺的發洩出來，說罷，掩面落淚，張鴻漸說，有娘子真麼一衫人物，何等女婿，找不出來，不強似自己過麼？女子便使衣袖拭去，泪痕，又微、微、的笑了一笑，說官人，那官人咳，鴻漸說娘子有事，但說，因甚麼

又中止了呢，女子又笑，鴻漸又問有甚麼難說處麼，女子說傍邊無人說也無妨、

有句話到口邊，待要說又回還，未開口不覺容顏變，官人風雅又少年，既到寒家，定有緣，何比別處求姻眷，不嫌奴家貌醜陋，就在此杯酒成歡、

鴻漸低下頭着寔作難，便說娘子且坐，我去去就來，出來到了沒人處尋思，道這怎麼處，一見面就蒙他厚待，必定是待成親，若說不，老羞成怒，必然就逐出門外，若是哄着他成了親，倒也快活，可又不當爲此罷々，生有地死有處，能仔教他攢了，返回身來說道，小生的話，比着娘子越發難言了、

進門來見容顏，只當是玉堂仙，沒福分難得見一面，若得娘子成夫婦，造化並不是人間，但娶妻已是三年半，哄着你雖然快樂，也怕那頭上的青天、

女子說，這也足見官人那志誠，但只是，官人料想，還有幾年的住頭，就是家裡有夫人，也到不妨、

他合你結髮緣，我合你恩愛間，兩頭庄來往從君便，住上三年合五載，待要回

還就回還，俺也不把你恩情斷，從來船多不碍江，何況是地北天南。

鴻漸說，若得娘子如此，小生萬幸，但不早說明白，到後日便成負義王達，却不把張字更了麼？娘子不嫌，小生已是吊魂久矣了。女子起來說道：奴且去，明日請個媒人來，張鴻漸伸手拉住說，卽不棄嫌，今夜就大吉祥。女子笑了，笑也就住下了，兩個丫頭端了酒來，床上放下小棹兒。鴻漸說請就床對飲，女子笑說下邊極好，丫頭斟上酒來，女子分咐道：唱一個曲兒，與官人听。那丫頭听说便唱起來了。

疊斷橋 春日天長，春日天長，帶病懨懨，懶下床。奴這裡正心焦，極嗔那桃花放燕子爲誰忙，燕子爲誰忙，鶯聲日，哭垂楊。人說道這是春，奴覺着合秋一樣。四季曲兒唱了一個，女子瞅了一眼說好，賤人你怎麼知道我合官人不能長久，就唱一個離別曲兒，丫頭慌忙卽時改了，遂又唱了個，跌落金錢。

跌落金錢 叫了聲嬌，嘴印腮，又看見你影兒床上來，嬌，呀，這一筆纔勾了。想思債，哥，不知我心怀，我心怀，你說我狠來，我說你歎，哥，呀，這一霎纔不

第九回 牢中報喜

把奴嗔怪，又叫了一聲乖，俏乖，端相了模樣看綉鞋，乖，呀，那一點不叫人心愛，教奴昏醉眼難開，自家的身子做不下主來，冤家呀，捨上奴，儘你囉擺劃。

鴻漸說妙極了，這一個詞，我就乾了三杯酒，女子笑道，我合官人講個款，黃鶯兒，雜糧百石多，雖不富能存活，就住幾年也不錯，但無媒說合，機關恐被人瞧破，勸哥，晚來早去休得要磨陀。

我這床上有錢，任你拿早花消，要未明早行日落晚至，鴻漸說就是如此，咱不飲罷，這正是 困苦幸遇美人伴，忘却深關獨斷腸。

第九回 牢中報喜

方氏上白 咳俺初到監裡，腥臊爛臭，好不難禁，即止住下來了，也就好了。

疊斷橋 一個年頭，一個年頭，住成家了，便不愁，裡邊甚腥臊，聞下來也不覺臭，見兒泪流，見兒泪流，你今年過了整四秋，可憐未成人，跟我在這裡頭受。

這過了中秋，十二三天了，大場裡將近放榜，不知他二舅何如，好悶人也，板上云：急忙監裡報，娘子得知道，買他一個笑，掙他錢兩吊，把牢門的禁子，報與方娘子知道，方二爺中了第四名舉人，娘子正坐，禁子來磕頭，說大喜了，方二爺中了，報子討賞，娘子大喜，分咐老王說，還有一吊錢，賞了他罷，一霎時滿監裡女人都來道喜，都說你明日就出了，娘子說這還未必，

娘子低頭，娘子低頭，喜到極時，雙淚流，我只說住到老一般，也有個勾，笑口難收，笑口難收，想這去處不久流，收拾破行裝，但等他二舅下

馬知縣上白誰想方興真果中了舉，這可怎麼處呢？他若是個拿帖來，就個人情，把方氏放去，後日也好相見，下方仲起上白，徽幸中了，我意料老馬必送了妹子來家，怎麼不見動靜，

他教我等着他，教我等着的，今日也罷了，他送了妹來，應當撥上轎，金榜把名標，金榜把名標，足見我當日不是叨，他若是送了來，就且不計較，下

老馬上白 奇呀，怎麼方家並不差人來說情，想是等我送去，那就差了，

大發狂言，大發狂言，望我送到大門前，你雖是中了魁，管不着我馬知縣，待他明年，待他明年，破上登第中狀元，就做了大翰林，也沒有勅封的劍，下

方仲起上白馬知縣不送妹子出來，這意思還望我央他，還要做情，我央他怎麼、

用意忒差，用意忒差，還等我去央告他，罵聲老賊頭，你就忒也許，咬啐銀牙，咬啐銀牙，合咳，咱是仇家，我總然不做官，定把他頭割下、

方娘子見全無音信，都替他疑惑，說道：方二爺，怎麼就沒央、老馬雖然可恨，央、他也沒有不依的，方娘子說：您那裡知道的、

哥、立志堅，哥、立志堅，不肯屈意望周全，央着出了牢，我也不情願，拿了縣官，拿了縣官，方纔是我出頭年，立意不回家，要坐的牢底爛、

孩子在傍說：娘呀，這是那裡，咱只顧在這裡頭，娘子泪下說道：我兒，這是監裡，原是您爹爹、惹的禍患，兒又問俺爺、呢，娘子說我兒、

您爹、遠逃，您爹、遠逃，不知他望那去了，遠近誰得知，死活不能料，知縣雜

毛、把咱娘擗送監牢、你還未成人、幾時把仇報、

小相公聽說就哭了、娘咱幾時家去呢、

我的心肝、我的心肝、咱在牢中已二年、已是全不想、還得天日見、禱告蒼天、禱告蒼天、保佑您二舅坐高官、要知吉合凶、明年二月裡看、

第十回 仲起報仇

方娘子上白咳、思想一回、好不傷感人也、

日々在監、日々在監、不覺光陰又一年、花炮鬧烘烘、纔知道年頭換、街上鬧喧喧、街上鬧喧喧、每逢佳節萬人歡、誰知愛罪人、捱呻到三年半、

禁子跑來叩頭說、方二爺中了進士了、娘子笑說、賞他、老王哈哈大笑、俺姑咱今這一回可出去了、咱收拾行李去來、並下老馬上呀、方興又中了進士、早知如此、當初就做個人情罷了、如今可是該怎麼樣、也罷、我出上就依了他、着轎送去、或者他不怒了、叫人來、答應有、快把方氏請出、使大轎送去、答

剝一落下

應是下方氏上白說道老王你且不必收拾看老馬還不知怎麼治咱哩老王哈々大笑道情管就做了情了不一時禁子來請馬老爺撥了轎來請娘子出監方娘子說我不出去爲甚麼送我進來的又爲甚麼叫我出去

大罵賊哥大罵賊哥送我監中二年多只當老尖賊要叫我長々坐今日如何今日如何請我出去待怎麼要我出監門只等把賊頭剝

衙役們在監門外邊等候禁子出來說方娘子不肯出來衆人說這怎麼了方二相公那做秀才時就歪何況中了進士咱不給他送去他治不的官可就治咱咱進去跪請衆人一擁進來跪了一監說娘子不出去小的們担不的方娘子說該您甚事也罷問道有轎麼答應停當了娘子說還有一個人可有馬麼衆人連忙答應有馬便說李虎快去厰裡韃匹馬來李虎說老爺沒分咐還得稟々衆人說何必稟轎都抬來了何爭一馬不一時韃了馬來衆人又請行了罷方娘子纔出了監門上了轎老王合小相公上了馬老王可就喜極了

老王笑哈哈、老王笑哈哈、一般今日也歸家、應了俺二爺說的那句話、滿街鬧如麻、滿街鬧如麻、出了城門見杏花、忽然抬起頭、天勾多們大、

來送的衆衙役說、到了大門了、方娘字下了轎、老王合小相公下了馬、方娘子笑說、衆差人生受您來送俺、衙役說娘子不怪、就罷了、下方氏進了家門、眼中就落下淚來、

來到家中、來到家中、牆歪屋塌滿蒿蓬、惟有個瘦犬存、見主人把尾搖動、屋裡塵蒙、屋裡塵蒙、屋後挑花一樹紅、滿眼甚淒涼、教人心酸痛、下

方仲起上白、俺僥倖中了進士、又殿了個二甲、自家思量、老馬曾說就殿了翰林、怎麼着那馬知縣、虧了那嚴世蕃有病、俺借着行醫、去結識了他、

俺把葯煎熬、俺把葯煎熬、親自搗火不憚勞、祝讚家神靈、着俺方兒妙、給他吃了、給他吃了、病去好似火燎毛、俺的葯有靈、他的頭該掉、

自從治了病、極其相好、送俺的金銀綉緞、都不曾收、得他一發敬重、搬俺的行李來、就寓在相府、朝夕相會、俺奉承的極其自在、我想那嚴公子、待殺個

州縣官，只像碾殺個蟻蚌，有何誰哉。

想着報仇，想着報仇，時時刻刻在心頭，權且把良心，丟放腦門後，妻妾堪羞，妻妾堪羞，不把功名富貴求，只爲同胞人，現在那監中受。

昨日問起那縣官，我便把馬知縣的惡蹟，只當笑話說了一偏，那公子說，可殺可殺。

共酒同茶，共酒同茶，只將惡款當閒吧，雖是報仇心，都是真寔話，公子咬牙，公子咬牙，這樣貪官留他，只該割了頭，拿了去當街掛。

仲起說，妙極妙極，這裡有點鑽眼了，只怕他世煩忘了，一兩日重，纔好，怎麼今日還不會出來，公子家人上白按院王老爺就到，俺老爺分咐道，請方老爺伺候陪客，方仲起說，我就去遂說道好，這內裡有個機關了，走下直北撈院上云，本朝官名御史，奉旨欽差代巡，拿問貪酷官吏，辦理冤枉軍民，自家

北直巡按王成是也，今日點出差來，湏先去嚴老師，那邊請教，請教，方仲起大庭正坐，有人來報王老爺到了，仲起忙遞出來，按院不認的，合他手下人

際語々々、纔進來行了禮、說方老爺、先生殿過試了、因甚麼還不歸家、仲起說、因着嚴舍親挽留、所以遲々、日下也就行了、公子上云、家君爲宰相權勢、壓朝綱、文武將赴任、湏謁小中堂、俺乃嚴閣老的公子、嚴世蕃便是、有北直按院來見、湏索去會他、按院遞出來、進去作了揖、就要下跪、公子讓起來、坐定、按院說、晚生要去到任、望嚴老師指教、公子說、也沒甚麼指教、只是輦轂之下、要做好官、便是、按院打下躬、說是々、公子分付看酒來、三人飲酒、仲起說、老公祖到任、治弟便親受大福了、按院說、豈敢々々、仲起說、好的緊、

耍孩兒

老公祖休作謙、永平府正儉年、饑荒連歲人逃竄、去歲年景還畧好、逃去的百姓未回還、滿眼都是荒一片、老公祖慈祥仁愛、就是那厚地高天、

按院說、豈敢々々、休說小弟沒有長才、方且不是牧民之官、可有甚麼恩惠、給那百姓們、公子便說、老世臺、雖不牧民、却管着那牧民的了、仲起說、這個牧子、敝縣去任的何父母、他講的甚好、他說牧是養、譬如人家喂羊、同是愛惜、他也望他孽生、也望他肥大、却也要殺他吃、托給那牧羊的、他也要偷着

第十回 仲起報仇

殺他，那縣官就合那牧羊的一般，豈有全然不殺百姓的。按院笑了笑說，想是貴縣就有被他殺遇的，仲起說這却是他的戲言，他却一清如水。按院說，他陛了甚麼官呢？仲起說可惜他才力不及家去了。按院說，如今貴縣知縣姓甚麼？公子說甲是呢。老世臺該問那奴才，可殺的很。仲起便不做聲了，少間起了席，仲起沒人處暗喜說，好妙々々、

自今年在京都奉承他兩月餘，不過用他這一句，他說我沒有勅封的劍，有劍何用勅封乎？我着他吊他不知因何故，這報仇有點眉眼，單看那按院何如，轉了轉便來，按院一把拉住，看了看公子沒在傍邊，便問適才嚴老爺說貴縣の官，該殺是因甚麼？仲起說，治弟不知，按院說，朝日同居，又是貴縣官長，那有不知的，不妨明告。仲起說實是不知，老公祖請回，等治弟問，着人去回話。公子也來了，按院就告別，說厚饒了，別了罷，送了客去。公子也回宅去了，仲起也到了書房裡，遂把老馬的惡積，拿出來看了看，瞰予一徧，教自家的家人，分付道，你把這書，密々投與按院老爺，答應是，仲起起來說，一天事

完矣哉了、

監裡人、受罪多、我心裡、不快活、這樣日子真難過、雖然中了个進士、一夜何曾得睡着、只愁老馬的頭難剝、不料想滿心冤氣、到如今一但消磨、

到明日、湏是辭了公子回家而去、必然在按院頭裡方好、他只怕也就行矣了、俺只得速去爲妙、

詩 打勝官司賊益驕、強將妹子送監牢、

曰 一腔冤情重々結、斬落賊頭恨始消、

卷之一終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卷之二

第十一回 貪官拿問

方仲起上白白從京師來家，問了問那妹子，已是送到家中，哈哈晚矣了、

耍孩兒 罵一聲老賊頭，半點體面不肯留，我那話一般也照着做，他若還是早如此，我便相安不記仇，今要平和不能勾，誰知冤仇莫結，惜乎他晚了三秋，下

老馬上白 聽說方興來了家，只得去給他道喜、

騎上馬，上方家，自覺着不光滑，待不去，心裡放不下，他說着我轎馬送，出上件件都依他，到如今還有甚麼話，這一去沒有久住，不過是相見一茶，下

方仲起白 聽說按院到了任，想那消息將動也，家人來報，馬老爺來拜，方二

爺說，你對他說，老爺睡着了，老馬來到門前，門上人就照話回付了，老馬怒

極、

不光滑
羞慚的意
思

踢弄——任
意破壞的
意思

大發——怒
貌

听的說他來家，我登門來拜他，他反估着自家大，我在芦龍做知縣，方興轄管着我甚麼，破着行看他把我囉從今後，咱就踢弄一天，事有我不差。

撥馬說道：走，咱就弄呀。兩下伸起上，家人來報老馬大發而去，伸起說，哈哈，他能怎麼着咱，回去必然又差人作祟，您大姑家，可差十來個人，拿住他那衙役，着寔打，打他個半死半活，怕他怎的，答應是，且說老馬回縣，立刻分付說，張達業已來家，去給我拿他來，他若不出來，還代方氏來回話，衆衙役都不做聲，老馬大怒說，奴才們怕方家，倒不怕本縣了。

那張達來了家，都不敢把他拿，怕方興，不把本縣怕，一夥奴才，準備着板子打來，夾棍夾，就着方興把你拉，我把您狗腿折了，都着你就地高爬。

快拿夾棍來，一夥少年衙役，都商量說，現官不敵現管，咱趁着如今幹個時道，更待何時，況且咱會方娘子，一面也好，便應聲說，小的們就去，老馬說，您到是中用的，到那裡定把方氏拿來，答應一聲，是跑將出來說道，一群老奸巨滑，不肯伸頭，咱不做點事兒，那官那裡認的咱呢，一個說，那方娘子我極

待看他，他笑的也好，看他惱也中看。

方娘子貌如仙，他惱了把柳眉灣，叫人越看越中看，俺曾見他把老爺罵，至到如今在眼前，今日又得見一面，听他鶯聲燕語，真教人魂飛半天。

一個說，他把咱也官府都罵了，不是中看的，一個說，叫出來，每哩待侮着咱，這眼哩麼，一行說，笑到了門前，便叫裡邊有人麼，沒人答應，一個說，還得再叫，又叫了兩聲，方娘子說，丫頭你去問，是做甚麼的，丫頭出來說，您待做甚麼，衙役說，馬老爺差俺來，拿張達的，丫頭說，他無來家，衙役說，他無來家，還叫俺代方氏去回話哩，丫頭跑回來說，了不得了，老馬差了一大些人來，說姑爺沒在家，還拿姑娘去哩，方娘子跳起來說，氣死我也，這没人去對您二爺說，可待怎麼處呢，方仲起衆家人拿棍上。

這衙蠹太欺心，拿住他打斷筋，打多打少不要論，二爺早已分付了，各人手拿棍一根，休叫他擺了溜子陣，一個個俱都拿住，打他個致命發昏。

差人正嚷着說，怎麼着哩，噤不出來，俺就進去哩，忽抬頭命一行人來說，不

好了，那是方家人來了，快拿腿罷，四下裡亂竄，方家人喊了一聲，說好狗頭，那裡走，趕上捉回來，都說俺是官差，不自由，一齋亂打之的，叫親達之，勾了俺的了、

帽子上，破了邊，網子上，墜了圈，脛合腿，都是稀糊爛，批溜撲搗，一片响，煞狼地動怪叫，讓，叫達之，只推听不見，要把他屁股打破，帶與那堂上，脏官、

每人打了勾一百多，纔不打了，方娘子說，一霎囉不听的做聲了，我出去看看，出來見一群衙役，還拴着，便問打了多少了，答應打了一百了，娘子說，再打二百、

再給我打起來，捎給那老殺才，高吊起打他個極自在，從新數着數兒打，撕了衣裳，剝了鞋，拿鞋底移那天靈蓋，打個樣給他看之，好叫他想着再來、

打完了，方娘子說，饒你狗命去罷，都歪着地下，說打折了腿了，走不的了，娘子說是還等打麼，給我再打起來、

疊斷橋 說了一聲，說了一聲，大家不說身上疼，拿起那將折的腿，顧不的稀爛

仍崩——快
走

的跪、扯腿仍崩、扯腿仍崩、路上坐下纔啞哼、都說道、好他娘、几乎送了命、

一癩一點的、到了縣裡、對着老馬、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老馬大怒、卽刻點
了五十名衙役、給我再去拿人、

你休怕他、你休怕他、帶着器械到張家、就撞着方家人、也拴來回我話、定把方
氏拿、定把方氏拿、掙他頓掙子、也沒有棹、破上老性命、就合他對了罷、

掙了一掙
——定神思
索貌

老馬正在堂上點人、有人來報、刑廳大老爺到了、老馬聽說、也掙了一掙、
老馬听了、老馬听了、暫且從容把氣消、全沒有信息來、如何刑廳到、好不蹊蹺、
好不蹊蹺、摘了帽子、剃了毛、這一來甚莽壯、像有些不大妙、

像——看

老馬正伺候迎接、刑廳已是進來了、慌的跑下堂來、纔待行禮、刑廳擺了擺
頭、一個人拿人出鎖來、丟在那脖子上了、

嘎——甚麼

卽時鎖了、卽時鎖了、魂靈飛上九重霄、不知是爲嘎來、一點信兒不知道、低頭
跪着、低頭跪着、神色惶恐沒處逃、沒人問一聲、方娘子叫不叫、

刑廳鎖了老馬、卽刻點着起身走了、後邊留下人、又拿了十五名衙役、這正

是、

去見桃園三義士、烏白等候已多時、

第十二回 聞唱思家

張鴻漸上白舜華與我倒極其恩愛、每日床上銀錢、儘我花費、登山玩水、却也逍遙、但這一條腸子、係戀家中何日是了、

玉娥郎 正月裡梅花嬌、春雪飄、和風蕩、上柳梢、家、聞元霄、走水又過橋、他鄉人、也跟着走一遭、

二月二、是花朝、凍初消、榆錢綻樹梢、春風鳥夢遙、不覺的、三月清明又來到、杏卸放紅桃、坟頭把紙燒、可憐俺望家鄉、萬里遙、咳、三春即盡夏又來到、四月裡小麥黃、稻插秧、因人天氣日初長、紫燕上雕梁、黃鶯轉綠楊、這時節來、又不熱來又不涼、

五月五日是端陽、角黍香艾虎掛門傍、葡萄酒滿觴、又早是六月熱難當、荷花

滿池塘、煖水戲鴛鴦、可憐俺拋妻子在他鄉呀、三伏卽盡秋風忽至、七月裡到秋間、听寒蟬、桐葉飄々下井欄、十五是中元、家々祭祖先、異鄉人舍坟墓好心酸、

八月中秋白露寒、蟄聲喧、人家妻子歡、月圓人他圓、那堪這在他鄉、又到九月天、山頭列酒筵、黃花插帽簷、可恰是遠方人形影單、天氣漸冷、隆冬又到、十月裡、天氣寒、覺衣單、鴻雁行行盡向南、正是雨連々、又見雪滿天、北風起凍手脚冷難堪、

十一月來難上難、河腹堅、日色冷慘々、火爐不救寒、受風霜、又受到臘月間、歲盡又冬殘、行人都回還、可恰是、見人家過新年、

頭了家中全無音信、

暑去寒來、

好悶人也今日

呢東庄裡許梅菴、是新

相知的个朋友、不免去訪他訪、呀那不是他來了、許梅菴說、兄台那去、鴻漸

說正要奉訪，梅菴說甚好，舍親家酒店裡，有極好的酒，咱去飲一壺，兩個攜手到了店裡，梅菴分付篩上酒來，拿過幾樣菓肴來，斟上酒，梅菴說：「兩人叫酒太悶，提壺的，你去叫一個清唱的來唱。」答應道：「有，即刻叫了一個美少年來，抱着絃子進來唱道：

銀扭絲 一更裡昏沉，燈兒也麼張，無情無緒卸殘妝，好淒涼，半是思郎，半恨郎，人家有夫婦，晚來話哀腸，好恩情，還把睡工曠，惟奴獨自守空房，漫把金爐焚上香，我的天呀咳，上牙床，懶把牙床上，

二更裡銀燈昏，慘也麼慘，樵鼓連聲玉漏殘，好難堪，兩下分離各一天，奴家也是孤，影兒也是單，對孤燈，多虧了影作伴，枕兒斜依，悶懨懨，手托香腮，擎擎架難，我的天呀咳，換綉鞋，懶把綉鞋換，

三更裡吹燈上床也麼眠，一床錦被半床聞，好可怜，細听樵樓半夜天，身子只一抓，倒下小如拳，在牙床，僅把脚兒拈，翻來復去睡不安，握了一更似一年，我的天呀咳，亂神思，越覺着神思亂，

第十二回 聞唱思家

四更裡沉々鼓亂也麼敲、離情愁思更無聊、好難熬、倒枕搥床睡不着、看々窓兒外明月上柳梢、透紗窓又把牙床照、萬轉千回淚暗拋、兩眼一夜不曾交、我的天呀咳、告何人可將何人告、

五更裡合眼到陽也麼台、明窓紅日上三杆、悶懨々、手脚沉困懶動彈、起又不能起、眠又不能眠、一夜兒滾的烏雲亂、形容憔悴、病新添、淒涼苦楚寔可憐、我的天呀咳、瞞怨誰可將誰瞞怨、

初交一更冷清也麼清、二更寂寞更傷情、好難听樵樓却又打三更、四更盼五更、五更盼天明、有六更、便送了殘生命、一更一點數漏聲、捱盡了更點夢不成、我的天呀咳、扎掙難教人難扎掙、

鴻漸說這是個甚麼、曲名、唱的這樣哀切、清唱的說、這叫作銀扭絲、鴻漸說、斟一大杯、說先賞你一杯、你唱的極好、清唱的、吃了酒說、我還有個金扭絲、再唱給爺們听々罷、

金扭絲 春來到、花徑生塵、風飄萬點正愁人、家鄉萬里無音信、想你淚紛々、他

那裡殷々勤々、杏花插烏雲、可有誰看着俊、誰望着親、

夏來到、荷葉如錢、一搗清風、萬樹蟬、終朝只把家鄉盼、想你淚漣々、你那裡悶悶懣懣、弓鞋強綉完、穿與誰人看、誰把你憐、

秋來到、落葉颺々、螢火飛直上樓、此時難把孤單受、想你淚難收、你那裡唧々啾々、怨恨在心頭、定把奴雙眉縐、淚兒暗流、

冬來到、長夜如年、寶帳孤灯照影寒、床頭只數的更頭斷、想你好心酸、你那裡孤々單々、獨抱綉衾眠、不知你怎麼、盼離樣的難、

鴻漸長吁了一聲說、怎麼這心裡、忽然傷感起來、酒也吃不下去了、便說、咱不飲罷、梅菴說、咱每人還再吃一盞、鴻漸說、一口也不能下咽了、咱別了罷、請了、梅菴下、鴻漸說、這日還未落、到家也就黑了、

黃鶯兒、離人本斷腸、听離詞、越感傷、幾乎落淚、酒杯上、俺未定他安康、他未知我存亡、日縣幾時把心放、好恓惶、遊人在外、何日返故鄉、

忽然抬頭、呀、怎麼不見庄村、我不曾醉了、這分明是舜華家、可怎麼門戶全

第十二回 聞 唱 思 家

無、樓閣俱渺、待俺坐下、定醒片時、但只怕我是醉了、不由人暗驚惶、忽看見舜華庄、門前大樹還無恙、那屋在那鄉、那人在何方、蜃樓海市一般樣、怪非常、小生那去、低頭自思量、

數年伴見鬼、也是人間奇事、却只是天已黑了、我可向何處投宿、到明日可怎麼、度日、舜華呀舜華、你就是個鬼、這幾年的夫妻、也該有個情義、怎麼不說一聲、你就飄然而去、天已黑了、可怎麼處、回頭驚訝、說我真是醉了、真眼花了、你看這樓房具在、俺已是身在房中、何曾不見庄村、奇怪呀奇怪、

太平年 張官人吃了一驚、舉頭滿眼盡、蒿蓬、分明歸來不是夢、太平年 一望庭院

都成空、年太平 張官人正徘徊、回首一見華堂開、身子已在房中坐、太平年 忽

見舜華笑進來、年太平 施舜華開笑言、寔說我原是個狐仙、官人不必心驚懼、

太平年 我與官人寔有緣、年太平

黃鶯兒 轉眼變滄桑、這光景好異常、眼障法真把眼睛晃、一霎時大荒、一霎時村庄、醉迷糊、也不知怎麼樣、夢一場似醒未醒、還是在黃梁、

丫頭點着燈，舜華從後進來，笑了笑談，噫，你還不起來，是掙甚麼，鴻漸說，我這裡正做夢，娘子又來合我夢中談夢，舜華說不必說，你那夢了，我都知道，今日也不滿你了，寔對官人說，我本是個狐仙，與官人有緣分，你若不嫌，咱就還待會子，你若嫌就請行，我也不敢教官人流落，我贈你紋銀三十兩，任憑官人上何方而去，張鴻漸說這是甚麼話，休說娘子是個仙人，任拘是誰，既有了恩愛，那有敢嫌的呢。

娘子莫相商，我自幼無別腸，也該久得仙人諒，受的恩非常，待的情更強，豈是回頭把恩忘，仙何方，小生負義，神靈在上方。

舜華分付拿酒來，與官人解悶，不一時酒到了，鴻漸說娘子，卽是個仙人，小生的心事，已盡知，舜華笑了笑，說官人的心事，我可何由而知，鴻漸說，娘子怎麼偏的與我解悶，我寔不敢相瞞，嫩子嬌妻，四五年沒有音信，今日忽然感觸起來，娘子既是個仙人，你設個法兒，送我家裡看看不好麼，舜華冷笑了一聲，說你待去你就去，不必商議我。

第十二回 聞唱思家

官人太無良，守新房，想舊房，教人心裡好淡眼，他丈夫姓張，你娘子姓方，施舜華到底別勢樣，莫相商，我不管你還鄉不還鄉、

鴻漸說：娘子怪起我來了，我若是見新忘舊，這就個負心人了，娘子你就喜麼？舜華笑了說：我原有個偏心病，在我身望你不負心，在人身上，偏望你負心，官人既待歸家，原在眼前，我就即刻送你去，一把拉住手腕，說過來我就送你去，拉着飛走，走不多時，便住下說到了，你可家去，我在樹下等你，鴻漸抬頭觀看說呀，這真果是我那庄村，待我進庄咳，我這几年在外，這垣牆也塌了半截，待俺跳過牆去，說這角門關着，不免打門縫裡，瞧，呀，屋裡還點着燈，想是我那娘子，還不會睡，待俺敲門，方氏說半夜三更，何人叫門，鴻漸說，是逃人還家，方氏說，聽這聲音，真是我那官人還家，遂開了門，一手拉住掩面下淚，說你從何處來來，鴻漸說一言難盡，我且問你那官事何如，方氏說如今好了，又下淚說，我爲你受的那苦楚，也學不的了、

他把我送監中，二年多，不放鬆，虧他二舅連科中，老馬纔吃驚，也不敢拗爭，從

新轎馬把我送，天眼睜，貪官拿問，衙役二十名，

近來不知問你何如想，是有了眉眼，鴻漸說，好了我也訴，我那苦楚，起脚到河南，得大病幸保痊，失了駙，又把盤費斷，幸遇着神仙，說合我有緣，慇懃留我成姻眷，我哀告求他作法，送我自雲間，

方娘子歪倒身子，一頭棲在怀中說，想是那仙人，是極俊的，你就忘了這結髮夫妻了，鴻漸說，我不想你怎麼來，小保兒呢，伸手指說那床上睡的不是麼，鴻漸說咳，我去時他在怀中如今長了這麼大了，回頭看了看那孩子，舜華換方氏介說官人你待怎麼，鴻漸說，舜華還在外邊等我哩，娘子說，你着舜華引轉了心了，鴻漸說，他雖好到底不是人，只是他待我的情意難忘，舜華嗤的一聲說，你看我是誰，鴻漸說，這又是做夢了，分明是方氏娘子，怎麼又變化了呢，難道這孩子也是假的不成，背抄着手，走至近前一看說，呀奇哉，原來是一件衣裳，蓋着个竹婦人，又看了一遍說，怪哉怪哉，走了半夜，竟不會出這房門，這不是咱吃的那酒，這不是咱吃的那菜，娘子你忒也作弄

第十三回 憤殺惡少

敘小生了、舜華說、我已是知道你那心了、鴻漸說討愧討愧、我的不是、咱去內房裡、我給你陪不是罷、拉着手走下——

詩曰、寔情一句恨難消、舜華枕上陪情不憚勞、鴻漸琴瑟合好應不久、舜華鞠躬盡瘁在今宵、鴻漸

第十三回 憤殺惡少

張鴻漸上白昨日被舜華作弄了一回、哄着我把寔話說出、這兩日覺着他情意疎淡、等他來時、再央告他纔是、舜華上鴻漸說娘子我昨夜不過多說了一句話、却也沒忘了娘子恩情、小生見娘子似乎不能忘怀、舜華說緣分已盡、我想這痴心戀人、終久無益、我今夜可真、送官人家去罷、了頭頓酒來、與官人送行、遂斟上酒說道、這五年恩愛、只在這杯酒之間、可痛飲一盃、叫了環你、每日唄你唱的四季曲兒、今日可用着了、丫頭聽說便從、夏季接唱起來了、

疊斷橋 夏月荷花、夏月荷花、一團心緒亂如麻、鬧吵々、咕殺人、只待將鳴蟬罵、熱漢成淫、熱漢成淫、忽然小雨打窓紗、纔清涼越發愁、不知是爲的、噯、

秋夜睡不着、秋夜睡不着、隔簾忽見月輪高、叫丫環關煞門、休叫他把我照、將鐵馬摘了、將鐵馬摘了、央及那砧聲不要敲、你時常踩々脚、休着那促織叫、冬宵被難溫、冬宵被難溫、翻來復去到更深、小丫環睡叨々、越叫人心裡悶、一更似一春、一更似一春、誰及我勸々那打更人、也教他行點好、流水把更打盡、舜華說官人從此別矣了、鴻漸說娘子又待戲弄小生哩、纔隔了兩日、再相戲便俗了、我只是謝罪便了、舜華說、我寔送君行、不是相戲、

劈破玉 我合你做夫妻、四年零半、不想你心裡、另有个概兒、把奴拴、爲甚麼還痴心把你戀、你自有結髮的恩合愛、這露水夫妻、煞相干、趁如今就合你別了罷、省的你後日、要把奴來閃、

舜華說、官人既不飲了、咱便行了罷、把个竹婦人丟在地下、問你在前邊在後邊、鴻漸說你在前邊、我揀着你罷、兩個騎上、一陣風响、飄々蕩々、不多一

第十三回 憤殺惡少

時，舜華說住了，忽然落下來，便說官人，咱可從此別矣了，鴻漸睜開眼看了，看說呀，我那舜華那裡去了、

俺這裡就待問，几時相見，不知他從几時，飛去半天，想又是眼障法，把我誑騙，獨自立在明月下，定々神思，仔細觀，光景如故，樹木依然，庄東裡那個灘，庄西裡那個灣，庄北裡那座山，庄南裡那段田，庄裡頭樓幾座，庄外頭，廟幾間，這是王家的坟墓，這是李家的花園，樓台未曾缺少，芦舍不曾增添，看了看，一件々的分明，真々的隔着家門不大遠、

這真正是我那庄村，無論是真是假，我且進去呀，灯光也是明着、

進了庄，直到了自己門外，看了看，一遭兒屋倒牆歪，昨日合舜華來，那風景還在，跳過破牆去，直到內宅來，却也是窻兒裡灯明，就合那夜半點兒不會改、

雖然這了頭，又弄法哄我，我且敲々門，看是何如，方氏上白，半夜三更，你是何人，叫門，鴻漸說，是逃人還家，方氏說，你站在窻外，我認々着，鴻漸果然站下，不一時把門開了，哭出便問官人，怎麼來來，鴻漸笑着說，你不知道哩麼、

全捱一全
受過的意
思

不採一不
思想

試單一探
尋
苗架一
根
底

還問甚麼、

這想是施舜華，又來作戲，便說道：小娘子會弄張致平白裡，哄殺人，光行那鬼怪計，看了看保兒還在牀睡，比着作夜更不差毫厘，你又把那竹婦人拿了來了，小娘子，我可從今不信你、

方娘子惱了說，我合你四五年不見面，我爲你受了多少的苦楚，見了面一眼淚也不落，冷打慢吹說的話，雲裡霧裡，想是你的良心全喪了、

張鴻漸這幾年，你良心全壞，我爲你人間的罪，盡數全捱，現如今那枕上頭淚痕還在，五年的夫妻一相會，一眼淚也不流下來，像奴家這一等無心的痴人，該着他死在監牢永不採、

張鴻漸說，這真是我那娘子，一行哭着說，娘子你不知就裡，原是我在外頭，相處了一個狐仙，姓施名舜華，他已是合我來了一次，他哄怕了我了、

昨夜晚，他就把娘子來變，在懷中談話兒，百樣的試單，他說你忘了我，合他留戀，我談他情義兒，雖然好，到底是個狐狸仙，這一句話犯着他那苗架，他就現

了原身、翻了臉、

適纔又是他送我來的、我只當又是戲我來、我且問你那官事怎麼樣來、方氏說一言難盡了、

你去後、拿我去、當堂審問、我可就掘他媽、不辨官民、他氣極、就送我牢裡監禁、他二舅跪央只是怒、我在監中過兩春、二哥賭氣憤志青雲、過年連登進士、纔把我送進家門、只等按院到任、一路訪的底真、鎖了老馬一個、拴了衙役一群、人都說老馬必砍頭、還不知將來准不准、

鴻漸說施舜華真是仙人、昨夜來時、他裝着娘子說話、說的如此一字不差、方氏說我拿酒來、與官人洗塵、你可從容、說、你那苦楚、

丑扮李鴨子醉上白 我乃李鴨仔是也、自小無賴、人都叫我破軍、吃酒嫖賭、俺沒有一件不通的、適纔遠々望見一個人、把牆往方娘子家去了、想是他的個情人、俺也蹀個狗尾兒、那方娘子、且休說合他有寔事、但能湯他一湯、也就渾身酥麻、

俺從來便是個無賴光棍，起了個外號叫做破軍，我愛那方娘子，風流聽俊，二十四歲長守寡，難說全然不動心，院牆又矮，一直到門，但只是這主子利害，不可輕易近身，縣官罵了個閉氣，衙役打了個斷筋，又打上方仲起，忒也尊，弄發了不饒人，重則掉了腦袋，輕則打的發昏，老子生兒一個，死了無人上坟，雖然是噁涎長流，皆因尋思到這裡，纔死活強忍。

今日即有了相厚的，還怕他怎的待俺，爬過牆去。

跳過牆，俺不免一直竟進他裡邊，既說話待俺听，真醉昏，听不出姓誰名甚，若听出這個主，呌喝一聲杜住門，一把兒搖住他那脖子，那時節不怕他不肯。李鴨子听了多時，走的响了，鴻漸說外邊有人，我看是誰，扶着窗櫺瞧了瞧，說不認的，听不出來，方娘子便說甚麼人，鴨子說我是拿姦的。叫一聲方娘子，休弄歪，像我是那李鴨子，合你是同庄，你合我犯相交有何妨，帳，難道說你合人來往，就不許俺湯一湯，你若依了我這件事兒，咱可就千樣事兒都不講。

方娘子說，氣煞我了，這怎麼治他，鴻漸說我總不是個人了，做着條汗子，除不能中舉會士給那妻子增光，一個老婆也不能做下主來，待要這命怎麼，牀頭上抽出一口刀來，說殺了這行子罷，娘子說且住，萬一傷着人，等我寔告他便說，李鴨子這是鴻漸剛纔歸家，你待怎麼，鴨子說我不信，就是張鴻漸他每日歇着案也該拿去送縣，你若依了我，咱就省的叫地方，鴻漸說罷呀，我犯了殺人的罪罷，遂提刀開了門，一刀砍去，鴨子閃了一閃，吊了一隻鞋，往外飛跑，不想跳過牆，去跌了一個跟頭，爬不起來，鴻漸遂後赶到，砍了一刀，爬了爬待走，鴻漸又是一刀，方娘子趕出來，呌喝說放他去罷，李鴨子已是殺死了，鴻漸已發大開了膛，割下頭來，纔說雖犯了殺人重罪，我心裡且快活快活，娘子哭着說道，這却怎麼了、

歇着案，要拿你不能得勾，你今日又從新割了人頭，這可纔真真的無法可救，顛險會捱過我也顧不的羞，我替你尋思了三十六計，好法兒，還是一個走，他二舅自從報了仇，揔不去奉承那嚴世蕃，正做着刑廳，着他一筆勾消了、

如今閉着門星事不管，他是依不得的，你不快走，還有甚麼妙法，鴻漸說，我再是不走的了，死就死罷，甚麼相干、

我原就安排着自己投縣，爲個人怎麼光，教老婆出官，我听的那一回，渾身是漢，你仔管領着小保仔過，我的事你休掛牽，種着幾畝薄地，料想不致餓寒，但望孩兒無病，但求娘子平安，還有方仲起體面，全些湏小事不相干，齊着我去撞，待幾年朝廷放大赦，轉回還，命裡若不好，設或是不然，既殺了人，破上充軍，絞了脖子，鑽了頂，是砍頭，娘子呀，還有甚麼大凶險、

方娘子拉着只管慟哭，鴻漸捧開提着刀，進了城，署印的縣官，是姓程，這日正坐大堂，鴻漸寫了一張，自投首的程子，當堂投遞、

跪下說，這幾年遊學去遠，大案裡牽連着全然不知，昨夜晚來到家，弄了一件奇事，寫了張投首的狀，告稟老父師，我即然殺了人，命不敢瞞，情原甘心來受死、

縣公看了呈狀說，你大案裡的事，如今已無事了，你可又殺了人，既來投首、

第十四回 按台公斷

我亦也不加刑審了、暫且收監、等候起解便了、老程退了堂、
 詩 重犯抵賞理亦應、也無煩惱也無驚、
 曰 大賢大聖身遭此、難說寬柔氣不平、

第十四回 按台公斷

花面扮衆秀才上白 哈々、老馬被按院鎖拿了、官宅裡發出銀子來、托了一個
 禮房、一個皂頭、每個秀才五兩銀子、每個百姓二兩、求大家遞狀保他一保、
 這皂頭是我拜交的、那禮房又是秦老兄拜交的、怎麼辭的、

耍孩兒 論老馬甚酷貪、又打殺范子廉、待秀才真不成體面、常々借重盟兄弟、
 待要推辭開口難、兄弟過日怎相見、何況有白銀五兩、看了看、耀眼光鮮、

這一來回喘的緊、過日只怕難見人、一個說狗脂、如今不過是銀錢世界、甚
 麼是公道良心、且歹他五兩銀子、盤費不了、給老婆子買點人事、

叫一聲俺朝哥、講廉恥做甚麼、頭巾歪榻、藍衫破、只是銀錢有寔濟、從來良心

下不的鍋，不害羞，請管不忍餓，在背後指之畫之，回過臉誰敢噉着。

一個說，見人是小事，只怕按院問他的德政，咱答應甚麼，一個說，他不准也就罷了，還問甚麼，平百姓上老馬叫咱去保他，每人給銀二兩，那衙役保正，落去五錢，點着名子叫飛跑，一個家狼眉豎眼，誰敢不來，李大哥，全在你了，你是個頭兒，他給你銀三兩，看按院老爺問話，全在你答應，李大笑說，在我不妨，他有許多該保處理。

我保他，錢糧輕，加二五大戮稱，我保他要錢，狠打脰，我保他打賊使小，我保他，捶糧大板，我保他，科派衆百姓，我保他，滿堂餓鬼下鄉來，兩眼圓睜。

衆人哈哈大笑，說你綽號，狗獃皮，不這樣說的是個忘八，李大說，請管無妨，我保官曾保過幾次，不准也就罷了，那不是衆位相公們來了，咱也不可不商議他商議，相見介，秦相公每次保官，是咱兩個爲頭，咱也該會同會同，看官府問話，是該怎麼答應，秦秀才說，你甚麼不知道呢。

咱兩個久相交，保官保了好幾遭，你還甚麼不知道，官府若是不肯准，除罪只

把項來遙把狀只望當堂料，嘴一挾大板亂砍，一群人撒腿開交、

這是咱做過的，若是他准了，老馬就不能留任了，再來的知縣，也拿着當人，他不准也教那後來的知道，咱中用上堂也給個體面，呀這不是察院，吹打了三通了，各人伺候罷，他若問，只就這狀上說，便了，（並下）按院上唱

桂枝香 官職定就，代天巡狩，拿問那赃官貪吏，要說逃怎麼能勾，時到了難留，

奉聖旨先斬後奏，三聲炮响，獻上人頭，自家作來自家受，我是天差不自由，

我乃北直按院是也，今日該審馬知縣那一案，看收了外邊狀詞，監裡提出馬知縣，並一千衛役听審，衆答應是，（甲）秀才百姓上執着保狀跪倒，接着的拿去，遞與按院說，下邊有芦龍的秀才百姓，保那馬知縣，按院接過狀去，看了一徧，叫那秀才上來，衛役叫秀才上來，衆秀才跑上堂跑下，按院說這呈子上說馬知縣清廉可是真麼，（甲）人說真，按院冷笑了一聲，說想是您這些秀才，是馬知縣僱來的了、

貪酷知縣真赃寔犯，你說他本分清廉，又說他爲人良善，這個不然，火耗重人

人瞞怨、胡敲亂打滿堂是官、你若不是通官府、必定使了他几吊錢、

您不是、每日串通衙門、打詐百姓、必定是僱覓了來的、衆秀才戰競々的說、大宗師老爺、生員並不會使他一個錢、按院說、看您嘴臉、就是一夥小人給我鎖了一邊行文去學、院裡除名、一邊動刑問罪、

看他面貌、早已知道想是您衙門純熟、想是上司常告、看嘴面臉奸刁、這人沾辱學校、呈子手本、帶袖藏腰、從今把您衣巾革、叫您下回再不消、

鎖介 衆叩頭哀告、說、寬了生員罷、這纔是頭一遭、按院說、教衆百姓上來、按院說、您這奴才們、因甚麼保那馬知縣、軍人戰戰介李大說、小的們都是些鄉民、那保正撥俺來、俺就來了、按院說、這裡頭、可有保正麼、都說無有、按院說、既無有、且先打這奴才、一邊去拿那保正、

奴才可恨、把本院胡混、並不是買賣庄農、分明是一夥光棍、想您串通衙門、在鄉中橫行無禁、迎官吏欺詐良民、既然自己來投受、把您奴才打斷筋、

李大說、大老爺不必動怒、這是這裡的土俗、從來的通套、按院問道、怎麼是

通套呢，李大說，有了歌謠兒，說是官到了任，錦屏一架，官滿了脫鞋一双，問通套何人爲首，自有那諂佞的賍腔，按院說，料想那知縣有些好處、

跌落金錢 一個知縣到任來，並不論他才不才，老爺呀，贈屏子到不的一年外，可是甚麼人開這個端呢？縣裡幾個佞奴才，奉承官府買他的乖，老爺呀，這幾年全把風俗壞，你們不從不的麼？爲頭的煩了體面來，不從又怕他胡揣歪，老爺呀，況且又怕官府怪，只得低頭去死捱，不論事體該不該，三百五日儘捕排，老爺呀，不敢說我心待不待、

揣歪——不
懷好意
心待不待
——願意不
願意

哎喲——疼
痛呼號聲
狀

按院說，諂奴才，必然你就是頭一個了，不然閣縣裡有幾十萬人，那找你做個頭兒也罷，把爲首的每人二十大板，其餘免罪，打訖，二人提上褲，哎喲着，原是自己不小心，一個按院訪的人怎麼，還敢來保他，下衆秀才又哀告，求老爺苟全功名，按院說，您們不安分讀書，不行好事，斷難饒，有兩句話，你對上，饒你，對不上一定除名，于人爲善不亦樂乎，秦秀才說，理合具呈，湏至呈者，按院大笑說，一肚子都是呈詞，還說不刁，第二個對來，那于秀才尋思

了許久，說這個虛字，最難對的，恩、有了，儒、懇恩、叩乞恩之，按院說，俱是一字不通，甚麼秀才、

狠罵一聲狗秀才，藍衫節柳頭巾歪，狗秀才，何會有個之字在，生員的詩文好，就是不通雜作不通者也矣，焉哉，都是五等六等齋，狗秀才，怎麼叫，你把方巾帶，生員只考了三個四等，並不會考五等，你把文章丟放開，只知向衙門日、來，狗秀才，攢錦屏，必有奉申拜，牛秀才說攢錦屏子，每遭都是他，我只攢了三次，憑着奸刁，詐錢財，小事輕、告上台，狗秀才，砍頓板，趕出大門外、

也罷，每人砍二十大板，打出去，叫他起來，以便好砍，每人砍了二十，頭巾吊了，藍衫皆破，摸了腕，又摸腰，說好他娘，他娘，這腕還可以裝着，這衣服裂碎了，怎麼見人，幸而剩下了一兩銀子，只得做身衣服，好見親朋，下按院提那馬知縣，一班衙役上來跪下，按院說馬知縣，你做的好官、

且不合你論短長，你有十萬枉法贓，況且是庫裡又欠三萬賬，加二加三收大糧，拿短少的票子几千張，怎麼說，讀書人盡把良心喪，官司全不論青黃，不給

你錢、使大板抗、現如今、告打死、到有百張狀、要錢百計、又千方、全不尋到法場、好叫那、天下的官兒、看你的樣、

老馬說、還是老大人聽錯了、犯官並無有貪酷的事、按院大怒說、胡說、叫那干證上來、甲鄉老上說小的們都是人命干證、按院說、您都是怎麼打死來、一個老頭哭着說、別人還好、就是小的更苦、年時那天大旱、遞了旱災、有了赦糧風信、馬老爺恐怕赦了糧、一發狠打、七月裡要十分數全完、人家吃的還沒有、怎麼完糧、不出一月打死了一百多人、小的七十了、只有一個兒子、三十板絕氣而亡、苦哉呀苦哉、

越發狠一
更加重的
形容要孩兒、儉了年都忍飢、糧貪貴不能糴、就待完糧也無法治、誰想打的越發狠、完了七分還不依、三十板登時絕了氣、七八十無人奉養、可憐這冤枉誰知、又一個陳正說、小的父親被馮小二打死、小的告着他、他着戶房送進去了、六百銀子、便問的全然無事、小的哥、去上司去告狀、在路上撞着那皂頭、被他拴回來、着馬老爺、四十板打死了、

皂頭一衙
役爲首的
名稱
快頭、應
捕頭一都
是衙役爲
首的名稱

那馮家打殺人，他使上六百銀，官府問的不成問，那日當堂齎對理，原告頂嘴，官就噴，滿心冤屈無頭奔，我哥，上司告狀，拿回來剪草除根。

按院說那皂頭，又無批票，怎麼就敢拿人，陳正說老爺不知堂上有坐着的，知縣堂下有站着的，知縣還有走着的，知縣就是走着的，知縣誰敢違他，按院問，站着知縣是甚麼名字，陳正說那是馬老爺的戶房，孟連城，馬老爺說，那是他的左輔，刑房，許進忠，是他的右弼，民間叫他二大天王，四班裡衙役，馬老爺都照着西遊記裡起了名子，那皂頭王玉芝，是精細鬼，快頭李合宇，是伶俐虫，應捕頭有四個，一個是王鑽天，一個是急如火，一個是何大虫，一個是快如風，民間叫他四大金剛，有他處鄉紳也害怕。

精細鬼，伶俐虫，他能把線索通，他趣說話極中用，一個捕頭急如火，一個捕頭快如風，人都把銀錢送，若有人得罪應捕，合得罪知縣相同。

按院說那皂頭上來，說你就是精細鬼麼，皂頭說是馬老爺的玩話，按院說，足見馬知縣愛你，你怎麼沒有票子，竟自敢拿人呢，皂頭說有票子，陳正說

第十四回 按台公斷

你有甚麼票子，你是上府裡下文書，適然遇着，按院說拿央棍來，你行，事任便宜，拿犯人不用批，知縣忙你就把他替，帶到堂上四十板，料簽就打不許遲，打死想是由尊意，這一樣橫行無禁，那別事不問可知。

按院說，奴才們听着，秋後處決，又有一個秀才說，生員是王崗，因着二十個人，進了宅子，把我的父親燎死，哭介。按院說，你怎麼不報告呢？秀才說，怎麼無報，大老爺叫刑房合應捕來，都听着，生員告訴有一字慌言，叫他當面盾證。按院說，叫一千人犯都上來。

馬知縣大發威，把公案捶又捶，像生員犯了迷天罪，刑房噉了兩三句，他纔歡喜把頭回，便說王崗你暫且退，我遂後就差應捕，出票子，給你拿賊。

按院說，這就是了，秀才說，誰想不是好意哩，差了兩個應捕頭，領着二十個小應捕，到了生員家去，要盤費，每人要三十兩銀子，我說沒有，他又不去，歌着的賭博的餓了，便要酒飯吃，在靈棹上化拳吃酒，又哭可憐，那一時生員受不過，遂即遞了呈子，說我情愿不拿賊了，馬知縣大怒道，怎麼依的

弄一要

覓漢一農
家僱的工
人

捱一受
拶子一
種刑俱

你呢、

馬知縣大不然，賊殺人事關天，我就不擔這條擔，這個事情還不了，又我法兒治生員，賊情要作姦情斷，要辱沒生員門第，做拿法好弄銀錢、

按院說這又奇了，怎麼又當的姦情，秀才說他拿了生員兩個家人媳婦子去，合兩覓漢去，到了城裡押了一宿，那一個婦人，纔二十多歲，那王鑽天就待合他奸宿，那婦人又不從他，便說你依了，我教兩句話給你，明日省的捱拶子，按院說這樣可惡，王鑽天說小人何曾來，就是拿人要盤費，都是馬老爺分付的，于小的何干，秀才說那婦人啣叫，合店裡都起來問，誰沒見哩，按院說見了官，怎麼樣來呢、

官府說你寔言，我看着明是姦，如何當的賊情斷，奴婢都說沒有的事，打的打來，攛的攛，死了人合家遭塗炭，現如今冤枉難訴，見老爺如見青天、

那刑房着我送六百銀子，給馬知縣，這賊可以免拿，生員的父親，因着無錢給賊，纔喪了性命，那的六百銀子給他，按院說，馬知縣你做的好官，這些奴

第十四回 按台公斷

才們都是該死的、每人四十板一夾棍、收監等秋後處決、

那衙役你望着親、那百姓也是你的民、爲衙役到把民殺盡、一堂共有十知縣下鄉如同虎一群、黎民塗炭不堪問、這一樣官府衙役、都是些砍頭充軍、

按院說、一件真、件之真、不必再問了、又有一個瘡疤、在堂下邊叫喚、按院說、叫上來、那瘡疤指之畫之、哭之啼之、從袖裡抽出一個帖來、按院說、接來看、了說、你媳婦子被房搶去了、點了點頭、你媳婦合房有奸麼、瘡疤擺手、問無有麼、點之頭、哇之了兩三聲、把手比量着、舒了八個指頭、問是做甚麼、把一隻手拉着自己胳膊、問是拉你老婆麼、又比量有三尺高、作一個望上掀的形狀、問是馬駝去了麼、又點之頭、又指着自己的眼、比着淌淚的光景、問你老婆去時、哭來麼、又點之頭、不覺自己大哭、按院說、你不該告他麼、瘡子指着馬知縣、使手自己打脛、又腿下褲來、着按院驗、那瘡疤、按院說、馬知縣真是個禽獸、做的好官、戶房說、原是他八兩銀子、賣給小的、瘡子從腰裡掏出一包銀子、來問是給你的麼、點之頭、問是多少、搖了搖手、問不知道麼、點之

頭、按院看了看、那銀子有二兩、其餘盡是雜銅、按院大怒、丟了八枝簽、打了四十板、又分付夾起來、又亞了二百杠子、吩咐瘧子、你去罷、我着他把老婆還送給你、瘧子又閉着眼、作死樣、問你老婆死了麼、點、頭、按院說容易、就着他老婆給你、下去罷、瘧子叩頭、下

賊奴才、忒也差、挑樸差傾人家、怎麼把老婆霸、知縣真、合你厚、不噴你還打他、怎麼你老婆把他嫁、這乃是一還一報、狗奴才、還說甚麼、

且都定扭送監、等秋後處決、馬知縣哭告說、犯官如今懊悔、不盡都是听錯了、衙役的話、望大老爺留一線生路、按院說、從頭裡無听着、說麼你、但有一分人氣、本院也不肯叫你死了、

你是個知縣官、翻遵地揭過天、被你屠沒芦龍縣、任拘誰人作下惡、到頭都是你承擔、心腹人擁撮你頭兒斷、還愁你秋後處決、難脫那劍樹刀山、

今日不刑罰你就是便宜你了、叫禁子好生着、看守馬知縣、下老馬哭下來說、咳、我只說、天下就沒有大的芦龍知縣的、誰想到了這等、

第十五回 潑婦罵門

想當初行出來，那管他該不該，天下官只有那芦龍大，衙役說我官聲好，找法給我弄錢財，話兒都是極相愛，每日叫耳根舒梭，到不想脖項成災。

大哭說，不知几時霜降，禁子說還待一月多，又哭說不知買口快刀得多少，錢禁子說馬老爺不必憂慮，請管比別人，少使二兩銀子，哭下。

詩 衙役甜言勿信之，傳與天下縣官知。

曰 聽來甘美心中樂，頭項眼看日月離。

第十五回 潑婦罵門

李鴨子媽紮腰拿刀板上云：我生平有點本領，崙一會吵巷罵街，若有偷我的物件，罵的他送將出來，我那兒着張鴻漸殺了，官家把他解去，誰想那解子，兩個王八羔子，把他賣放了，一個回信無人傳，官家知道兩個月了，一年有餘，俺纔知道，我斷不肯饒他。

倒板漿 犯人解子一齊顛，一個信無人傳，官家知道兩個月，鄉裡知道勾一年。

一年，都亂傳張家凶犯又回還，

人都說張鴻漸來了家，我每日把他門前走，雖是待要罵他幾句，幹的甚事，今日去登門，罵他一個痛快，也叫他合家不安穩，我就他門前也塊石頭上，剝打起來，方氏呀你可聽着，

罵只罵你不害羞，坐監坐了兩三秋，作惡的心腸還不改，把俺兒來割了頭，
成了仇，定要罵的你汗珠流，

罵只罵你稱英豪，既要殺人不要逃，買馬的汗子那裡去，好似做賊脫了牢，
窩藏着，定要罵的你超了貓，

罵只罵你主意差，把個強人藏在家，你漫有兒望生長，弄的我無兒嘴咕荅，
休要誇，把頭伸上咱一處砸，

罵只罵你不成才，俺那兒也曾收着你紅綉鞋，忽然見您漢子到，對着汗子賣
你那乖，休要歪，定要罵的你出頭來，

罵只罵你太欺心，俺那兒也曾合你親，今日雖然變了臉，生個兒來是我的孫，

々々、莫心昏、我叫你從今難見人、

罵只罵你太無情、把我嬌兒超了生、今日雖然罵几句、我那兒子活不成、々々、把氣爭、也叫你難听又難听、

罵只罵你太不賢、依着您哥、是個官、任拘你勢力、怎麼大破上一死不怕天、
々々、噯相干、罵到你明年又明年、

方娘子上 了環報到、李鴨子媽、在門口裡罵哩、娘子說、他從來沒賴閉了門、不要理他、張春上 我乃張春是也、我叔弟張遠殺了李鴨子、他本人又不在家、鴨子的媽只顧罵起來了、好氣人也、待我上前勸他几句、到了跟前說、我罵不罵的、該他甚事、撐甚麼棍呢、張春大怒、批臉帶腮、只一捶打了個倒栽葱、老李婆子、欵在地下說、張春殺了人哩、張春就着蹠了頓脚、抹起一塊石頭來、好打一行、打着照樣的數量、

打也打你不害羞、庄東頭罵到庄西頭、雜毛科子休弄鬼、還要把你乜筋來抽、
々々、我報仇、打的你屁滾又尿流、

老婆子罵道、賊科子生的、可殺了人了、

打也打你逞英豪、人不打你是嫌你遭、罵了半日無人理、你就撐々的乍了毛、
々々、我就掏、定要打的你起了猫、

打也打你主意差、平白裡罵人爲甚麼、渾身上下扯個淨、拾起腿來擰一個花、
々々、歸不的家、還要打的你高脚子爬、

又罵道、忘八羔子、你可打殺我了、

打也打你不成才、一把賊毛半片鞋、你只說你罵手好、我這打手也不噴、
只顧揣打的你不敢出頭來、

老婆子說、我着你打就是了、

打也打你沒良心、劈着腿生出雜毛根、生兒的所在還得自家裂、腆着狗臉還
罵人、々々、莫心昏、定要打的你安不住身、

老婆子說、我合你有仇麼、

打也打你太欺心、欺負俺家沒有人、若不看着鄰里面、還該鏟了你、雙腕門、

殺你那孫給你個斷根又斷根、

老婆說張大哥你也該打勾了、

打也打你太不賢、打你也用不着做高官、那裡值當的方仲起、我就合你纏一纏、儘着揸、打到你明年又明年、

老婆子說、好俺張大叔、你饒了我罷、我跪着你、旁人說不好呀、他忒打的不堪、再弄出人命來了、咱勸他勸的、衆人上前纔拉開了、老婆漏着腿、光着脚、一癩一搔的去了、張春還指着罵道、

看着鄰里說人情、放了這科子逃了生、不然還要着寔打、我着打的疼來罵的疼、就上城、有的是我張大清、

他漢子必然去告狀、我就先進城、下方娘子上大哥打的母鴨子極痛快、我想他漢子必然告狀、待我親自去合他二舅說、下差人上說、李旺擊了鼓、說他老婆叫張春待中打殺、老爺抽了一枝簽、叫我去拿張春、不免速走、張春迎着差人說、妙、來的正好、李旺擊了鼓了、張春咱就去見老爺、下知縣

惡嗑！
凶猛貌

平鋪塌！
是無有甚
廢事的樣
子

上差人報到張春來了，張春上去說，老爺听稟，

黃鶯兒 張達不在家，生合死不知他，李旺老婆持刀罵，罵一回張家，罵一回方家，合床鄰里看不下，老爺呀，我一時憤恨打了他兩耳把、

官府叫李旺上來，你婆子持刀登門唱罵，便極可恨，罵張家尤可，罵方家怎麼，你老婆自己惹事，還敢來擊鼓，該打頓好板，看你老婆捱打，暫且饒怒去罷、並下

老婆惡嗑，日登門罵鄰家，母大虫，到處人怕，他雖然叫達，俺只是狠砸，料想從今不敢乍，到官衙任憑擊鼓，一個平鋪塌、

詩 打人惹禍到官衙，天幸好官見不差，
曰 若是此回捱幾板，歸家不好見鄰家、

第十六回 閨中教子

方娘子上 保兒纔十四歲，就僥倖進了學，因着束脩難湊，就叫他自己讀書、

只怕他未必用心，也是有的。

耍孩兒 止種着百畝田，湊書脩難上難，進了學就教他自家念，還是一個玩孩子，只怕讀的未必專，我又不能常長看，本不該離了師付，千萬的只是無錢。

趁一稱 瞧一瞧 我到他的房中看，書本兒掀在棹上，念書的那裡去了，想是出恭去了，或者不久便來，我且坐下等他便了。

畜生一不 是好孩子 坐書房暗徘徊，出了恭，便回來，坐許久，教人心中怪，學生又無別的事，如何許久不見來，他料我不能出大門外，想畜生閑遊放蕩，必然是玩耍當街。

待俺門前瞧上一瞧，呀，大東頭踢毬子，不是他麼，好畜生，這怎麼是人，我回家着人叫他來，自有道理，叫小春子去叫您哥來的。

哄一欺 辦糧米治柴薪，終日裡忙煞人，讀書的全然不會問，只說他常在書房裡，誰想他每日哄娘親，一回想來一回恨，我找下荆條竹杖，等他來，自有處分。

小相公來到說，娘叫兒有何分付，娘子拿着條子說道，畜生還不跪下，你不

念書、那裡去來、小相公跪下說、我念書念疲了、偶然去走了、娘子說、好畜生、我等了你許久不來、怎麼是偶然、給我淌下、小相公說、娘兒不敢了、娘子說、你還不淌下麼、小相公纔淌下了、

皂羅袍 一恨你生來忤逆、你老子十載別離、生死存亡未可知、只知街上閒遊戲、逍遙自在、全不悲悽、罵聲狗子枉長十三四、

打介 小相公告饒、我再不敢了、

二恨你不听娘教、我爲你晝夜苦熬、你到自在的痒難撓、吃飯也等娘親叫、長街、打瓦、踢毬、罰毛、罵聲狗子怎麼成材料、

三恨你心兒全放、貪玩耍懶進書房、離了師付無蜂王、上山爬嶺濟着你跡、之乎丟去者也全忘、罵聲狗子、我合你筭一賬、

又打介 小相公說、娘兒再不敢了、

四恨你不通人性、將書本丟半空、說着只當耳旁風、每日長把鬼兒弄、身材凜冽、一字不通、罵聲狗子、要你成何用、

五恨你行止不顧，全不想做個丈夫，古人十二耀皇都，他也不過是人來做，你今十四志氣全無，罵聲狗子待成個甚麼物、

小相公爬起來跪着說，娘消々氣罷，委寔孩兒的不是，兒再不敢了，娘子放下條子說，我因着你身量不小，又進了學，您媳婦子大你兩歲，我看下日子要給你娶親，你這個行徑，全不像個漢子，可怎麼樣呢、

一勤你溫柔雅致，見了人拱手作揖，輕薄話兒口不習，出門休要惹閑氣，人々說好娘心歡喜，這等如此，纔遂人心意、

小相公說娘說的是、

二勤你風雲在念，要平步直上青天，讀書思量中狀元，不好還是工夫欠，前擁後呼坐轎爲官，那樣崢嶸，不過是秀才變、

三勤你尊娘閨範，將書本細々鑽研，休把玩耍放心間，一心端把文章念，一篇做出層々密圈，若能如此，何愁不到金鑾殿、

四勤你休學浮蕩，馬兒好不在鞍粧，肚中沒有好文章，三四等，上不的秀才賬、

短袍窄袖件件在行，街頭搖擺，成不的人模樣。

五勤你父親在念，千里外何日回還，你能發憤做高官，就是仇家也不敢怨，福來禍解，父子團圓，若能如此，纔是個男子漢。

小相公說，爲兒知道了，娘說的極是，娘子謊你起去，把書去拿來，在我房中，我一邊刺繡，你一邊念書，答應是。

你覺小兒僥倖進了學，似做朝廷，東西儘你放風箏，哄着娘親由你的性，家有丈夫把兒教成，誰說無達，就該把書本子擱。

不一時取了書來，娘子說，我在東間裡刺繡，你在西間裡讀書。

既讀書登科有分，您二舅方纔是人，絕頂文章志不伸，方纔怨的時合運，書本擱起，謊我命貧，這個心腸，天生的不長進。

小相公拂了棹子，高聲朗誦。

俺這裡手拿針線，尋思起雨淚潛，嬌兒一個最孤單，未曾打他手先戰，打他一下心似刀斃，要他成人，須索把臉來變。

娘子放下針線，問保兒你念了幾遍了，我繡線插了三條，天色已晚，這光陰好快，你自己點起燈來罷。

要孩兒看日月似箭離絃，一霎時昏慘慘，光陰難把千金換，若是少小不努力，老來無成，寔可憐，雖懊悔難把千金換，休說我年幾幼小回，頭又是一年，小相公坐下又念，娘子說，我聽了幾更了，呀，已交二更了，看保兒乏了，頓上一壺茶，拿一碗棋子送去，給小相公吃了又念。

樵樓鼓已三敲，看斜月上樹，稍銀燈還把花線照，他念書時我刺繡，繡線重添十五條，梅樹已插的枝頭開，細听他書聲嘹亮，不覺的怨恨全消。

我兒你聽，幾鼓了，保兒說三鼓了，娘子說不念罷，這裡一壺熱酒，你拿了去吃了好睡。

詩 刻々讀書莫暫停，光陰疾似水流行，
曰 夜々念到三更半，如此三年望有成。

第十七回 鈍刀斬佞

軍門鎖並解子上我北直軍門、卜爲人是也、曾八拾八撮、前護後擁、忽被按院王成爲芦龍一案參了、我三十二款、部擬了斬罪、虧俺用了白銀拾萬、纔了一個充軍、不妨々々、自然還有回來之日、

耍孩兒 俺也曾坐八拾、俺也曾上金塔、俺也曾王法遂心賣、至到而今失了勢、治人的法兒翻過來、帶上鎖也着解子解、休要忙自有道理、待半年另有安排、長嘆了一聲、哎、罷了、罷了、想當初湊十萬銀子、送與嚴閣老、買他个孫子做々、那時他要二十萬纔肯收留、我當彼時、割捨不的、連那十萬省下、早知有今日之禍、悔不當初、

雖一皮隔一皮、做孫子不如兒、到底仗依爺々的勢、就是孫子忒也貴、十萬白銀遠不依、合該還受王城氣、若有爺々作主、誰大膽敢把我欺、

解子說、老爺把馬走動着些、揚鞭下

第十七回 鈍刀斬倭

衆秀才上 這二年虧了大王、給咱的銀子在此開了座酒店、到豐衣足食、都是大王的恩惠、昨日听的說老馬殺了、饒咱無罪千萬之喜、咱不日歸家、趁今日叫人抬着兩罈好酒、宰兩隻豬羊、大家到山上辭別、辭別、也好、都謊極是、

俺抬着酒兩罈、豬一口、羊一牽、大家會、大王面、一般天爺睜開眼、千里軍人指日還、可喜殺了馬知縣、上山去從頭告訴、大王爺必然喜歡、

大王上詩 一棚長箭百斤刀、片、血星染戰袍、賊子奸巨殺不盡、胸中憤氣上九霄、這兩日閑暇無事把大刀拿來、待俺演武一回便了、

黃鶯兒作舞介 大刀濶似門、舞瑞雪亂紛、清閒一日渾身悶、那朝廷太尊、那官兒太昏、忠肝義膽何人信、跳起身、槍刀直入、一騎定乾坤、

衆秀才上抬豬羊酒白來此 一是山上、叫巡山小校報與大王知到、秀才們來問候、小卒進去稟道、衆秀才來見大王、說快請、衆人進來作了揖、說俺們備了豬羊酒來、與大王犒賞三軍、

告稟大王前，到營中來，問安，無甚麼攜着來相見，這禮物不堪，這市酒薄酸，賞三軍也不勾一頓飯，羞難言，物薄情厚，萬望着莫棄嫌。

大王說，屢次厚費，怎麼又送大禮，衆人說今日來辭大王。

恩重如山高，母生長，父勤勞，今生難把大恩報，虧天地昭々，把貪官斬梟，充軍免罪，有恩詔，趁今朝，見大王一面，一別路途遙。

大王大咲說道妙哉々々，一般也有今日了，恭喜々々，拿酒來，與列位餞行，朝廷在夢中，忽然問把眼睜，把俺刮去心頭病，篩好酒千瓶，與列位餞行，從相會真難定，請諸兄，大杯在手，飲盡莫留停。

大王大聲說，好快活々々，今日正然悶坐，就遇着列位痛飲開杯，正然飲酒，有儂來來報道，山下有个充軍官兒，像是有些財物，拿到了，听大王處分，大王說代應帶一行人到了簷下，秀才們驚說，呀這不是軍門麼，都起來說真是他，大王喝道，哎呀你來了麼。

八抬做大官，把人命賣成錢，真々該碎尸千々段，久聞名酷貪，這怒氣冲天，今

第十七回 鈍刀斬倭

朝一般也得相見，甚喜歡，此物下酒，何止兩三罇。

大王說，快給我砍了頭來，大家慶賀，有一個周秀才起來說，討給生員替兵卒用刑，大王唉道，你能殺人麼，周秀才說，那問成絞罪的就是生員的哥，大王說，既如此，拿快刀來，秀才說，不用快刀，鈍的更好，軍門叩頭說，大王爺饒命罷，大王不理，周秀才一把抓出去了。

堂上坐官衙，那刀斧任意加，恨不把你頭割下，忽見了仇家，這心痒難抓，眼睜紅，怎肯干休罷，一把抓，豈肯梟首，遷要把心剜。

一刀砍去，砍着肩膀上，軍門哎喲了兩聲，說你饒了我罷，又一刀砍去，砍着額顱蓋，那軍門還嗒哼，又橫三豎四，把個頭砍的稀爛，纔跼着肩膀，抹下頭來了。

手脚亂蹬搖，把脖頂鏟一遭，賊頭也不是利亮掉，借大王英豪，把悶氣全消，不然怎將兄仇報，面南朝，把頭放下，杯酒望空澆。

祭畢，提頭來獻，便跪下說謝大王大恩，大王拉起，哈，大唉，說妙哉，呀，妙哉。

鮮血染頭毛，不知你剝几刀，方纔砍的賊頭掉，你仇氣也消，我怒氣也消，教人不覺哈哈笑，莫辭勞，好酒篩上，每人一大禮。

大王說，把解子條一個，留一個，割去耳鼻，教他把軍門頭帶去，號令那貪官，甲秀才說，都殺了罷，留放一個，生員不敢歸家，大王說正是呢，都殺了罷，殺却老奸貪，拿頭去，到處傳，看樣子叫他心膽戰，依你說不然，看他把臉翻，倒不如從此掐了線，莫遲延，一刀兩斷，大事已全完。

大王說都砍了罷，衆人喊了一聲，一齊斬訖，大王說斟酒來，與列位餞行，衆人說，賴大王保全性命，不知何日遷見金面，大家都哭了。

耍孩兒

恩合義重如山，臨作別心痛酸，不知何日重相見，刻一個牌位傳一個

影，又用檀香雕個龕，跪下磕頭千之萬，今世裡無可報答，來輩子孫結草啣環，大王說歸家原是好事，何必下泪，衆人說，摠是因着相見無期，聽說聖上屢次有人招安大王，是因何不許，大王哈哈大笑，你們那裡曉的。

戴紗帽，穿朝衣，都是些貪東西，認上頭，便受他昂賍氣，撫院招安好几次，並不

第十八回 仙人救難

敢着朝廷知，焉知不是拖刀計，若不是張家叔夜，那梁山如何肯依。

衆人說：「大王一片忠義，神天必然加護，自然要世世王侯，生員們還得合大王相見，也是有的。」酒已醉了，請別罷。大王起來相送。

送列位返故鄉，管一路保安康，各人憤志青雲上，丈夫自有冲天志，那生死離別何足傷，一傷悲便是濃包樣，重相會固是可喜，不相會也是尋常。

濃包樣！
是形容無
有能爲的
人

衆人說：「大王請別罷。」大王說：「請了。」

詩：「要做人間大丈夫，大王朝中奸佞盡誅鋤。」

曰：「老天若肯從人願，衆人明歲相逢在帝都。」

第十八回 仙人救難

衆解子押鴻漸上白：「今日起了解了，二位公差，一路上多有借重。」

耍孩兒：披枷鎖，解出來，原是俺命裡該，如今却將何人怪，生平不曾走遠路，只是借重二公差，多賴，多賴，多賴，若到了法場一裡，破上死也無大災。

方宅家人上二爺差俺來看，張姑爺起解送盤費來，囑咐那解子小心，那不是來了麼，迎着便說，二爺差小的湊了十兩銀子，給姑爺盤費，鴻漸說，多謝你家二爺了。

雖然是他姓方，雖然是我姓張，親戚骨肉一般樣，他手裡無錢，我知道，何必又費事辦行糧，倒是盤費無妨帳，我家中求他看顧，就教人生死難忘。

到家中，多拜上您二爺，我家中寡婦孤兒，早晚借重他看顧，家人回頭說，這是二位公差麼，方二爺分付，路上好生伏侍，回來給您二位酬勞，二人笑說是，方二爺分付，敢不小心，家人下，二人回頭裂嘴說，嘖，多謝你酬勞，張春上看見鴻漸流淚，說解出來了麼，遂拿出一個包來，說這弟婦湊了二兩盤費，着我送來，鴻漸接過來，壓在腰裡，兩眼落淚。

愁頭郎，哩溜子刺，喇哩子溜，今日起身院裡投，院裡投，甚耽憂，一千一吊最難求，弟婦着急沒有法，現從頭上摘金鈎，作當頭，當銀二兩，你且收，家裡還有方仲起，方開心，腸不要愁，我的哥，咳嗽，我的黃天哥。

咱爺爺最善良，你家叔々好文章，々雖好無得中，指望你把姓名揚上玉堂，也是陰功積一場，誰想老天無有眼，教你惹禍又遭殃，我的哥々，約咳々，我的黃天哥々、

鴻漸說，大哥也不必哭了，只是我家無人，事々勞大哥看顧，張春還拉着哭，解子說，哈，合還不走開，裝甚麼親生的哩，張春擦了擦泪，慙了一眼說，誰是合的，鴻漸說，大哥你去罷，張春瞪了兩瞪，喘了口粗氣，走了兩步，說氣煞我也，不怕我兄弟路上受氣，要這性命，待怎麼，怒下張鴻漸也起了行，解子說，張相公你一回一回作登，弄把的都是俺，鴻漸說，不會請你來陪着我，受罪，您不去的不麼、

耍孩兒 您二位，忒也謔，怎麼着給你兜，你待要錢不能勾，我就犯了殺人的罪，解子不能砍我這頭，留着錢且買酒合肉，我生平不慣受氣，休瞪着你也眼睛共溜、

我這腰裡，還有二兩銀子，不就奪了去罷，解子說你發噯哩，我代不看哩麼、

這、不是走了二三里路、堪看黑了、都像今日、于几時到府裡、就得七八天、可那的這些盤費、咱且宿下、到明日還得快着走、下店主上解子問道、這邊有開坊子的麼、答應有、三人進了店、店主說二位要吃甚麼、解子說有沒有錢吃酒、鴻漸說我要吃酒、即時酒到、鴻漸斟上酒、說二位請酒、解子說相公的不中吃、敢說是俺吃了你的酒哩、鴻漸說您即不吃、我只得自飲了、解子說店主快拿飯來、店主答應道停、就到解子又嚷說、天勾一更多了、停到几時、店主又說就到、却又提了酒來、解子說你不給我飯吃了麼、店主說、就來就來、店小說、現成飯、給他喧了罷、只顧着他吵甚麼、店主搖了搖手、謊你不知情由、

他解的是張相公、好文章壓蘆龍、爲人義氣聲名重、兩個解子惡瞪着眼、並不吃他酒一盅、還不知怎麼把他弄、我因此捱遲時刻、也教他料得從容、

店主又提了酒來、說張相公你再吃一壺、這是揭開二年的陳酒、鴻漸說你怎麼知道、我姓張呢、店主說你不認的我、我却認的你、鴻漸說這酒更好、店

混帳行子
一罵人不
存好意
認帳一承
當

主說你愛吃，我只管篩來，還吃飯麼？鴻漸說吃麼？店主說先叫公差吃飽，我下邊另伺候相公的飯。解子聽了一眼說：酒不要篩了，鴻漸說我不會吃了。你的錢篩不篩的與你何干？解子沒好氣說：你只顧灌，明日不走路麼？鴻漸說不睡亦可，解子說你不睡，俺可要睡哩。鴻漸說我待吃飯，店主去後，許久不拿飯來，解子又大叫道：不速拿飯來，天將明了，店主說不妨，纔打二更哩。解子怒沖沖起來，自去要的，店主方纔另趕餅。解子說一行有飯，怎麼又趕餅，真是混帳行子。店主說：我只說你混帳行子，相公不嫌晚你慌的是甚麼？他麼？你解着來，我也着你解着來麼？解子說：俺解的人，有甚麼差遲，你可就認帳。店主說不妨，我就認帳，你殺了他，我可不管。鴻漸听的店主受氣，便說不做飯罷。店主又不依，解子說他不吃了，不必做了。店主說他就是罪人，你待斷了他的牢食麼？畢竟端了飯來，鴻漸吃了，店主收了傢伙，解子關煞門，把眼瞪起來說：張相公你弄到這半夜裡，俺睡着了看你跑了，咱還得綁

劈破玉 瞪起颯賊窟籠、大弄歪腔、他說道、張相公慣好顛鎗、今夜晚可斷然不肯輕放、兩個齊動手、把繩子丟在床、寔對你說、得罪你些罷麼、張相公、咱還許綁一綁、

把兩根腿綁成一堆、又說道、咱老爺胡突極了、分付休給他代扭、不綁起來如何行的、也把兩隻手綁了、纔說、張相公你可受用罷、俺待睡哩、張鴻漸、不覺的捱哼起來、口裡可就罵起來了、

罵狠賊、我合你何仇何怨、任你囉、我可也只是無錢、完了事、我定然剝你个稀爛、挺々的綁一夜、店主人是證見、就不能砍了你、也賊頭、忘八羔、我也剝你个兩個眼、

店主走來走去、听了兩回說咳、他不知怎麼着、張相公哩、可惜這麼一个好、人、受這樣罪、令人可怜、天己三更將盡、待俺叫門說道、您是怎麼着、張相公哩、解子說您不要來管閑事、店主說、您說有事、教我任帳、我擔不的、前邊的客都起來了、您也起來好走路、離了我這個去處、你就殺了他、與我何干、解

子說天還早哩，你閑扯甚麼淡哩。店主說，合店裡您都來看，弄死了人，可不該我事。解子咕嚕說，這個老屈養的這樣可惡罷，叫他起來，兩個這纔解了繩子，開了屋門。店主點了燈來，說衆客都行了，您也走罷。鴻漸說，綁的我這腿不能走路了，主家你可是見證了。到了司院，我若死了便罷，若還不死，這仇必報。解子說，我看你也回不來，鴻漸說，你若造化高，我就回不來。若是皇天有眼，我就回來了。

駁雜運
倒莓

耍孩兒 我雖然殺了人，却未曾壞良心，不過遇着駁雜運，有朝一日遇了赦，焉知我不返家門，無端受罪。我心不忿，到那時一還一報，你難脫災禍臨身。

解子怒說，張相公，你不要潑，你除到分文不給，還要找算人麼？

張相公，休要發，你爲人太大差，除不給錢，還發話都像你這苦荊子，俺餓死長途，值甚麼，你真肉佞還奸詐，若不肯回心轉意，到晚上，咱弄弄別法。

張鴻漸說，狗脂你弄就弄，或者你不敢殺了我，你要指望奉承你，給你錢使，萬不能的。

您兩個太欺心，作祟法不是人，一番思量一番恨，你目下雖然把我治，只怕頭上有靈神，機關休要全使盡，我勸你行好得好，休惹仇怨海深。

我如今，雖受人作踐，清夜自思而心無愧，未必不有老天睜眼的時節。

劈破玉

我今日誠然是一個凶犯，推斷起也不是必死的根原，雖然是殺了人，

我還有辯，夜深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不相干，想還有個報仇的日子，老天爺爺，還望你速速的睜開眼。

今夜既不死，想還有几日的活頭，可只是這腿重了，不能行路，等着浦了重，好再你的綁，店主說，相公就住幾天何妨，只是我可擔不的，不如僱上馱行了罷，鴻漸說無錢僱馱，店主說我一面招管，即時叫了個趕脚的來，說腳錢我管，鴻漸說，你當是我真果的無錢麼，就叫你管罷，咱就走，寧子死到別處，休要連累這賢主人，你可算這飯錢，店主說不要算，相公的酒飯我都不不要錢，鴻漸說，那有此理，除叫你受了氣，又不要錢，店主說不是這等我說不要錢，那有虛言，漸漸說多謝了，一行人就出門，店主說，二位公差怎麼不

小响一將
到正午的
時候

留下飯錢、解子說、你說不要錢、店主說我是不要張相公的錢、可伶他是個名士、受這樣苦楚、所以不問他要錢、您二位、咱又不是爺親娘故、我怎麼不要錢呢、解子說、你即要錢、我只是無錢、店主說、你就是公差、管着我甚麼、不給錢休要走、張相公可也待養腿哩、我管伏侍他、到夜間您再行事、我就給您報了、那一個說、丟打幾個錢給他置、天已小响了、只顧咯噪甚麼、纔支了飯錢走了、鴻漸一路尋思說、今夜不着好店主、就刑殺了、咳、早知道受這樣罪、我可待來家做甚麼來呢、

那一日得罪他、着寔不憤、想是他知道我今日大禍臨身、故意送我來、解他的怨恨、不過爲着一句話、舊全忘了舊日恩、叫一聲我那舜華恩人呀、你那心腸忒也狠、

呀天也、响午轉了、若到夜間再一綁、只怕可就死了、

施舜華、他合我異常的恩愛、我怎麼猛上心、定要回來、可着他賭氣子、把坑害固是他那心腸恨、也是我自家命裡該、到如今不見我那親人、舜華舜華、教我

可從那裡改、

正然愁嘆間、忽見一個婦人、騎着一個騾子、跟着個老婆子、來到跟前、揭起眼罩來說、這是二姑家、大哥呀、你爲甚麼來、鴻漸抬頭一看呀、我那舜華妹妹、你從那裡來、待望何處去、不覺的落下淚來了、

見了你、就是我親人來到、叫一聲我妹々、淚下如澆、一句話、得了真麼個狠報、明知我來家必定死、竟送我來家把命交、還望你想々、那一年、二年、三年、四年的恩情、可怎麼、就無有一點半點兒好、

舜華說、依起你來、就該票々臉過去、但只是我可不肯、天已晌午轉了、隔着我個小莊至近、就合公差到我庄上、大哥你就犯罪、也未必有錢、打點差人、我湊上几兩銀子、給你打點打點罷、

依你的情、原就該低頭竟過、但只是親戚門好處還多、小荒村不大遠、您坐上一坐、替你把官差謝一謝、再湊几兩銀子于哥々、你平日摠然有些差池、斷不肯像你、以前嘎待的我、

饅饅——是
一種麵食

解子大喜，跟着走不多時，轉過山頭，一看說齊整莊子，一片樓閣，進了莊，見舜華進門去了，他跟着進去，到了客房裡，坐不多時，就送出酒和菜來，那酒撲鼻子香，解子哈了一口說，好香々，咱當衙役，也走了些道路，何曾見這樣酒，兩個解子三口一盅，兩口一盅，說々笑々，鴻漸也不做聲，只自斟自飲，一霎又是飯到，兩個說這樣飯，咱也是撈不着吃的，一個說這饅々，我能吃十哩個，一個說我也吃七八個呀，二人吃完了，看了看，那天說日頭，晌午大轉了，還可以走三四十里，一個老婆子出來說，着人湊銀子去了，姑奶奶說，天晚了宿了罷，

家裡有几兩銀，可還不勾，我着主又糶上十石黃豆，等一等好叫他把錢去湊，張大叔盤纏是小事，要把公差酬一酬，在這裡歇上一晚，姑娘說咱家裡，有的是好酒，

正經——好
行動

兩個解子，正沒吃勾，聽說甚喜，便說奶々分付怎敢不依，可只是饒的太多了，給張相公湊盤費罷了，俺兩個沒正經，兩個回過頭來說，造化々々，想是

扁上一包
在腰的

猜枚——
種酒令
草包貨——
形容無能
爲的

要給十來兩銀子，吃他的好酒好東西，再給扁上十兩銀子，這不是個美差麼？不一時又端上圍碟來，抱出一大瓶酒來，說放在這裡，遂便好吃，兩個坐下，斟上酒，一個碟裡拿出一個菓子來說，這是甚麼？又拿起一個來說，這又是甚麼？咬之嗜之說甜，咱收拾起兩個來，到家問之是噁東西，聞之嗜之，好似獼猴一般，鴻漸暗笑，兩個說咱三人猜枚，鴻漸說，我不入令，李虎說相公不要怪，俺之兩個都是草包貨，我給張相公斟一盞，鴻漸說我自斟罷，兩個啣之叫之猜枚化拳，一霎大醉，張龍跌在椅子底下，李虎去拉他，也跌倒了，口裡還吠之喝之，三個五個，爬查起來說，咱不吃罷，張相公，咱睡罷，張龍說一張床甚大，咱三個就在一頭罷，張相公在中間裡，把咱三個的手，都拴在一處，休叫張相公，自己受苦，拴完，李虎大吐，之了一大堆，張龍呼之的大睡，灯也沒吹，忽听的門响，鴻漸一看，乃是舜華來了，指着繩索說開之，脖子上，的手上的都落下來，伸過手去，把鴻漸輕之提過來，鴻漸跟着出了大門，見一個走騾在傍邊，舜華牽過來，老婆子扶他上去，纔說受罪的官人，無良心

第十八回 仙人救難

的官人，你也上來，鴻漸也爬上去，其走如飛，忽忽的風响，不多時便說官人下去罷，這就是你發跡的去處了，鴻漸下來，舜華已不見影了，鴻漸睜開眼，觀望四面，一片昏黑，又不知這是個甚麼地方。

西調 多情送我到荒郊路，回了回頭，那俏影兒全沒，悶煞人，叫俺淚點兒流不住，看了看那星兒密々，樹色兒還烏，听了听樵樓上，更鼓響呀々，又一聲裡響呀，像是三更有餘，走了些高々下々，一片的模糊，端詳那樹木庄村從來無見，自小兒不熟，半夜裡叫俺，恓々惶々那裡去。

俺只得坐在地下，定醒一回便了。

想你那模樣兒俊，感念我那好心的人，不着你，我披枷帶鎖何時盡，但只是你既疼我，就該給我一個安身，可怎麼半路丟下，全沒有一絲的情，半點的恩，連夜不睡，乏困的我難禁，又不知是那府的境界，那縣的鄉村，俺如今流落他鄉，將誰投奔。

眼望見有個庄兒，待俺走將進去，找個門樓底下，且歪倒睡々，也解々連夜

的困乏、走下且說那張龍醒來、摸了一把說呀、張相公那裡去了、把李虎踢了兩脚、說快起來、不見了犯人了、李虎睡夢裡答應說、拴在在胳膊上哩、張龍又踢了一脚、纔坐着抹眼、張相公不見了、李虎說、這麼一家人家、料想不妨、待俺去尋他尋、拾起頭來說呀、滿天星斗、那房屋都無了、說這不像是山破裡麼、爲甚麼渾身冰涼、

劈破玉 俺昨晚、只吃的稀糊爛醉、睡醒了凍的來相兩個烏龜、睜開眼却在這山破裡睡、待說是個夢、怎麼還噦了一大堆、不見了庄舖不見樓宅、那去了他哥々、也沒了他妹々、既然是會變必定也會飛、已是顛了道、沒處去追、咱若回家去吃橫虧、夾棍夾、扳子捶、咱不如也就嘸、也就嘸、也就嘸、也就嘸、嘸拿了腿、

李虎說、這仔怕是個夢、你伸過胳膊來、我咬々看疼不疼、張龍伸過來咬了咬、問疼不疼、張龍說不大疼、李虎說、不大疼、必定是夢、張龍說我也咬々你、李虎伸過來、張龍着寔一口、李虎大叫說疼々、張龍說疼、一定不是夢、既不是夢、咱不快顛、等代何時、下

張鴻漸上 一場好睡這門下雖不快活，比那綁着的時節自在的緊，這天將近飯時，遂人問道：「這是個甚麼地方？」那人說是太原府地，又問那裡有賣飯的，旁人說這鄉下無有，城裡鎮店上到俱有，離此四十里。鴻漸說餓的緊，這可怎麼處呢？正愁躊問，忽然從裡邊出來一位老者，拄着拄杖，便問客人是那一方來的。鴻漸說道：「去此甚遠。」

西調 鴻漸說：「老人家放下拄杖坐下，听我說家鄉。俺姓宮，字子遷，也有個小名望。家住在大明府張家庄，從十四歲進學，考了兩遭批首，下了兩回大場，寔指一舉成名名，誰想時運不濟，看不起那文章，到貴府板了板汾濱的正堂，不想路上被盜弄了個精光，俺這肚兒飢餓，脚兒乏困，正愁難把府城上。」

鴻漸問貴姓，老者說：「賤姓徐，賤字北崗。這個庄叫牛夢裡，一庄並無別姓，小弟最重斯文，我見尊兄儀表非俗，就知是個名士，請進裡邊坐，有兩三個小兒都在學中，今日合幾個朋友會課，求指點一二，進去作了揖，一霎酒飯具到，北崗說這天還早，他們又不能奉陪，先生先用過飯，請到書房就着題目，

做一篇成文，領々尊教，鴻漸說晚生荒疏的久了，只怕見笑大方，既蒙分付，敢不從命，飯已飽了，就到貴齋，遂到了書房，都來作了揖，問了姓名，各人就位，北崗說衆人已過一篇了，先生只一篇罷，鴻漸說濟着晚生做罷，按下下筆硯，下手就寫，直了直腰，說俺也完了一篇，出去看了看天，有甚麼時候，呀，將近午時，說可以完場，回來坐下，不多一時，端上課飯來，不離坐位，每人用了一碗，鴻漸說二篇未完，已吃午飯了，一行吃着，一行吟哦，吃了下筆，又寫說好了，俺也完了二塊了，不免膽真便了，寫了不多時，衆人下了坐，互相問候，你完了麼，答應完了，還有兩個未完的，衆人說咱不要混，他客還未完，就煩二位陪々罷，鴻漸說，小弟也草率完篇，都說呀，怎麼這樣快，亂來爭着看他那文章，說好的緊々，又吟哦，又稱讚，方纔看完員外也來了，都說先生的佳，作，妙不可言，俺都該拜爲師範，員外大喜，說可敬可敬。

看年紀不過二十以上，看人物是金馬玉堂，文字我可不知怎麼樣，飯後纔做，還早，完場，看一看篇々，俱妙，這豈是尋常，那邊備着一杯薄酒，敝々家鄉，也

第十八回 仙人救難

叫您認_レ面貌、說_レ那文章、從今後教誨小兒、單把先生望、

請到那邊備下小酌、大家敘談_レ、纔好請、

詩 徐絕世才名遍九垓、張相逢一見笑顏開、

曰 衆若非前世歡緣定、千里如何招得來、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卷之二

淄川蒲留仙編著

同邑後學 路大荒註解

第十九回 再會重逃

方娘子上白保兒纔十五歲，一來因他成了身量，二來他媳婦大他兩歲，三來我又沒人做伴，就給他完了婚兒，媳孟娟，到極安雅，日與我下棋，頗能解悶懷。

要孩兒 新媳婦孟娟，又老成又極賢，真能遂我心中愿，悶來合他下棋子，一日下到二十盤，胸中愁悶也消散，小保兒雖然伶俐，十四五中舉還難。

依他二舅說，保兒這半年，文章大進，該合他觀場，我想盤費甚難，何必何必。

說叫他進大場，一來是沒文章，二來盤費湊不上，俺又不敢有妄想，又不指望

瞎胡踈一
做事無一
定主張的
意思

說同鄉何必費錢瞎胡踈，且叫他讀書會課，待三年咱再商量。

娟兒笑上。方娘子問道：您說的甚麼，娟兒說他待去進大場，我來合娘說，一句話告娘親天下事認不真，他進學何曾彀他進，不彀進，他就做秀才，不彀中，焉知不做舉人，只在當下時合運，若或是盤費不足，我還有幾兩白銀。

方娘子說：你忒也望妄想，教他去學，規矩還置了，怎麼說到中舉也罷，去請哥來，丫環答應去了，公子來到，娘子說：我不叫你去進場，你怎麼求了情來，我且問你，你能完的七篇了麼，公子答應能，娘子笑說：看娟兒面上，着他去糶幾吊錢的罷。

諄諄的把情央，只要去進大場，心裡不知待怎麼樣，你到下處把書念，只要用心做文章，莫在那裡瞎胡踈，若是你三場不帖，十六七速還家鄉。

到那裡，合你老師同寓，不要游蕩，公子答應是。同下張鴻漸上白：俺在徐員外家，不覺又是四年有餘，十四年夫婦到別了十年，十四年的父子並不識面，今辭別東主，往家一看，官司未必妥當，無耐心理思家，晝夜不能安寢，爲此

回家一探、

西調到春來魂不在、一處々、榆錢亂開、桃杏花、好似笑我在他鄉外、常想着園裡看花、我合你使着一個酒盃、你攀折花枝、翹起脚兒、褪了繡鞋、做了十四年夫妻、同床了四載、可不知你愁我的心腸、那一樣兒難捱、這也是沒行好、前世裡結下的孤單債、

夏來到寔難受、一點々、漢珠交流、一霎時、全濕的衣衫透、家裡草亭上樹影兒還稠、想心你拿着鏡兒、在那裡梳頭、這一時、往何處不熱、到那裡不是愁、那孩子離了他那懷了、走々、跼々、還得一個自由、不知你淌淚來沒呀、我到家、纔看々你那羅衫袖、

秋來纔是活受罪、西風兒颯々、落葉兒成堆、到晚來、鐵打的心腸也叫你碎、那鐵馬兒只在肝腸上、一陣一陣的催、孤鷹兒哀々、切、像是沒奈何、纔遠去、不得已纔高飛、又听的那雨兒、打的那芭蕉葉、乒呀、乒呀、點々的傷悲、我這等、不知你那裡睡不睡、

第十九回 再會重逃

冬來越把家鄉盼，門外兒北風刮的我心酸，打窗紗又飛下鵝毛片，也是我無心緒吃酒，只覺着篩來就寒，守着一炉紅火，只覺着衣單，我想你渾身柔弱，就是兩人睡覺，還往懷裡鑽，到如今那被窩裡，細細的個人兒想，也是舒不開你那金蓮，到家中問你，此時念不念、

走了五六日，來到王店，天色已晚，不免歇下，此處離家不足一百里，離家越近，心裡越難，無奈心裡越難，這一夜如何睡得着、

楚江秋 一更裡苦難言，日落怕孤單，他那裡手托香腮兒盼，拳着那金蓮，斜在牙床綉枕邊，四點也未眠，五點也未眠，未眠還合那孤灯伴、

二更裡苦難熬，明月上花稍，他那裡必定淚珠掉，听的那更鼓連敲，長夜還愁睡不着，上床也是憔悴，就枕也是憔悴，也是憔悴，還留着銀灯照、

三更裡，鼓兒催，想你淚雙垂，你那裡獨展紅綾被，此時正孤孤，恹恹，吹滅了灯兒，更難爲，反來也是悲，覆去也是悲，也是悲，必定不能睡、

四更裡，鼓聲，想在綉房中，困乏不覺枕邊空，此時合眼睡朦朦，必然合我正

相逢夢裡也是空，醒來也是空，也是空，勞你慇懃夢，

五更裡夜已殘，枕上夢初還，床頭相把行人念，此時孤々單々，臨明偏覺綉衾寒，左也是難安，右也是難安，是難安，又是難聲亂，

趙鬼子上

我呂家馬夫趙鬼子，便是李鴨子是我的女婿，被張鴻漸殺死，他逃去不知何向，昨晚灯影裡看見好像是他，只怕錯認了，到清晨再認々，張鴻漸上，隔着家進了怕人認的，不免帶上眼罩便了，

呀々油 近故園々々馬上躊躇左右難，怕撞着認識的人，眼罩兒遮了面，悶懨

々々，每朝夾馬更加鞭，家越發在眼前程々的走的漫，下

趙鬼子瞧見說，不是他是甚麼，他不認的我，我却認的他，好我俺到家回了話，就去對俺親家說，杜住門子，看他往那裡走，笑下

家近了々々，兩程路兒更難熬，上馬又加鞭，巴不能一時到，心又焦々々，百里如同萬里遙，儼然到綉房中，進門把嬌兒叫，

回頭合掌鞭的說，我是大明人，却不往大明去，永平有個姐々家，打那裡歇

第十九回 再會重逃

兩天，叫他送我去、

往大明、々、我却不上大明上永平，聽說那裡雨水多，只怕路上成也濃，到虜龍、々、有個姐、々、住鄉中，我在那裡歇幾天，叫他把我送、

自己尋思說，前邊是西樓庄，隔着十來里，有個叔伯哥張子明，在此居住，暫且到他家，黑夜裡走，也打听、打听、

上前村、々、岔下路兒去投親，十年多不在家，那大娘也該問一問，到黃昏、々、更深夜定少行人，那時候可回本庄，漫、々、的把家門進、

到門下了牲口往裡竟進，老嫗上遮見，呀你從那裡來、，便叫張超你快來，恁大兄弟來了，張超慌忙出來說道，我把大門關上，回來坐下，鴻漸問了安好，便說我寫個字，打發那驢夫回去，一霎寫完，交與那驢夫又關了門，回來坐下，纔問近來事體如何，張子明說，不是耍鴨子他媽、々、听的說你逃回家，掖着一把切菜刀，上來門子着寔罵，張春怒發、々、撕了個磬淨好勢的，砸、惹的愁家越發深，如今對人常發話、

李家如今常々察訪你、也該背着些、不一時端了飯來吃了、鴻漸說天黑了、我去罷、子明說路上小心、

送出門々、送你不敢去叫人、不知道人心復、恐怕他走了信、到家門々、三朝二日快起身、着那行子知道了、是與非難以合他論、

送出門來、鴻漸背着行李、到了家、看了看、遂說這垣牆也修起來了、好、到不似前番那破壞了、不免敲門、有覓汗出來把門開了、鴻漸往裡就走、那覓汗跟着吆喝、是誰呀、稜、掙、的、只顧跪、鴻漸又敲內門、了頭來問是誰、答應是我、方娘子听的聰音、纔出來開了門、囑付覓汗、這是您大叔休合人說、把門關々、行李遞與小丫環、手攜手進房來、好相是夢裡見、汗漣々、千辛萬苦也難言、離別了五年多、再來合他見一面、

把頭哭了一場、娘子纔問你去後怎麼樣來呢、鴻漸說一言難盡了、頭一程、々、手脚綁的直挺々、若不着好店主、必然就喪了命、往前程、々、愁到晚間又受刑、若是再綁一綁、鐵汗子也難扎掙、

娘子落淚問道，那一夜你怎麼受來後來呢、

正愁懷、々、抬頭忽見舜華來，他約我到他家，一手提在雲霄外，落平階、々、又逢着員外最憐才，教他三子拜門徒，沒有一個不相愛、

娘子笑了笑說，虧你水盡山窮，還有救星，也不該忘了那舜華，正說話間，娟、領着小丫頭，端了酒飯來，鴻漸問是誰，娘子說、

听我言、々、保兒媳婦，孟娟、因我家裡沒有人，娶了他來作伴行，是第三、比小保兒大二年，今春裡過了門，這纔有三月半、

鴻漸落淚說，兒已成了人家了，不知你怎麼着費心來，怎麼不見保兒呢、
槐花黃、々、他去京中進大場，他年時進了學，就着他去瞎胡跡，成了身量、
、他二舅說他有文章，且叫他去學規矩，不敢興心胡指望、

鴻漸放下酒盃，就哭了說，我，不想你就能着保子繼我的書香，可使碎了你的心了、

我賢妻、々、一個寡婦守孤兒，只當是還沒入學，誰想能把書香繼，淚雙垂、

教人心痛好傷悲，我年々在他鄉，可把你心使碎。

一行拭着淚，便去襖包裡取出銀子來，說這我愁您家裡過不的，又愁小保子念不起書，攢了二百銀子，捎來您好費用，娘子說不必。

還包着々々，家裡莊田雖不多，減省着吃合穿，這可也到還能過，有一着々，想想終來怎奈何，你年々在他鄉，可到幾時得安樂。

每日逃躲可也不是常法，既有這宗銀子就不動他，便在這裡頭，想出一個團圓之路來，鴻漸說怎麼說，娘子說，你听我道來。

上北京々々，就使銀錢納監生，你若能中京舉，這也可以提名姓，此一行々々，三年望你就成名，你望前做得來，可再听咱夫妻的命。

鴻漸大喜說，極是我自來糊々突々，沒想到這裡，依舊將銀子包訖，听了聽說，天已四更了，咱收拾睡置，同下趙鬼子上云，可恨張鴻漸，把俺女婿殺了，他到扯腿顛，扔崩二百八，他不認的，我我却認的他，如今杜住門，就着繩子榻，那去到當官，看他甚麼法，待俺急々走，報與李親家。

歇着案——
是有案尙
未了結

要孩兒 殺了人一溜烟、四五年不回還、至到而今歇着案、杜住門子拿着他、繩縛二背到當官、看他還有甚麼辯、報與俺親家知道、也叫他早把人傳、來此已是家門首、不免竟進、李旺迎着說、趙親家希性呀、自從令愛改嫁了、你全不上門彖、你斷了這條路了、你的主人家又遠、隔着七八十里路、你從那裡來呢、鬼子說、俺那娃子雖然嫁了、現放着一個女外甥、六七歲了、就該不是親家了、我不是也不能來、有一件極要緊的事、待對親家說知、今夜四五更天就走、來到如今、

張鴻漸解起身、半路逃無處尋、至到如今心裡恨、昨夜方纔回家來、帶几個人兒杜住門、揔然有翅也難遁、咱如今不要鬆撒、親家你快去齊人、

李旺說真果麼、休要錯認了、我合他宿在一處、第二日我看着他上了牲口、我纔走的、有甚麼不真處、李旺說我就去叫人、但只是几个族人、都不在一處、得叫那舍姪合他分路、去請親家你在此等候、同下鴻漸方娘子同上、鴻漸說、我去把角門關煞、瞞齋請過大哥來、合他會會、娘子說極是、也該道謝他

道謝，我坐監時虧他管理，莊農人家來罵，又虧他行粗，若是不着，他俺娘們家裡，就過不了。

還鄉韻

我坐長監無人問，他送牢食他還用心，咳，又看着打了庄稼，上了困，人

家來罵，誰把頭伸，他出來纔裂了一個腓光，打了他一個斷筋，俺家裡又沒有傍人，有點小事，他就給俺東走，他就給俺西奔，咳，不着他娘兒兩個，誰投奔，

叫丫環，你豎上那梯子，打牆上過去，西院裡請您大爺來，丫環答應去訖，鴻漸說還得篩上壺酒，娘子說你先去南房裡安下棹椅，張春來到相見，說大弟幾時來的家，來鴻漸說昨夜來的，我該給大哥磕頭。

我如今不成個貨，每日逃藏並無有着落，咳，多虧了家中有你還不錯，家裡事，千頭百緒，比那麻豆還多，我別無有親人止有哥，我如今現受折磨，雖然不死，也定不就還活，咳，我去了寡婦，孤兒你看着他過。

丫環拿了酒來，鴻漸斟上，張春說，那兩個鮮子，我到如今夢見殺他，你可不知怎麼受來。

頭一夜寔難受，他把我手脚綁了，丟在那床頭，咳，虧了店主來打救，若是第二夜就，一口氣也不留，低着頭兒走去，你說那心裡好愁，幸過着狐仙讓到家裡，端起他那酒甌，兩個吃的大醉，搭喇了他那賊頭，咳，他帶我到山西不消一杯茶時候、

張春說氣死我也，他後日來到家，我必然報仇、

那解子好不凶來，好不大，他看着咱屬他管，爲他所轄，咳，你看他好事的吵來，好世的罵，又把你希乎捆煞，几乎勅殺，多虧了有仁義的店家，有恩情的仙家，到如今說起，渾身酥麻，我定要剜他兩個眼睛，打他兩個門牙，咳，難道說，我受他氣，干休罷，你吃了虧，了干休罷、

張春說，保姪有指望，他若中了，我就有個扶手，他若不中，除非張龍李虎不來家便罷，他若來家，我必然不依他安生，鴻漸說大哥仇是該報，但只是想一個萬全之策，方纔妥當、

痛心的仇家極該報，有個法兒休動刀，咳，殺了人打板抵償寔不妙，我也要把

手脚兒綁緊，丟在他那驢槽止不理，憑他怎麼告饒，剩了一口油氣，纔放他開交。他若不做聲，也就罷了，若不然府裡縣裡司院裡，任憑他去那裡告。

明人有明人的法，只望老天也。睜眼就好了罷，天黑了我過去罷，你也不可多住，三五日該行了。鴻漸說：我起身只在三五日之間，大哥你給我僱個長驢，張春說容易，我過牆去了，下方娘子說：官人合大哥說的甚麼，酒吃的到不多，就說到如今。鴻漸說：俺兩人說的是報仇，這酒壺還熱，再吃一盅。娘子說：就着這盅酒，你也該想，那該說的話。

苦情惟有離別身，這不好的離別，越發難禁。咳，想思裡，又打上愁合悶，睡着人是驚省，睡不着是愁人，未知你離樣，我那衣裳沒有淚痕，就盡夜不睡，還怕有忘了的話，說之不盡的心事，多待一個更兒，也多一人面兒時辰，咳，我合你不知到何日，纔出了離別運。

張春忙忙從牆上過來，叫一聲大弟，鴻漸跪出來問道：大哥有何分咐，張春說：方纔過去听的二弟說，李家齊人來拿你，我去探听，他家裡果然有好幾

掖打上
置到身邊
囊中

個人像是還沒齊備，你就快起身罷。我叫張成來，送你，速速收拾。方娘子聽說，急急忙忙收拾行囊。

呀、油急慌忙、銀子給你添在囊，該用的嘍東西都給你掖打上，想起行裝、叫人送你過後牆到大路僱上脚，你可自家往前撞。

一霎時張成來了，張春說，你給您大叔背着行李，緊着些快走。您兩個便從後牆出去罷。叔姪去了，張春回來纔囑咐方娘子。

燈滅了、您婆媳同床待一宵，若有人爬後牆敲銅盆爲信號，盆一敲、大家過院動鎗刀，一個綁起來，給他點小作道。

我待叫過我那覓汗王五來，不一時覓汗來分咐說，王五跟我來，領到大門上便叫金三睡着了麼，金出來張春說，你合王五同睡，一個人一杆槍。

心要齊、只牆根不要離，若有人過牆來，一鎗就放他倒地。我去牆西、對你叔們哥們知，大家齊上前弄他個不精致。

張春說我去齊人，李旺領衆人說道，咱把宅後牆都要圍了，待我叫門敲門。

一回裡邊推不听的，衆人說半夜三更，又不敢爬牆，可怎麼處，趙鬼子說，拿不着人漫怕他，明々在家，怕他怎的，等我跳過牆去，捉住金三，開了門，再講兩三個撮弄上牆去，牆根一科樹，就攬着往下々，金三吆喝一聲有賊，一槍攘去，鬼子哎喲一聲，就跌在樹下，兩個綁起來，外邊說裡頭响叫，必是趙親家吃了虧，還得再着一個上去，衆人又撮上一個去，王五說又上來了一個賊，一石頭就打下來，把頭跌破了，又哎喲一聲，金三大叫有賊，大家一齊過去，亂問甚麼事，金三說獲住賊了，一個說打了一棍，一個說砍了一刀，李大見一大些人，便說休動手，俺是來拿張鴻漸的，本莊的保正，都來看着他拿人，你怎麼當的他，張春說我管叫門，

叫金三、々、裡頭不要把門關，他說他不是賊，他是要拿張鴻漸，人勾兩千、々、圍了宅子沒處顛，果您大叔來了家，到還不如把他獻，

金三開了門，張春說，保正，你卽說是拿人，你就領着去拿，李大見拴着人，發說，您怎麼拴着俺的人，張春說你休發，且去番人，

不必慌々々、半夜三更爬過牆，必定是來做賊，搵殺了也無妨，帳難變善良，借着拿人來賜光，等鴻漸真在家，可從容把他放。

一夥人到了宅門，張春叫門，丫環問待做甚麼，張春說：「你只管開門，遂把門開了。」李大先進去，李家張家鬧嚷，站了一天井，方娘屋裡問是做甚麼的，外邊答應待拿人，方娘子叫娟：「你起來，不听的答應，又叫娟，你快起來，一大些人來拿您爹。」來，李大背云呀，他婆媳同床，必然張鴻漸沒在家裡，這怎麼處，方娘子點起燈來，說李大呢，你可進來番，我這屋裡可不是輕易進來的，拿着人萬事皆休，拿不着人可休想出去，李大不敢進去，方娘子說：「是怎麼不番，就推進去了。」

休裝憨々々、怎麼叫着不進前，你安心要拿人，不番々、怎麼算，姪兒張全，扯他進來番一番，揭開那櫃合箱，都着他看一遍。

張全扭着李大進來房門，端着燈，箱裡櫃裡，瓮裡床底下，都照了一遍，李大見沒番出人來，便跪在方娘子面前，娘子說這算不的，把李家人將着前庭

後院都着他搜々、拿不着人來回我話、果然明燈火把、一齊搜尋搜完了、來報沒拿着人、方娘子纔罵道、

奴才們听々々、你合您那小畜生、不但說是沒冤仇、並不知他名合姓、天二更々々、爬牆來到我家庭、若不是太欺心怎麼、就送了命、

李大只是蹠頭說、我並不知是因甚麼、旁裡有張家兩個姪子、一邊一個打了頓爪耳、娘子說、且不必打他、

您那達、々々、听的您大叔來了家、到是詐錢還不妨、滿口裡說那欺心的話、央及他々々、話兒把人活氣蹠、就是您達那老烏龜、心頭火也按不下、

李大又蹠頭說、大嬖子饒了我罷、我寔不知道兩個人劈臉持了頓拳頭、鼻子也破了、方娘子又分咐且休打他、

您老達、々々、曾在俺家、當家客、你買了兩間屋就估着天、那做賊做發、々々、還進房中把人拿、快去我鉄錘、把他那腿生慾下、

把奴才的腿砸下來、兩個亂找鉄錘、李大磕頭說、饒了我罷、方娘子說、不相

干、我家雖未了事、還住李大了、我着不着鐵錘、就使石頭罷、暫且從寬、砸一個指頭便了、兩個往下拉、李大哀告饒了罷、不由分說、把襪子剝了、一石頭把一個大拇指頭砸爛了、李大啣叫纔分咐牽出去、兩個牽着還罵、

老匹夫、嗤眉瞪眼來欺負、該卸下、半截、也解、這心頭怒、老囚徒、僅存一個指無、雖然是他暫時疼、便宜他還走的路、

方娘子問道、那別的怎麼發放來、一個來報李家在牆外邊的都跪了、止捉住了五六個、每人打了他一百了、

把人拿、拿分頭跪了十二三、只捉住了五六名、每人打了一百下、留着他、還要拴去送官衙、那保正、也張不開口、說不出一點、

別人都打了、還有兩個中了傷的、血淋淋的、饒了他沒打、娘子說也罷、牽出李大來、張春說、保正你既說該番這番不出人來、該怎麼樣呢、你是極公道的、你可分咐分咐、保正低着头不做聲、張春說、分咐了罷、保正說該立張合狀罷了麼、張春說就是這等、拿過紙筆、保正遞於李大說、誰着你來、少不

得立合狀于他、

立合狀、々、因着黑夜去爬牆、惧罪不敢去見官、出了個字據把俺放、兩無妨、
々、蹣頭又把衆人央、煩保正作中保、再有失、上俺的帳、

張春收了合狀、纔叫人一個一個解開繩子、癢跛的出了門去、張春把合狀
遞于方娘子、方娘子說、奴才們、也沒轉了便宜去、正論間、張成也回來了、方
娘子說、你送到您大叔那裡來、來的這樣快、張成說、不遠遇的極巧、

走如風、々、一走、到日頭紅、不過走了六七十、大叔走的爬不動、路途中、
、遇着騾夫鬧哄、合他講就二兩銀、教他把俺大叔送、

大叔走乏了住下、俺吃了一壺酒、他上了牲口、我纔僱了個脚驢子、騎着來
了、方娘子說、這忒也辛苦了你了、我頓酒來、給你解乏、張成說我不吃酒了、
我待去睡去哩、

詩 織女牛郎會不長、 風波驚散兩鴛鴦、

曰 不知何日重相會、 深閉閨門獨斷腸、

第二十回 張達納監

方娘子上白官人黑夜去了好，不叫人擔憂，娟之上娘子說，您爹之如今，可不知到了山西不曾，娟之說那時走了八日，這已是十來天那有不到的，可只是如何是個了手，娘子說正是呢，娟之說這兩日也該放榜了，娘子說，放榜你待怎麼，娟之說，得中個舉人纔好。

耍孩兒 這日子好難捱，空有家不能來，來家又遭着仇人害，千思萬想沒頭哭，因此想那榜放開，這心常在雲霄外，若得那報馬走之，也可以降福消災。

娘子說，你望呀，閑着做嘎哩，這二日幸虧你合我下棋，不然便悶死了，拿棊盤來再下一盤，娘子說只顧下棊，閑干不開與咱何子，下完了，娟之輸了一百多着，便說數不得了，娘子說，每日我只贏你五七着，怎麼今遭大敗呢，娟之說，我心不在焉了。

用房官做甚麼，眼裡都有隻波縲，瞎着丁子不識貨，他說他文章也算好，前後

不少也不多，便就中了也不爲過，可怎麼人家熱鬧，教咱家冷灶清鍋，娘子說，我從頭當你是戲玩，你是寔落下的，想舉人麼，這就忒也無知了，小保兒一孩童，進場好用功，做舉人夢也不敢夢，纔秀才三兩日，那裡想到半懸空，我就知道不中用，你何必罵那主考，還是他文字不通、

娘子說，你卑說那主考太偏，不覺心裡不平、

我想來沒的巴，惟有中舉壓的棹，不由人纔把房官罵，咱家緊急用舉人，今遭不中太大差，這氣怎麼咽的下，論場中全是在命，罵主考也是曲他、

公子抹眼上，娘子說，人家中了罷，怎麼來，公子說，我不是惱沒中，是懊悔，沒得見爹的面、

咱家裡禍重，中個舉偏不中，如今要我成何用，懊悔上京瞎胡撞，倒着爺，撲個空，想來叫人心酸痛，早依着母親主意，到還得父子相逢、

娘子流下淚來，說道，我兒說的也是、

進了學，沒大通觀，場好用功，原沒有痴心望你中，讀書便是團圓路，父子指

第二十回 張 逵 納 監

日得相逢，從此下手不算空，到來科一舉登第，也還是花朵初紅，並下

張鴻漸上 好了走了數日，又到了山西，半夢裡了，待俺進莊，徐員外拄杖上

呀，遠望好像宮先生，鴻漸到了，員外說，我遠看着像是你，果然就是，怎麼來的這樣快，鴻漸嘆了一口氣說，既然相愛不敢隱瞞，小小弟是永平人，姓張名逵，字鴻漸，本非姓宮、

疊斷橋 知縣賍貪，比糧打死一生員，閣學遞了呈，告到司合院，他又使錢，問成誣告苦難言，我做了一張呈，拿了我三年半、

員外說，這邊也听的說來，渡來听的說，這一案大番了，先生怎麼還不歸家，後來偷還，一個無賴到庭前，說的話不堪學，氣的那肝腸斷，怒髮冲冠，砍下賊頭投當官，殺了一個人，成了真凶犯、

門人都說快哉，到了此時，要命怎的，員外說，這自然手扭脚鐐，解司解院，又怎麼來到這裡、

想起淚流，解出几乎把命休，虧了施仙人，設法把我救，暗落雲頭，丟

在這裡沒處報幸，遇着老仁兄待的我恩情厚，

員外說，這也不是長法，可何日是了？鴻漸說正是呢，我還有几兩銀子，安心納一個監生，忘想科京舉，圖一個出身的方法，員外說妙極極。

先生听知，此有着高妙莫猜疑，此時價却高一個二百四，就做休遲，管托親友無差池，先生有才學，何愁不登第。

鴻漸說，我的銀子還不甚足，止有一百八十九兩，員外說，全在小弟身上，你自願情着做監生罷，不必問銀子多少。

你若早言，何愁功名沒有錢，只這二年前，已到國子監，金榜上邊，知沒有宮子遷，料想此一時，赴過鹿鳴宴。

近日听的說，明年還有開科，速上監，指日就恭喜了。

第二十一回 嬌子秋捷

大、娟、上太、說娟、你看保兒，科舉至如今不歸家，別人是決科決甲的，

第二十一回 嬌子秋捷

好秀才漫在榜裡觀榜，你不過是完了場，就該歸家，在那裡做甚麼。

耍孩兒 小保兒真是歎，怎比那好秀才，遊山玩水，心中快，三遍一等好名士，完了三場得意開，臨了還落孫山外，我看他揭曉落地，嘎臉回來。

娟 說娘，你沒作个好夢麼，太 說我做甚麼好夢呢，娟 笑說，我做來俺且不說，精希奇，不知怎齋麼說，我看他已中了。

昨夜晚夢他來，坐着轎有人抬，腰中放着好金帶，昨夜又見灯花爆，今早喜雀噪，庭槐都可以望吉祥，賴中只在一時運氣，那在那飽學秀才。

太 又笑說，你想奶 做，想迷了心了，將來不可知的，但此時還是忘想，我日看着你眉清目秀，舉動端莊，到像是個奶 只是還得等 。

您二舅，看他文也流動，也清新，就是大勢還占嫩，你又端莊不輕佻，模樣像個有福人，將來奶 有身分，若還是此時就做，只怕也妄想痴心。

娟 說，娘只得如今就做呢，太 又笑說，我兒在你爲娘的，要托杖你了，做不做從你的心，你待做，我也不嗔，做將起來也沒人問，做與不做，全在你我。

可是個薄命人，今生沒有崢嶸運，全仗托我兒好命托帶，我做個太君，

報子上 開榜把名叫，報子先知道，使錢買錄條，拿着就顛道，共總二百人，張爺最年少，人家笑哈，俺也哈，除了下馬銀，賞錢二百吊，任拘多少人，俺是頭一報、

來此以是張老爺家，門上的報子太，少爺高中十四名，快拿出下馬銀來，了頭跪來說，俺大叔中了，報子要錢哩，太，說那有此事，一霎傳進報條來，太，就笑了說，可不真的中了麼，娟，這不是奶，你可做報子要錢哩，我還收拾着十二兩銀子，就給他拾兩，家人拉着報子說，你去屋裡坐，我再說報子，說你先拿出紅，並下了環來說，坐下了，還要紅哩，娟，說，我到還有兩疋紅，尺美可忒也，便宜他，太，說這奶，是容易做的麼，娟，去房裡取出來，交于了頭，傳于家人，又來說要酒吃哩，一霎那客家子媳婦，都來給太，奶，磕頭，一個說道，你去頓酒，我去做菜、

羅江怨 正獨坐在房中，忽看見報條紅，只當又是糊突夢，我那兒小，玩童，怎

第二十一回 嬌子秋捷

麼能折桂蟾宮、還疑錯把報條送、他二舅說、他也通只、怕他還得三冬、今日誰敢望他中看了、看府縣皆同、這個信却非空、不覺叫人心酸痛、

小舉人上白先給母親叩頭、方娘子說、你沒等赴宴麼、小舉人說、觀榜的那一日、纔听的李大家、一大些人進了宅子、我恐怕母親惊慌、即時就起身來了、今日僥倖、恨不能見我爹、一面、太、說、我見呀、

傷嘆的真正不差、你爹、歲、天涯、沒有老長了這麼大、我的兒還當憤發、這舉人壓不住仇家、僅能不著人家罵、你若能稗上宮花、你若能帶上烏紗、那時壓纔的仇人下、您爹、的樣發達、他自然就來歸家、我兒不用你心牽掛、

小舉人說、我要上山西去、太、說、且不必、一來沒有盤費、二來你忒也年幼、你明年會了試、會與不會、你可去看、小舉人說、爹、知道我的名字麼、太、說、我可就忘了、對他說、小舉人說、俺爹、他沒說改了甚麼名字呢、太、說、我也沒會問他、小舉人聽說就哭了、

不由人下淚、恹、這個事兒也蹉蹉、父子不知道名合字、兒的名爹又不曉、爹

的諱兒又不知，中狀元也不知誰及第，太、說我兒不必傷感，已是悔之晚矣了，我如今懊悔無及，恨當初不說的寔，這可也是沒法治，你自管直上天梯，苦會了親到山西，到了那時再商議、

老王婆子上俺大姑受多少罪，我陪他坐了二年監，听的俺方二爺中了，喜的了不的，如今自家兒中了，又不知怎麼喜哩，告了假去給他磕個頭，這人也漫俗，他坐監的時節，人都說方娘子，俊的忒也嫩，沒厚福，到了此時，人都說方太、又齊正又福相，好不可笑的緊、

劈破玉 有人說方娘子生來福大，說他模樣兒就不是貧家，一個說那本領就不在人以下，人、都講論，盡是瞎胡巴，都沒說着他教子讀書，天下我來沒有

遍、

方娘子問道，老王你從那裡來、老王說我听的小哥、中了喜的極了，敬來磕頭，方娘子說，我正沒人要叫你的，來的正好、

詩 監中替我抱嬰孩，誰想嬰孩折桂來、

曰 今日相愛總是愛、教人淚阿下盈腮、

第二十二回 凶信訛傳

小舉人上 寔指望一舉成名、誰想跟人家會試竟落孫山、我來時母親囑咐、若落第就上山西走々、那山西儉年大亂、如何去的、不免愁悶而歸、

耍孩兒 自覺着在場中七篇文、也算通、不知離就不該中、山西大亂無人走、穀價就與珍珠同、誰敢興心上牛夢、俺暫且打听消息、上山西還得從容、

出離京城、走了一程、人馬皆飢、且下馬打尖則過、二舉人上 相見拱手、小舉人問道、二位從京中來麼、一個笑說陪着人家會試的來、小舉人笑說、同病相憐、貴處那省、一個說、小弟山東、那一位山西、小舉人便問、聽說貴省大亂、年兄怎么來々、舉人說亂處是太原、合平陽、小弟來時僱了二十名標鎗、送過平原百里外、就好了、我自己就來了、小舉人說那亂處、正在太原麼、

太原北有荒庄、今落第返故鄉、只得在外閒遊蕩、小舉人又向貴處、有個徐北崗、諱

打尖——就
是少吃一
點飯食

識么，北崗就是徐員外，雖然年老身康壯，舍妹文就是他令郎，又問他家有個客姓張，可知么，那先生被戎擄去，可惜他遭難身亡、

小舉人聽說弔下汨來，舉人說，張先生是年兄甚麼親，卽對說就是家父，那拱手道，小弟失言了，敝庄隔着牛夢六七十里，因着荒亂，久不往還了，這也是個傳言，一拱而去，小舉人大哭起來、

跌落金錢 爹々遠遊在太原，他在太原三四年，爹々呀，怎麼就遭着土賊亂，待上山西去問安，听的那裡把信傳，爹々呀，合該父子不相見，爲兒僥倖做春元，一日不曾聚首歡，爹々呀，誰想終身不見面，兒命生來最可伶，三歲卽別大人前，爹々呀，如今可叫我沒的盼、

哭了許久，家人都來勸解，說這信也未必就真，天下姓帳的也甚多，那徐員外家，人家也太大，門客也不知止一人，焉知就是太爺呢，小舉人拭了泪，走了一路尋思說，這個信若是母親知道，就謊死了，便說跟隨的，我囑咐您，到家把這信全然休要提起，看太々擔心，都答應知道了，天晚了，速々加鞭，下

第二十二回 凶信訛傳

方太太上 保兒進京會試，想是榜發落第，不是就該歸家，公子進門，磕頭問安，太太說你今日宿在何處，就來到如今，答應昨夜宿了蘇鎮，離家一百六十里，因此晚了，太太說勝敗也是常事，我看你容顏甚惱，你怎麼沒上山西去，公子說那裡大亂，

亂在太原與平陽兩處，年景甚飢荒，母親呀，土賊白晝皆成棒，一半個來進會試場，都使銀錢僱標槍，母親呀，誰敢把山西上，干戈兩處鬧嚷，幾個舉人來進場，母親呀，問信也問的不妥當，暫且遲，不用忙，等他寧靜得安康，母親呀，還得敬去走一躑，

太太吩咐，拿飯來，給您大少爺吃，公子說方纔路上吃的甚飽，不吃了，太太說你即不吃，去歇息的罷，我也要睡哩，公子到了綉房，掩面落淚，娟問道，官人怎麼來，是為沒中麼，公子說不是，路上得了個凶信，

還鄉韻 路上方纔得了個信，驚煞人來，謊煞人，咳，听的說，我那淚點兒以曾盡，太原一個王舉人，他說他那裡賊成群，有個張先生，是徐員外門賓，自去年被

賊擄去，性命無存，咳，味起來，進門還怕娘親問。

這信不知真與不真，若叫母親知道，就說煞了，這不是管家媳婦在榜，想是馮玉來家也沒有不合你說的，你可萬萬休漏出一字來，就是太，那邊人你，也休合他言語，馮媳婦答應是，我知道了，囑咐了又哭。

偷來走，還害怕，我如今中了望爹，還家，咳，誰想都成了瞎打掛，我又不曾殺了誰家，害了誰家，老天爺，就處治的真麼，沒人處，淪兩眼淚，還不差，只怕母親知道，不是說煞，就是哭煞，咳，再休想合我爹，說句話。

娟在榜裡，也淪淚，遂勸道。

一個年頭八個月，從天上吊下這麼一個禍，咳，猛听的淚珠點，如花，但只是姓張的一大些，你又不曾問，名號，怎麼必然就是咱爹，我勸你不必悲切，再細，打听，方纔穩貼，咳，徐北崗，他豈肯把這信消滅。

天色將明，你歇息罷，不必哭了，那見的這話就真，若是真的，徐員外必有信來，且是朝廷重開科，明年又該會試，每哩山西待長儉年哩，那裡太平了，你

可去看之的，公子出來抬頭一看說呀，天已明了，母親每日起的最早，俺先去開個安，回來再睡不遲，分付取水來，遂梳洗完備，出離房門說天已大明，來到上房間，娘夜來可安麼，太之說，也兩眼紅之的，你哭來麼，公子說因着乏了，晚間吃了几盃酒，醉的，太之說，你晚些起來也罷了，何必這樣早，公子去了，丫頭說天將明，我去溺尿，看見大少爺屋裡還點着燈，我偷去听了听，大少爺嚶之的哭，太之說，你沒听的他哭的是甚麼，丫頭說別沒听的，就是听的少奶之勸說，天下姓張的也多，那見的必然就是咱爹之呢，太之說快去叫，你大少爺來的，答應一聲，不一時請到，太之說，你這不孝兒郎，專一欺哄娘親，怎麼中了舉來，公子說不敢欺哄母親，太之說，還敢強嘴，外邊有甚麼凶信，還不叫我，我知道，公子跪下說道，寔是爲兒不是了，路上听了一句話，不知是真，不知是假，咳對娘說，恐怕心牽掛，他說一個姓張的，被賊擄去，這信或也大差，雖不信，他却也不敢不听他，細尋思，姓張的那庄裡沒有几家，又沒有姓名，怎麼就說是自家，咳，說着娘兒的，罪愆越發大。

太々听的落下泪來說、你起來罷、可只是、這話你不對我說、是何道理、不知那世裡把孤單、欠十四年夫妻、剛聚了四年、咳、到如今四五年來見一面、還指望你上金鸞、還指望你衣錦還、誰想鋪排的那路、都成了空言、那一夜几盃酒、就是盡頭的姻緣、咳、待相逢、除非夢裡見、

娟々尊道、娘何必這樣的哭啼、千里外、那見的這信就真、咱且從容打听、等山西好了年景、便得官人自家去、太々說怎么捱這一年、

愁頭郎 哩溜子喇、哩了溜、看々來到新年頭、々々、

正月裡、千里存亡未可知、人家都把元霄鬧、俺家嘆苦愁別離、我的哥々、咳、我的黃天哥々、

二月裡、柳條青、百草萌芽向日生、百草尚有還魂日、行人何日轉回程、
三月裡、上坟塋、家々麥飯過清明、誰家寡婦坟頭哭、惟有愁人不肯听、
四月裡、日初長、大麥青々小麥黃、閉着綉戶門兒坐、不知燕子都成雙、
五月裡、端陽來、榴花如火向人開、空將艾虎門前掛、誰共菖蒲酒一盃、

六月裡見荷花，行人遠去不歸家，昔日花開合他看，今日花開不見他，七月裡是秋天，牛郎織女會河邊，人都有悲秋恨，何況天涯人未還，八月裡月正圓，過了十五少半邊，奴家就似半邊月，夜來孤影照床前，九月裡樹葉黃，人沾酒過重陽，菊花開放人何在，又見南飛雁一行，十月裡更傷懷，人祭掃苦哀，遊魂遠隔天涯外，望想南柯夢裡來，十一月夜正長，滴水成冰在異鄉，又想又愁又是恨，又逢長夜苦難當，十二月辦年忙，處行人返故鄉，但得他鄉人兒在，摠然離別也無妨。

太痛哭不止，娟拉太說，娘哭了半日了，你些須吃一點飯，太說，我甚么湯咽的下去，娟說，娘不吃飯，只得是大家餓死了，太說，您都去吃飯的罷，娟說，娘不吃，誰還吃的下去。

還鄉韻 娘是今日沒吃飯，他自夜來碗沒端，咳，娘哭的完，他淚珠兒方纔斷，那信兒不知直假，已是叫人心酸，又打上母親這等，益發叫人難堪，娘是一條腸牽掛，俺是兩條腸子愁煩，咳，還怕這不好信兒，一家人先把氣兒斷。

太說咱吃飯置，一時間端了飯來，吃了几口說，我不吃了，娟說，吃這几口兒，濟得甚事，大家一齊把碗來放下，太說您只顧吃，管我怎么，公子說娘不吃，別人還吃得下去，便不是人了，太又端起來吃了兩口，又放下，大家一齊又放下，太吃了一碗，兩個都各人吃了一碗，太說我還吃一碗，娟慌忙盛上，陪了一碗，太起來了，兩個也都起來了，自今以後，一家人歡少悲多，無限愁懷。

詩 千里行人最關情，傳來音信苦難听，
曰 強將妄語排愁悶，爭奈柔魂夢裡驚。

第二十三回 二瞽作笑

丑扮瞽人背絃子上，自家王丙是也，這也丙，那也丙，這個號兒叫的响，有口吃飯，沒腓痾尿，石心子，有漢怎麼養，一個磨軸沒處按，一把錐子沒處攢，瞎的瞎，俺會嘮，騙了三官爺，一頂巾，掙了鎮武爺，兩頂網，許着翰林家去上。

壽那一遭不掙二百賞，慣搗鬼，慣撒慌，因此人々叫瞎嘍，々々，連年運氣低，兩個婆子死的爽，叫俺盡夜不眠，心裡想，半夜以後心裡痒，咳，蒼天那蒼天，虧你叫俺瞎了眼，情吃自在飯，不去扭筋拔力，血漢暴流，這就是你老人家看顧俺，可怎麼人家娶妻生子，團圓百歲，偏我王丙尋着的，都是些短命鬼兒，這幾年弄的人，水淨鵝飛的，如何是好。

要孩兒 我王丙，寔可伶，軸子在，斷了絃，這絃不是一回斷，指望他那人來，指望他那算，指望他那吹來，指望他那彈，人々喜，纔撈着燒酒灌，僥倖得貴人擡舉，可怎麼命裡孤單、

你看這不是一運子低，這几日全無個主催，腰間全沒有一文錢，方纔從那酒店門前過，那酒貴噴香，只乾咽了，兩口唾沫而已、

我王丙命不強，破了財，守空房，這日子像個下番的樣，打了一日芦莊板，並沒個人來參俺的，張乾嘴蝦蟆不成腔，燒酒香唾沫空咽，可那裡撈錢去裝、

听说張宅物色先生，怎麼就不知道，我王丙待俺上他莊裡走走，又一個先生

打卦板上唱淌裡洋來、淌裡洋撞、馬虎好似狼、看見蹄兒是幾個、道是一根尾巴、長在屁股上、兩個礪在一處、几乎礪倒、王丙抹頭說、鞋裡加襖子、好搗那個抹頭說、王大哥你礪死我了、好疼々々、王丙說我已聆李二哥清音、你唱完了、方待問候、就被你搗了這麼一頭、虧了你也頭不是鐵的、是個鐵的、着可是莊家老兒看戲、不認的關爺、怎麼講、王丙說、那紅的就出來了李、先生笑說、哈々造化低、我這白鬍子礪着狗骨骸、莫怪々々、新女婿抹着腰、每哩、你疼我不疼哩、王丙說、李二哥你這不罵起我來了麼、李先生說、怎麼罵你、王丙說、甚麼是狗骨骸、誰是媳婦、誰是女婿、放屁麼、李先生說、你就沒罵我麼、王丙說、何曾罵你、李二說、怎麼頭是鐵的、惟有秦檜頭是鐵鑄的、王丙說罷呀、咱趣准了罷、自可取個吉利、李二說、怎麼說、王丙說、俗語說便宜了、一個大疙瘩你也便宜、我也便宜、這不是吉利么、我但問你這近來好么、李二說、好甚么、胡突過就是了、每日打痴咕嚷、半日、掙了七八十個錢、那是看的見的、虧了老婆子、到了宅裡、住了十來天、奶々給了勾吊多錢、紅布白布還

第二十三回 二瞽作笑

許着送糧食，王丙不覺弔下淚來，哭着說可憐々々，我怎麼伴呢，我王丙命運乖，死了人又買材，將錢丟了十千外，近來心裡懶學唱，舊唱忘的不在懷，不如婆子在煞有人問，現如今家家刮嘸，可那裡掙出錢來、

你有婆子掙錢，我有誰哩，且是如今世情寡薄，給人家上壽，雖是叨他些酒飯，臨起身，拿出四十個錢，賞先生，李二說，咱也該知足，纔是，你看那短工子，覓漢，血漢暴流，吃了三噸粗飯，不過掙四五十文錢，每哩咱不賒待不吃飯哩，王丙說，你還好，到處都喜欢你，你看王宅裡，從來沒有進的去的，獨有你去就賞錢賞酒飯，你是甚麼法兒，李二說，你听我道來、

王夥計听明白，休要睜，休要捶，到人家就有四樣罪，一是多嘴管閑事，一是往來說是非，到處裡人家房幃內，又搭上嫌寒道冷，遭着的不想二回、

王丙說，見教的極是，這几日，听的說張宅物色玩的，我安心去躡々，若是緣法湊巧，不須掙他二百文，咱同去走々，何如，李二說極好，那小舉人極大方，就去走々々，下

公子上嘆了一聲說天那々々得了父親的凶信也不知是真是假我想把愁藏在肚裡罷沒人處流淚何曾敢教母親知道不知是那個奴才多嘴着母親晝夜啼哭叫我疼爺不了又搭上疼娘

黃鶯兒

聞的信甚擔憂哭喁喁不自由油煎火燎真難受

疼母親淚流刀々剜都是心頭肉想這樣日了少年頭

這兩日沒法可治着人去我個會唱的來解々母親的煩惱分咐兩三日怎么不見叫來平答應着你我還還怎么不到衆人說進處沒有好的那胡突着刻々八字巴几句瞎話唱個打棗杆兒怎么伏侍下太々來公子說給我遠遠物色答應是王丙說前面張宅不遠咱把路莊板着寔打看他听不見兩個打了一陣家人出來問是那裡來的先生王丙說我是何王庄姓王這一位是李昭君家人說這模樣也平常怎么叫他昭君呢王丙說他彈的是昭君出賽遠近有名因此得了個綽號李二說他是大號王丙家人說這兩日听的說這個大號來來的極好宅裡太々不大歡喜代我個會玩的解

、煩惱您、兩個運氣極高、王丙搖頭說過日罷、俺今日有個生日、待去給人
家做、家人說你這個瞎狗啃的、養汗老婆不脫褲、人不找你、又找人、
來找你、又做勢、請走、、快去、、天下少你這黑頭哇唔哩、李二說王
大哥你就這樣、張大爺有名的盛德鄉宦、巴不能的去走、、那別處甚么要
緊、老掌家的、不必發怒、他不去我去、王丙說我是這么說、張大爺賞一百、強
的人家賞一吊、家人說不必、你別處掙的罷、我合李、暹還去、便了、王丙陪笑
說、大叔你休怪我、我是個草色貨、家人領着李二、王丙也跟着、到了宅門裡
說、你且站、我傳一聲、裡邊稟給大少爺知道、小的找了先生來了、公子說
叫他進來、問道是那裡來的、先生兩個听的問便說、給大爺叩頭、分付起來、
李二說、小的是李衆、喚名叫李周、這是何王庄王丙、公子說、您會唱么、李二
說、俺做的是嘎、就是隔着五六十里路、不會來伏侍大爺、今日偶然過來、得
見大爺全面、也是造化、公子說、我原不找你、因着太、不快活、找你們來要
散悶、唱的取笑纔好、答應是、公子說、跟我去、給太、叩頭、二人跟去、方太、

正坐、小舉人進前說有兩個先生會唱、領來給娘叩頭、二人忙跪下說、給太
 叩頭、太說、了頭拿坐來給他二人坐下、李二說、小的二人俱是村野瞎
 人、沒見天日、若是犯了忌諱、望太老爺就待、公子說、你是初來那知道忌
 諱、任你唱罷、二人彈了一套、便開卯說道、

西江月 莫笑賤厮不濟、常近貴高賢、戳打到堂前、必有喜辰壽宴、能知吉凶、貴賤、又與人解悶消閑、聖人孔子做高官、還有師冕來見、

邊關調 俺己是瞎的慣、世間的醜相有千般、出上一個看不見、不會剜攏不會
 鋤田、除吃了酒肉、還賞一百大黃邊、若教俺兩眼睜的圓、一個人也不認識、倒
 反是極難、老天爺、給双好眼、俺不換、

王丙說、忒也自誇了、我見你那本領來、公子說這道極高、王丙說大爺不知
 我說、他那故事、有一夥瞎死、在路上走路、胡迷了一骨碌、張在崖裡、虧他搬
 着一枝荆科、不會到底、又不知底下還有多深淺、啣叫救人、那救人並人並
 不見做聲、啣叫了半日了、自言自語說、合該命盡了、叫了一聲黃天、撒了手、

其寔离着溝底，不勾半尺了，纔說咳，早知道這等啣叫甚么，這個給你双好眼，你換呢，太々微笑，王丙說，我也諍一個太々听。

逐日好像在地獄裡串，雨下了臉上纔知道陰天，走的緊，照着牆角子使頭撞空，每日說天可是青呀，可是藍，面前的田地，是濕呀，是乾，怕的是秋耕了的地土，合那當道的場園，卽是醬裡蛆虫，飯裡蒼蠅，俺都不嫌，笑煞人，一輩子，夫妻沒見面、

李二說，我說一件事你听，一日閻王娘，生了，一個太子，要做太子，太子分附那判官小鬼，給我找一個會唱的來，不一時找了來，賜了坐，唱了一套麒麟送子，娘，甚是歡喜，賞了一個細絲鐲兒，便說等萬歲回宮，我囑付他給您換上一双好眼，先生跪下說，到是娘，大息，瞎斷可不情愿，娘，說奇呀，怎么不愿呢，先生跪下稟道，虧了沒眼，若有眼對着娘，還敢坐着，只這一霎裡，送在油鍋裡，燴訖好儿滾子了、

瞎着眼那貴人還給點體面，必然是因着俺瞎的可憐，不叫俺在門傍兩腿直

跔、吩咐給個坐、定々纔吹彈、那清唱立兩邊、纓頭帽細羅衫、

彈的彈唱的唱、站的久腿也酸、如我不瞎穩坐雕鞍、況且是極了也無柴可插、瞪着也無縫可鑽、罵俺也無縫可滴、打俺也無噉可剗、打俺罵俺也不怕、不過說瞎了丁子眼、

唱完了太々正吃茶、笑了笑、吩咐了頭、把這茶倒兩碗給他、每人給他麵菓子、王丙接過來說、這是甚么菓子、李二說、好香瓜子、這是龍眼、王丙說、這龍剗了眼、可不合咱是夥計了么、李二吃茶、便說有一個典故、說給太々听、有一個山汗子、上城裡賣柴、賣了柴回來路上、一棵大樹、他便放下扁擔、去樹下乘涼、不知誰掉了一個龍眼樹底下、拾起來端相了一回、說奇呀、這是甚么東西、捏了捏那皮挺硬、看了看像個菱棗、又尋思那棗何曾有皮、嚐了嚐極甜、連核咽了、又沿樹底下回來回去的細找、說這么一棵大樹、怎么自結極這一個菓、

大人家有虛名、其寔不差、糟頭子沒點肉異樣的豁牙、那金棗酸慾人、不知像

嘎，門上弔油牌把活壓煞，若是擔出去賣油，好壯漢，大莊也走不的，

王丙說，您休當瞎話，還有鄉老傳給我的哩，南方一個鄉人，從沒見冰，有朝一日布政司裡開了冰窖，鄉宦人家拿着走親戚，咯上掉了一塊，這人不當不正撞着了拾起來，看了看明精，這是甚么，像塊水晶，人說是冰，五六月裡那的冰，我扁在腰裡，到家問人，掖起來走了，到了家合人說，我今得了一件異樣的物件，極齊整，不知是甚么，我那出來，您都認，解開褲腰已是化了，喊了一聲說好孽畜，誰想拿住他煞，他是推洋死哩，這不是溺了一泡尿，顛了、

拾了塊怪東西，不知何用，看那模樣兒像塊凍，拿在手裡化不了，捏了捏又挺硬，吃着甜思，咬着咯嘯，人說是冰糖，嚼着嚙不冷、

也罷罷，我是鄉瓜子，你瞎着兩眼見的天巴的，也看的見，這就如那一個眼的汗子，娶了個禿妮子，一樣彼此也笑話不的，咱把這這個哭江秋夥着唱給太聽，取笑罷，我這嗓子可粗，哭不上來，請先少哭、

哭笑山坡羊 少哭 怎離爺娘這心裡劈破了青梅酸々的一片、老笑俺光棍打了十年、一般的搶滿摸葉子的、撈了個八萬、少哭行扎着包頭、像斷線的珍珠、一個々亂滾、老笑坐着丈人家的席上、那板橙子做了脚打羅兒、到了這裡、纔成了體面、少哭坐在轎裡、似扛子舉重、一行哭着互擲、老笑騎大馬的大姐、笑掉了褲子、喜起來顧不的難看、少哭人都說他大風刮了、下頰嘴也難趕、老笑俺雖然窮極叫花子、叨瞎話、且撈他一個黃邊、少哭下轎一看、那砵骨碌掉在井裡、可是一個眼到底、老笑俺瞧了瞧、可是那皮猴子吊在火裡、一根毛、也不見、少哭傷慘任拘你怎麼端像、那木匠掉着墨斗、也只瞅了俺一眼、老少你就忒也傷慘、肉頭老、撞着顯道神了、你也說不的我長、我也道不的你短、

太々笑了笑說、賞他酒飯、二瞽下公子見太々歡喜、纔說老師那裡寫了字來、叫我々去看、叫我待說甚麼、太々說、卽有書來、就該起身、只是不可久住、下、答應是、同下

詩 行人一去久不回、悶坐不禁雙淚垂、

第二十四回 二姬歌舞

曰 覓得瞽人能作戲，猶勝獨自在深閨、

第二十四回 二姬歌舞

太、上 說那暹退，唱了四五天也俗了，每人賞他一吊錢，叫他去罷，丫頭說太
太又忘了麼，今早吩咐過，已是着他去了，太、說我全然忘了，丫頭說，兩人歡
喜待來謝賞來，太、睡着了，就沒敢說、

耍孩兒 悶懨、在綉房夜無眠，日又長，終朝倒在牙床上，放倒頭來睡不穩，起
的身去困難當，渾身不知怎麼樣，我可也不會有病，可怎麼一片心慌、

丫頭說，太、吃的飯少，近來也瘦了，太、不必煩惱，今早晨那先生臨去，我
着他給太老爺算了一卦，極好，太、說那瞎斯甚麼正經，我說不信他那卦，
起月令刻關煞，也信口瞎胡巴，俺從來不信那先生的卦，明、知道不中用，還
要買他胡瓜答，他說好怎麼，放的下他，若是說聲不好，這心裡愁悶偏加、
他知道，您大爺的八字麼，丫頭說，他不用八字，另有个法兒，周媳婦子也見

來他說，您記着咱私自算，若是不好，就不必叫太知道。

起一卦笑歡，他說是今年春，大爺纔交臨官運，往前還有大富貴，如何說他命不存，道途傳說難憑信，我這卦十拿九准，強似那六甲靈文。

他說我待給太報喜，太又不信卦，你替我說罷。周媳婦子也見來，爺去了四五日，不見回來，你算，几時回來，他又捏算了捏算，說今日申時就到，單看他這卦若是應驗，太爺那卦也就准了，太笑說單看罷。

遠方人死合生，口裡巴無足憑，這卦兒單看前應，他敢定，下申刻到，錯過時刻便不靈，先生胡巴成何用，果然是至期就到，您大爺運必亨通。

太在綉房裡坐着，單等先生說的那時辰，那眼也不敢轉身，也不敢動，只是看前的應驗，候之良久，身子微覺乏困，起的身來，去那天井裡，看了一看，太陽已晌午轉了，申時將盡，並沒有個先兆，便叫丫頭說，到底是先生撒謊，丫頭說人都說他誠寔，不是撒慌，強起那王丙，太問他去了麼，答應今早晨就去了，正說之間，來報道，大少爺領着兩個婦女進來了，公子說給太。

第二十四回 二姬歌舞

叩頭、吩咐看坐來坐了、二旦上說給太々磕頭、起站在一邊、太々說極好、教他且去歇歇、他叫甚麼名、公子說、這一個玉蘭、那一個是瑞香、公子說吃了飯來伺候、答應是、並下公子自己起來、碾了棹子、又着了頭去請娟々、娟々說、官人來了麼、公子說來了、今晚有戲、你來伏侍母親、娟々說、如何不到我那邊、公子說、這是伺候母親的人、你休要吃醋、二旦上說給奶々叩頭、公子說這還罷了、看酒來、娟々給太々斟上酒、丫頭們給公子夫婦斟酒、二妓女可就唱起來了、

疊斷橋 想起昨宵々々、一場好夢甚倏蹶、晚坐綉房中、又見那灯花爆、正自心焦々々、丫頭踏破畫簾條、喘吁々、報一聲門外頭郎君到、一个接唱 恨殺薄情郎々々、發恨來時罵一場、忽闖進門、把罵的話兒忘、俺還思量々々、他說昨夜夢交雙、听了听這話兒、把舊恨全消帳、

二人唱便向席前、排場歌舞、先四句開場引子、說道是、久早逢甘雨、也鄉遇故知、洞房花獨夜、金榜題名時、

跌落金錢。中伏酷熱火炎々，草葉焦枯未種田，老天呀不消說是連年儉，丟秋無麥青苗乾，賣了小女賣小男，老天呀逃竄死亡，你何忍看，忽然雲起黑滿山，一霎傾盆密似簾，老天呀地裡透過三尺半，村々賀雨鬧喧々，家々喜地又歡天，老天呀，爺兒又得重相見。

年々流落在江湖，不解鄉談只自咕，亂秋々不知是因向何人訴，一人走過好似熟，細看歡喜動鬚，非別人家中自小同床鋪，定晴還是眼抹胡，一行歡喜淚撲簌，還是疑，床頭又夢來做。

花獨將近半月前，過得一朝似一年，喜心間掘指暗把佳期盼，藤花大轎，呼擗々，轎裡不知醜與妍，滿心喜到底還有一分欠，忙遂俏步到紅毡，頂頭紅罩貌如仙，喜重々此時覺着天地轉，初對佳人酒合歡，小登科如折桂還，渾身喜，三杯勝吃瓊林宴。

三場已畢，自徘徊，舉人橫查在心懷，亂嚷々眼前常有个報馬在，一日天門榜放，開門前忽送報條來，仍的聲頭兒直覺如筐大，磕頭送喜滿庭階，拜了爺々

第二十五回 春園認父

拜奶之、這時節心麻似癢自通泰、面貌依然舊秀才、看人落第、苦哀哉、猛回頭、便覺身在雲霄外、

清江引 叫花子、拾了一個大元寶、死罪逢恩詔、兒子久別家、忽然敲門到、老頭子得了個兒初落草、

太之說舞的中看、娼的好听、到可以解悶消愁、天几更了、答應三更將盡、太之說我待睡哩、公子說、兒明早上京會試、稟娘知道、太太說、就忘了正月將盡、還不速走、更待何時、公子吩咐、二旦說、您兩個伏侍太之安寢、

詩 歌聲嘸之舞翩之、忘却他方人未還、
曰 堂上酒闌滿三下、猶愁就枕不成眠、

第二十五回 春園認父

公子上 母親因着一家不得團圓、給我起了個名、叫張得聚、近來因着我中了舉、又起了个名字、叫合菴、還未知合與不合、聚與不聚、母親每日啼哭、不

敢遠離、捱的日期將盡、纔上京來了、剛一趕上已是臨場、一切進場物件都要齊備、答應停當了、就去伺候點名、

平西調日頭不大高、果餅丁錘都挎着、披毡衣又代上安軍帽、一來十里遙、下馬前行、鬧吵吵、不多時就、把名字叫、

不多時就叫張得聚、答應有、接了卷子、說、待俺認號便去、我那山西的舉人、問個消息、哦、城子號、在這邊不免放下行裝、出去呀、山西的還沒點着、天已黑了、住、再去、回來歸了號、纔坐下、听的那隣號有人咳嗽、便問了一聲、年兄那省裡的、答應山西的、又問那府的、答應太原府、合菴听说、即忙跳出號來了、

山西纔得聞、不覺慌忙立起身、到跟前又把府來問、听说太原人、越發欽此又欽尊、問年兄寄一個平安信、

問道貴姓名呢、答應姓宮、合菴說、認的徐北崗麼、答應極熟了麼、又問他那裡、那個張先生、如今何如、那人說、又不一省、如何認識、

第二十五回 春圍認父

北崗舍盟兄、遠隔山河千里程、你如何知他名合姓、有個張先生、去年虜去到賊營、可憐他送了殘生命、

合菴聽說就大哭起來了、說小弟不進場了、那人問道怎麼說呢、合菴說那
是家君、

那就是家君、道路說他命不存、那訛言竟成了真寔信、那人向道貴省小弟北直人、家父投在北崗門、至而今三載無音信、

那人說、年兄差矣、那是河南人、與令尊何干、合菴說大喜、如此有好信了、帶淚開笑顏、勝如九錫下雲天、這等說還有個佳期盼、老太君甚么名號呢、永平府城南家住鄉村田舍間、爹名達、字是張鴻漸、

那人說、你不是保兒了麼、掩面就流下淚來、

到家那一年、你進大場尙未還、住一天可又重遭難、我今在西邊改名宮子遷、科京舉中在國子監、

合菴大抱住哭說、這等真是我爹了、

自從兒中了，待上山山西走一遭，又聽說那裡有賊盜，凶信好蹊蹺，老母終日哭
吟，出了場，先往家裡報。

父子哭罷，太公說極好。

忙拜謝天公，叫咱爺，趨得相逢，若不然那裡去問合姓，坐號喜相同，新交好運
喜重，咱父子必然是一齊中。

問道李家近來如何。

自從兒中了，闔莊賀喜鬧吵，惟李家沒把喜來道，不是兒志高，事情若是在
今朝，那行子必不敢登門鬧。

太公說，雖然麼，咱今遭，有個翰林纔好，合菴也笑了。

翰林固是佳，中一個進士也不差，聲勢微，儘可朝李大，原不怕他，石頭生將指
頭，到如今料想還夢怕。

父子兩個說了半宿，太公說我兒已交四鼓了，你去閉眼，明日好做文章，
爺兒放頭眠，心中喜歡，睡不甜，略合眼，已是雞聲亂，一聲闕傳，題紙纔下，鬧喧。

、老太爺急喚孩兒看、

太公說、保兒、你去瞧、題紙下來了、

合菴出來瞧、閱傳首題是大學、畧停、果然那題紙到、一霎散了、太公拿來仔細瞧、向孩兒細說、那題中竅、

合菴極聰明、听的他尊公講了一遍、說兒已曉的了、便歸了號、展卷揮毫、展卷揮毫、寫了一遍、日未高、忙拿着離了自己號、叫爹瞧、濃濟着中的就罷了、中不了、還得改、造、

太公說、我纔做了半篇、你到快、待我看來、

從頭細觀、這也撈的瞎試官、運氣低、怕撞着明眼看、替你畧攢眼、細改、這頭半篇、後半截可到儘好看、

太公改完了、便說、中不中、全在頭一篇、像這文章、也可以中在三十多名上、那六篇等、你做完了、再看罷、

公子回來、屋開卷子、細捕排、沒晌午、又完了兩三塊、將筐藍解開、嚼着鍋餅、

徘徊第五篇，已是有個架兒在。

公子問爹，你做完了几篇了，太公說，四篇了。

把墨研稠，行，寫去不抬頭，第五篇已是一揮就，脫稿再搜求，六篇纔完，把筆投，直，腰再將七篇做。

公子又問爹，做了几篇了，答應七篇將完了，公子鑽出號來說，這等七個題目，我不記的了呢。

叫保兒且閑，我這七篇就做完，做完了給你看一看，這天還有天，少着一篇也不難，在傍邊畧且站一站。

不一時太公完了，遞于合菴，吟哦一行，看着指頭圈着說，好的緊，爹這文章有會元，我纔知道這第六個題，是做錯了，太公說你取來我看，合菴便取來給太公看了一篇，笑看說，有指望，我給畧改，只好看便罷，那房官有几個不瞎的。

手敲門磚，只認的酒色裝銀錢，好文章他也看不見，你這第六篇，只要軟和便

密圈、少嫩些、也不甚足爲患、

改了改便壯觀了、那一篇你若做不來、我就替你做、公子說不用、我看了爹的、已是有了、回了號房、一霎做成、掌來說我完了、太公一看說、虧你比着葫蘆就畫上瓢來了、我且囑咐你、

我兒听着、題目細寫、休錯了、下一筆要把題紙照、號板要堅牢、常將卷子蓋的嬌、剪燭頭也怕燈花爆、

父子各自八號騰真、

疊斷橋 一更鼓兒敲、々、場裡行人靜、々、處、掛青簾、都把銀燈照、卷子展開色、々、磨墨聲聞百步遙、个、都吟哦、好是蚰蟥叫、二更鼓兒輕、々、場裡火光一片明、處、喑、々、好像是誰有病、號裡少人行、々、雖是無聲却有聲、好似一集人、隔着十里听、

三更鼓兒、兵、々、頭眼昏沈、漸困乏、時听的問點話、聲兒也不大、手兒緊抓、々、低頭忽如身在家、好像坐綉房中、別屋裡人說話、

太公叫保兒你寫完了几篇了，合菴答應將完了，太公說，怎麼這樣快，

四更鼓兒真，々々，此時筆管重千斤，纔寫了四五篇，覺着手酸困，恨那打更人，
々々，打的更點未必真，交四鼓多大霎，又咱五更盡，

五更鼓兒天，々々，滿臉皆薰燭蠟烟，常拭那眼角強，只覺灯光暗，手腕疼又酸，
々々，剩了勾十行，越發難，只听的號兒吹一聲裡快交卷，

太公膽完了，自對了一遍，叫聲保兒，合菴跪來交換，看了卷子，太公說這頭
一個題，就錯了一個字，

或也莽懂，々々，我說從容不要慌，不是看出來，就完了今科帳，仔細端相，々々
錯的烏了，添在榜，大規矩不要錯，就有些胡指望，

合菴說，這第一篇，掉了一個，第五篇錯了一個，對完了，公子替收拾筆硯，太
公裡邊收拾毡條布簾，合菴說我都背着罷，太公說各人的，各人拿着好，你
再回去看々，合菴說不必，莫掉了甚麼，太公說，你那兩單呢，合菴哎喲，我擱
在號房上忘了，

伸手取下來，纔把行囊令解開，捆的極結寔，栓上一條帶，直上堂階，交了卷子，領了牌，不免笑欣，跳出門兒外，

出的場來，太公的隨人接着，太公說，這是你少爺，

喜地歡天，說有個少爺，在那邊，不想十五六，就會了小鄉宦，俺在太原，叫了老爺勾一年，改了口，叫太爺，難把嘴兒換，

公子的人來接着，合菴說，這你太老爺，衆家人，當街，就叩頭請安，

接出場門，兩下裡家人一大群，大家笑嘻嘻，都把太爺認，議論紛紛，誰知太爺正青春，爲甚麼，咱太模樣，還着寔俊，

公子說，爹的下處寬濶麼，太公說，也只兩間屋兒，還是爹往兒那裡去罷，你這接場的，着兩個人跟了爹的人去，搬行李來的，答應是，

李萬張千，跟着去把行李搬，爲兒那下處，就在那葯王殿，廟屋多般，不妨再賃兩三間，上下六七間，住着也方便，

到了門前，父子下馬，老家人王孝，在下處看家，看見太爺，下頭去，就落下

泪來了，問太爺從那裡來、

乍見疑猜、太爺忽從那裡來、太、听詐言、每日裡心驚怪、小的無才、奉了山西這一差、因我還老成、跟着好出外、

太公也落淚說、這几年沒見你、就老了、我是合你少爺場裡遇着、王孝說、這等大爺也是中過了、

叫人淚漣、咱家大禍有十年、少爺中了舉、恨太爺沒得見、誰知在外邊、已向蟾宮折桂還、老少一家人、都得重相見、

少爺快、寫字、小的即刻回家、報知太、一行說端過了飯來、公子說、爹先吃、我先寫字、

磨墨揮毫、大喜先報娘知道、孩兒在場中、合爹、緊鄰號、掛榜非遙、掛榜非遙、父子登科這一遭、報子到門前、不久爹兒到、

將書寫完、王孝即時去了、合菴說王孝到家、真是非常之喜了、又問道、爹中了怎麼、不捎一個信到家中、太公說、自覺一個舉人、也壓不住家、不如等

到會試，況且京中，一個認證的人也沒見，怎麼寄信呢，合菴說，咱父子總然不中進士也喜，況且咱敗的凶，必然發的也暴着，咱父子鄰號，天意就可知了。

對玉環 脫難十年，自幼把兒閃，音信全無，相隔千里遊，凶信傳來，謊破娘的胆，終日號啕哭，勸也勸不轉，團圓勝似功名顯，況且時運變，父子具連登，一齊朝玉殿，纔叫天下人打一睜。

太公說連夜不會睡，咱且各人歇息去罷。

詩 父子相逢喜氣揚，摠然落第也無妨。

曰 吾家況且時運至，必定連名上玉堂。

第二十六回 宮花連報

方太、上，千里行人，已是令人牽掛，況且又得了凶信，好不傷感人也。

劈破玉 每日只在那納悶，我那兒中不中，倒不關心，只望他上山西打听個真

寔信酒飯全不想，沒了人時，淚紛々，虧了那兩個丫頭，一鬧一個三更盡，纔歇下骨碌，嗓子打了一個盹。

雖然是姓張的也多，只怕保兒信，還有瞞我處，吃緊的，就是我那官人，也是有的，說他虜去，未必不是殺死，叫人怎麼放的下，掩面落泪，說咳天那々、俺有甚麼不好，教俺生離又教俺死別，丫環來報王孝來了，太々說他回來，可有甚麼事。

房四娘好叫人自驚呀，京裡盤費不缺乏，他不等着山西去，又待回家做甚麼，叫他進來，不一時王孝來，蹣頭說，太々千萬之喜了，方太々說，甚麼喜奇哉，你這話好奇哉，如今天榜不曾開，你又沒上西去，問你喜從何處來。

王孝說，如今太爺合少爺，在京裡在一堆哩，太々站起來說，怎麼着呀，王孝拿出書來，遞于太々，太々接來一看，娟、上白听的京裡來信，待俺那邊看來，

銀扭絲一行把書仔細也麼觀，知他父子得團圓，叫娟々，不覺歡善，淚痕乾，名子叫宮陞，字是宮子僊，那裡去問那張鴻漸，難得他，他配性命全，不必宮花插

帽簷我的天呀咳，獻豬羊，就把豬羊獻、

太、吩咐人賞王孝，紅一疋，銀一兩，酒一瓶，娟、說，這個比那報狀元還喜哩，娘這一霎裡沒事處哩，咱可是待做點甚麼纔好，太、笑說，叫人擺下席，請您春大爺來，咱合他吃酒賀喜罷，娟、說，還得去西頭說大娘來，合他好說話，太、說極是，並下

張鴻漸父子同上白 今月放榜咱不免去看、

倒板漿 雙、騎馬，過長街，去看天門放榜來，到時正是榜初掛，人山人海鬧駭，駭、、、、擠不開多，多擠掉襪合鞋、

太公說呀，人這樣多，如何擠得進去，叫個家人進去看、罷，公子談李才識字，你就攢進去看見名子，你就唱出來、

推進家人對榜棚，垂鞭馬上用心听，大榜嚴然將放盡，不見李才報一聲、、、、心裡驚，想是咱爺，題都沒名、

合菴說榜已將盡，想是咱爺，題都沒中，太公說不然，這榜是從後放你，那文

章還在五拾名以裡，我那文章不中則已，若中該在五名以裡，不一時李才
吆喝着，少爺中了，太爺听的極喜。

忽然听的笑哈哈，有了一個就不差，揔然我就落了第，也就可以還的家，還的
家，把娃々，從此功名不幹也。

不一是李才出來公子說，太爺沒中麼，李才說沒中，合菴說真正房官沒
有一個不瞎的，我那文章還中了，怎麼爹那文章到不中，一行走着又問李
才，你看的真麼，李才說極真，前頭都沒有姓張的，合菴罵道真奴才，遂潑回
馬，把他打了几鞭子，說我自己去看々的。

劈破玉 又從新撥轉馬，親身去看，叫馬夫頭裡走，一溜小顛到盡前，那觀榜的
人盡散，把馬夾一夾，住裡直鑽，到了榜棚抬頭一觀，先看了會元，次看了亞元，
往下又看第三呀，第四宮陞就是太原，那公子飛馬跪來，纔站下，只瞰了兩三
眼。

公子見太爺中了第四，飛身跑來見太爺，還在路傍勒馬等候，方纔說々笑

笑來到下處、

呀、油 喜重々々、公子寫成書一封、說爹と合孩兒都把進士中、父子相逢、
とと、又得一日甲科中、現如今門下人都做個吉祥夢、

不說公子、差人往家裡報喜、却說孟奶と、每日在家中合太と商議道、
叫聲娘とと、咱今日勝似常、俺爹と就來家、料想也無妨帳、太と慘傷とと、但
得兩人中一双、您爹と往家來、可方纔來的壯、

婆媳正在家盼望、有人來報說、少爺中會了、有報馬在門前裡、討賞哩、
報到門前、忽听一派鬧喧と、傳進來、閨門內、要喜錢、一百串、太と喜欣とと、帶
着淚痕開笑顏、不是喜富貴來、喜的是夫妻見、

太と說、想是您爹と沒中也罷了、孩兒中了就好、

兒登科とと、就是他爹待怎麼、雖不如中一双、還強其沒一個、兒登科とと、就
是仇家奈俺何、得殿个翰林來、方可纔安穩坐、

丫頭來報說、京裡又差人來了、太と說、叫他進來、不一時、家人進來報喜道、

太爺中了、々、五魁以裏把名標、怕報子不知名、差小的來家報、宴赴了、々、殿試只在三兩朝、若是殿了新翰林、不久還有報子到、

太、說賞他紅一疋、銀一兩、酒一瓶、又說道、娟、我、着爺趣個、可作瑣煞了、光賞報子使的我精窮、娟、說、着人捎個信去、休着他做的文章好了、看再點了翰林、沒錢賞人、太、說、隔着這麼遠、那裡的便宜人罷呀、這一要運氣低、也說不的了、

疊斷橋 家門裏孤、々、小、功名摠似無、還得個小翰林、纔壓的仇家住、人心無足、々、得了隴來又望蜀、看着小保兒、担的個翰林做、

娟、說、娘、不怕賞錢麼、太、說、已是賞了、索性兒、踢蹬踢蹬罷、不一時有人來報、太爺中了探花了、太、驚說這必是棍子來、詐錢、京裡人今早纔到、如何今晚就又來了、殿試報、叫人來、去細問真寔、答應是、

事兒蹊蹺、々、來報進士在今朝、怎麼報探花也是今朝、到、我家等着、々、因着咱家運氣高、必然是京棍子、打毛頭、瞎來報、

家人說這到未必然，不曾傳臚就有旨意赴宴，以後就行殿試，報鼎甲的，二十里撥一匹馬，來的便速快也可以到了，太公說你沒問公，您少爺呢，家人說問他來，他說得了鼎甲的名子，就飛馬走了，別的不知，太公說你去罷，忽開笑顏，公回頭想，十年前只待做奶公，做太公，不情愿，今日不然，公，不指望老虎更爬山，這一個探花郎，只該合保兒換，

旁裡那嬾人說，太公雖是三十四五模樣，只像二十二三，

不覺笑哂，公既在世間爲個人，却也不可不管公，這奶公味，保兒兩道眉，眉公，前生有個造化根，到了做翰林，怎麼就不成對，

又有人來報說，少爺選了翰林了，太公一听着說，可足了心了，喜的那手戰戰，身子也沒處按放，

喜氣洋洋，公我說保兒不尋常，每日看着他，有個翰林像，滿斗焚香，公，拜了天地，拜家堂，此時那仇家放不在心頭上，

不一時，合莊裡同姓異姓，老公少公，都來躡喜頭，老李婆子上白說咳長吁一

口氣說道：眼見的我那兒瞎死了，如今是多麼大的聲勢，誰還敢合他爲仇，合莊都去道喜，我若不去，只怕他還怪哩，無奈何只得去磕頭。老王上呀，這門裡擠不進去，好喜人，這纔是時來運至。

都來磕頭，仇家不敢記前仇，也跟着衆人來，好像是雞參豆鬧，稠，給他板橙兒坐在門後頭，出門逢人說，俺奶合我厚。

老王見了太太說：擠煞我呀，磕下頭去，說千萬之喜，方二爺喜極了，家裡有客不能來，着我送了几兩銀子來，添着賞報子，太太說好，正愁着沒有賞錢，這几日，使的我精窮，極好。

清江引 我着他爺趣，瑣碎的，悶的，這頭也暈刷刮，報子錢，淨了糧食囤，到不如坐監的時，清淨的狠。

詩 困苦顛難誰似他，十年逃遁在天涯。

曰 忽逢苦盡甜來日，天下興隆第一家。

又來報道、老爺隔着十里了、娟說適才娘說的差了、不是兒有福、原是娘有福、拖帶的兒好、

年紀比兒差、容顏越光華、從頭直到凌波襪、爲兒無甚堪誇、只因有福到咱家、爺做了探花、兒插了宮花、纔信那先生卦、

太說、這是咱自家互相誇獎了、又來報太老爺、就到了、丫頭說、街上有几百人去迎接的、熱鬧多着哩、太說、娟、咱且去廳房裡、放下簾子來、坐着衆執旗旗上、俺來迎接太老爺、纔見探馬過去說、是不遠了、

玉娥耶、豎大旗、挑長旛、人聲喧、槍刀劍戟共矛鏢、鼓吹一大攢、鑼鼓鬧喧、好似一似排大駕朝太山、財主親戚、衣帽光鮮、跨鵬鞍、窮人家借馬難、我身粗布衫、借个毛驢兒、騎着顛、接了有半天、听的大篩傳、這頭行、已合那執事連、

管家在轎前稟道、衆鄉親接太老爺、鴻漸慌忙下轎、說怎敢勞動衆位遠迎、我十年不在家了、看你老的少的、都不認的了、

羅江怨、衆鄉親擺列兩邊、那管家跪稟途問、老爺下轎來相見、小的們都磕頭

第二十七回 父子錦歸

問安、觀友們叙々寒暄、老爺從頭問一遍、又上轎呼呼々擲々、那報馬、跪々顛々、三十里一派人聲亂、不覺到了門前、三聲大炮、响連天、合莊多少人來看、

父子二人進了宅院、婆媳兩個、迎出房門來、太公見了、双々落泪、

要孩兒 看見了方夫人、忽然間淚紛々、十餘年的夫妻纔相認、年々我在天涯

外、寡婦孤兒過十春、几乎把你心使盡、今日裡孩兒富貴、我還該謝々夫人、

作下揖去說道、我當該謝々夫人、一片苦心、太々說、我還該叩喜了、也掉下淚來了、

不覺的心痛酸、那几年把眼望穿、這几年到把魂驚散、但只望你殘生在、不敢望你做高官、誰想今日還想見、今日裡明々相會、還像是梵裡團圓、

若不著夫人、指了納監的這一條門路、今日怎能歸家、夫妻哭罷、合巷纔下紅毡、給太々叩頭、太々落泪、

方太々叫一聲、我的兒你是听、一行笑着淚珠送、你做了秀才、還打瓦、我打你的時節我心疼、不想還有個翰林命、還記得朝々每日、我陪你坐到三更、

太公听罷，又落淚說，如此說來，我越發該謝夫人了。

刮慈愛，教兒童，陪讀書，到三更，說來叫人心酸痛，我就在家常教子，也只不斷讀書功，那能像你把苦心用，我十年出門在外，到情着，做了個太公。

又是娟々來躡頭，太公說，我這兒婦，天生的，一位夫人。

見兒婦喜重々，看行動甚從容，安祥窈窕，身沈重，骨格裡帶下有福的像，步行來，便不同，一軸畫圖隨風動，那裡有這般像貌，還能在茅屋長窮。

家人報到方二老爺來了，娟々退了，仲起進來作了揖，太公說，小弟千里逃亡，多賴二兄看顧，還該謝一謝，仲起拉着太公行了半禮，纔讓了坐。

西調自離別十年後，不謂人南北遷流，到如今僥倖纔把功名就，我家中孤兒寡婦，誰敢來探頭，百般的仗賴，刮骨難酬，娘趣去坐監，好不可羞，多虧你昂々志氣，報復了，冤仇，若不然，受罪受到何時勾。

仲起說，都是賢弟福力拖帶，我中了進士，太公說，那嚴老兒，也壞了，兄台還可以起用，仲起說，如今還可以打算如此。

爲妹、把奸臣去就，到如今夢裡還羞，到是丟了官兒，還好受常，恨那科道骨都着嘴兒，該把那眼摳，我若還行取進京，定要撞到鳳樓，天下的大害，固是州縣不肖，也是那司院貪求，我要上幾個本章，除、那民害，砍幾個賊頭，恨世人乖覺光，說那牙疼咒、

太公說兄台志向太高，小弟也要竭力相助，咱且飲酒，這十年之別，今日頃要盡歡、

跌落金錢 親戚隔斷十餘載，今日相逢笑口開，老兄呀把酒同歡，真一快，想我禍從天上來，險些兒路喪泉台，老兄呀那知今日我還在，一生都是命安排，得開懷處且開懷，老兄呀人生幾個三十外，做几棒好事，傳九垓，便歸林壑去朝階，老兄呀我也不能等封拜、

仲起說，賢弟謂之將相大任，前程萬里，怎麼說到遁呢，太公說屢受顛險，心中甚淡，只借功名爲安全之路罷了，太公說請酒，仲起說我從來不能多飲，今日吃的到多，已是醉了，笑道別了罷，出門上馬去了，太公回來說道，咱作

一個家庭之樂罷、

十年妻子得相逢、一家聚首喜重々、夫人呀或者今宵不是夢、高張銀燭酒芳濃、家人難得一尊同、夫人呀要飲杯酒誰能共、十六方纔認乃公、對面還不識顏容、我兒呀今宵一刻千金重、

太々說、怎麼兩個丫頭不來伺候、不一時玉蘭瑞香來到、太公說、適纔他兩個和衆人都來磕頭、去了我正悲嘆、不會問候、這從何處得來、太々說、起來叫、人傷感、

還鄉韻 當初得了個不祥的信、我在房中淚紛々、孩兒買來解我的悶、房師贈了二百銀、傾囊買了兩個人、他能學飛雁舞輕塵、又會唱十折錦堂春、咳、愁時節、叫他畧解心頭悶、

太公說今日一家團圓、且訴說這十年愁苦、發々這一腔心事、不暇看他舞藝、叫他斟酒罷、

今宵吃的个酩酊醉、妻子團圓在一堆、這時節人間快樂真無對、一盃一盃又

一盃喜氣多，覺着酒力微，痛飲何勞擊板催，漸覺昏沉體不隨你，看那明月西轉，參星墜、

太公說哦、好醉呀、太、說玉蘭瑞香、可伏侍太老爺房中去罷、

清江引 醉的東歪又西倒，妻子同歡笑，十年兩次歸，睡了一宿，覺今夜要安、
穩、直到老、

詩 爛醉如泥月轉廊，歸來纔似賈平章、

曰 濛濛不知身何在，盼俏佳人扶上床、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卷之四

第二十八回 張春報怨

花粉面粉解子上，俺有點小々生意，並不用買賣耕耘，靠衙門開個鋪面，但賣那天理良心，運氣好，招財利市，這兩樣絲毫不存官府，把望布挑着俺，賣酒那管清渾，奉承的老爺歡喜，一個票十兩白銀，他雖然待酒待飯，那散酒當不的正巡，他無錢把狗臉丟下，那管他爺故娘親，他怕俺橫眉豎眼，自然要典地賣人，若遇着官府耳軟，俺就去打詐良民，若遇小官府利害，便借勢殺人，怕甚麼竹板夾棍，破上破頭充軍，老婆且搽胭脂抹粉，孩子也鞋帽斬新，問我是甚麼官銜，衙門裡狗腿一根，自家不是別人，縣裡衙役，李虎便是，趁着那糊突官兒，到弄了個小々的家當，誰想運氣衰敗，差我合張龍去解張鴻漸，一個操烘也沒見，倒被他弄了個眼幃法兒，顛了鎗，俺兩個不敢回家，只

得也拿了腿、哭介

耍孩兒 吃了酒放倒身、睜々眼沒了人、從寔說、官府也難信、俺不歸家也罷了、又遇着知縣老昏君、老婆常拿去當堂問、這二年家私罄盡、有兩口破還存、

擦淚笑介

听的張宅父子、都做了大官、公然來了家、俺兩個也就公然來了家、雖然麼、可是含着一丸藥兒、當初在他身上、有點不周處、只怕吃他敲、不免去我張龍、合他計議々々、走介

張鴻漸中了魁、他既歸、俺也歸、他無罪、俺有甚麼罪、只是合他在一縣住、恐怕將來吃他虧、心裡撲咚、常搗碓、可恨俺前後無眼、到如今懊悔難追、

敲門介張龍花面上相見笑介

呀原來是李哥、待讓你家裡坐々、一條板橙也沒有、休說別的、您張大嫂子、一對鞋也穿不住、都被人家拿去了、成甚麼人家、四五年不在家、摠言不的了、一個孩子還在肚裡沒生、這是拿不了的、咳々李虎、說你沒在家、這孩子是那裡的、張龍掙了一掙說、我就犯算計、你說的極是、我去殺了這淫婦罷、李虎拉住說、你又來了、你說咱這當衙役的、

每日傷天害理，是安心積的老婆，蓋誌門來，癩、寔對你說罷，俺家裡，又自生訖了，一個肚子裡還懷着一個，張龍笑說我是怕你笑話，你既笑話不的，咱且商量正事，李虎說是呢。

早知他驕馬人抬，寧只捨了老婆孩，怎肯惹的張爺怪，縱然寬洪又大度，全不把咱記心懷，咱癩到是癩一塊，看老哥甚麼高見，也該犯個安排。

張龍說我自來家，白黑打算，我尋思那張老爺，是個大人物，想是也未必放在心裡，咱不如敬去，躡頭，李虎說咬着指頭，說：「那主子不是個善查，只怕這腿就折了。」張龍說有法，這巷口裡有個算卦的胡先生，他每遭算的差，咱去問他，問好，咱就去，李虎說極好，就走走。

安心登竟登門，只怕他打斷筋，不見他到底心裡悶，或好或歹真難料，就去找。算卦人吉凶把他問一問，算一算若還不好，再商量，我法安身，下。

胡生破衣上云：也無南北壠，也無東西行，甚麼法兒不忍餓，哈，就是全憑這嘴一張，自家姓胡，賣卜為生，今日還不會發市，這肚裡自嚙搜起來了，張李

第二十八回 張春報怨

上胡生遞笑拱手介 二位老兄，几時回來的，張龍說半年了，胡生說怎麼不會下顧，張龍說不得閑，胡生說今日來有甚麼見教，張龍說我合這李兄弟，有件心事，求你算一算，胡生說我就極會決人的心事，忙取卦角，望空禱祝，周公周母，孔父孔子，諸葛孔明，王禪老祖，鬼谷先生，袁天罡地煞，有靈有應，今有張龍李虎來問心事，吉則報吉，凶則報凶，將卦角丟去，看了看，說這個靠山之卦好的緊，待我查那卦本，兒你看，檢書介，您是件甚麼心事，我好給您決斷，張龍說要見貴人，胡生說妙的至極，看書介，這取字上邊加个日字，想是還念个取字，最喜龍與虎，你看頭一句，把二位大名就報出來了，奇的緊，這喜字吉利的狠，下句說朱門有路通，這一句我可不甚懂的，又重念道，朱門有路通，李虎說張嫂子姓朱，胡生點李說，噫，是了，李虎問下邊是甚麼，胡生說有路通，李虎說這牛祿是張哥的鄰家，這行子極可惡，我也听的點風聲兒，這卦雖神，說出个通字來，這神靈也撒村起來了，下邊還是甚麼，胡生說下邊兩句却極明顯，他說貴人呀，這是個甚麼字，尙字幫着單立人，想

必還是個尙字，貴人倘相見一凶再不凶，這不好麼？你見了貴人，前邊已是凶過了，往後再不凶乎了？大吉大利，求卦資焉罷？張龍說：李兄弟有錢麼？李虎說：一個也沒有帶着。張龍說：我也忘帶來，拱了拱手說：賒着罷。胡生拉住說：今日還沒發市，賒不的。張龍往外掙，胡生往裡拉。張龍怒說：你要甚麼？胡生說：我只要五個錢，便放你去。張龍劈一下，大罵淫娘，養的忒也欺心。李虎拉住張龍，還去打，不覺的把腰中錢吊出來。胡生說：放着錢不給？張龍拾起錢來，說：我到有錢，只是不給你。胡生拾起卦盒，說：那天，這卦也算不的了，不如去他媽的罷。阿彌陀佛，還要見貴人，禪和子念經沒撞鐘，只怕吊着不打，就是擊磬。張龍說：這科子生的，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待我捶這行子。李虎拉着胡生跪去。張龍說：這怎麼說？惹了一肚子不自在。李虎說：罷喲，咱且去做正經事的，他算的到極好，咱也有點子不是。張龍說着這狗攬的說的啞々，啞々的，咱不去罷。李虎說：那卦說的句々都準，他既說再不凶了，咱就去上一去。張龍說：就是這等，咱就走。

紮、帶、緊、腰、往前走脚武高、怎麼心裡只顧跳、衙門裡漢子那去了、好像做賊承了招、像是有個不祥的兆、怕的是雙膝跪下、那時節、難講開交、

張鴻漸父子冠帶上 今日沒客、少得清閑、不覺把往事想起、

閒來無事不從容、覺睡東窗日已紅、想從前覺心酸痛、客戶鄉觀都相見、就是李旺未相逢、他心裡料想不敢動、昨夜晚床頭睡倒、忽想起李虎張龍、

李旺上 嘆道、既在矮簷下、怎肯不低頭、張鴻漸如今父子登第、那前情以是講不起了、既在這一莊居住、不免也去給他磕個頭、此來門首門上、大哥替我傳、門上稟道、李大來求見、太老爺說、叫他進來、李大進來、磕頭、太老爺說、你不記仇了麼、李旺又磕頭說、小的不敢、太老爺說、你听我道來、

叫李大你心不昏、你那兒不是人、到如今叫我心中恨、你若前仇全不記、我也不把你晦氣尋、從前以往、摠不論、安本分、我還相助買老婆、另生兒孫、

李大磕頭道、全仗賴老爺看顧、太老爺說你起來去罷、李大出的門來、張龍李虎、看見說、那不是李旺出來了、咱先去問、他見的何如、拱手問道、你見

着張老爺否、李大說見來、李虎說、甚麼來、李大說極好、

張老爺度量寬、宰相肚臥開船、笑喜、全不裝鄉宦、問我還記前仇否、我就張口不能言、不能言、他不怨我心何敢怨、又教買妾生子、還許下給我出錢、

張龍笑說、卽然如此、咱就見一下子、李大一拱而別、二人近前說、門上的大爺、給俺傳報一聲說、張龍李虎來、門上人進去稟道、張龍李虎來見、太老爺說呀、他來了家了麼、叫他進來、門上人傳說、叫還進去哩、二人進去跪下、下跪頭、說給老爺叩喜、太老爺說、您几時來的家、二人跪趴了半步、便稟道、新探花是老爺、相傳的一大些、信不真、打听了三個月、後來得了真寔信、沒錢還把豬頭賒、像如逢了郊天赦、若不是老爺洪福、都成了生死離別、

小的是昨夜來家、敬來、下跪頭道喜、太老爺說、您兩個可知罪麼、都下跪頭說、小的知罪、因老爺寬洪大度、俺纔敢來投見、俺、二人該千萬之死了、

上省城那一宵、手合脚、雍動搖、那時節、死活真難料、您就看着張鴻漸、這回大數定難逃、不想恨還能報、依起你當年情意、該使棍把兩腿齊敲、

二人又磕頭說、罪該萬死、老爺殺生不如放生、太老爺說、看起那個光景、您這做衙役的、不知擺殺了多少好人、卽然知罪、饒你狗命不死、以後想着存些天理、都叩頭說是、太老爺說領他去罷、張春上客房裡說話不知是誰、待俺看來呀、原來是張龍李虎、家人說老爺饒過了、待領他出去、張春說這兩個奴才、如何見我竟過、二人說一時不會認過來、張春說認過來了麼、帶去前邊我要問他一問的、李虎說太爺待問甚麼、就問罷、張春說要清淨處纔好、到了前邊坐下、張龍說待問甚麼、張春說我待問你那根鐵柄是誰的、張龍說甚麼鐵柄、張春說木頭的、拿來叫他認、家人拿過來、張春說、炤也快肢骨、每人獻他几下、着他試、是甚麼木頭、家人舉起把張龍一棍打倒、李虎卽忙跪下哀告、太爺饒命、張春說、你還記得解您老爺那時、我去送盤費、你咱不給您錢、見我淌下淚來、便罵合的不早開交、裝甚麼親生的、我每日想着你這合的、不能忘了、今日上門來還大喇、的、休想要偏了、可照樣把李虎也奉承他一下、果然一棍、兩個死生嚙、長春大罵、

狗娘養、科子生、解着人像做朝廷、惡狠々把兩窟籠瞪、合你甚麼仇合怨、把人綁的直挺々、几乎喪了殘生命、即到門休要空過、奉還你本利皆平、

拿繩子來、把他手脚背綁在一堆、從梁上抽將起去、着他肚皮朝地、休高了、看那臭虫勾不着、休光偏宜那芦蝨、張龍苦々哀告、說君子不見小人過、大爺饒了小的罷、張春說、我原不是君子、你又是個小人、如何饒的二人、說這腿已是折了、張春說、也是搭頭綁的、皇天爺娘的叫喚、果然吊起、張春說、各人都散了、教他兩個受用罷、將門鎖煞說、您這些人休要撒了湯、到清晨漫漫放下他來二人、喏、哼道、了不的了、這一夜可就吊死了、這腿疼的狠、听的樵樓起更、

一更裡好難熬、斷了腿折了腰、鑽心疼、只怕這腳兒掉、得罪閻王還好治、得罪小鬼怎麼招、一句話得了個殺身報、不久就堪々至死、這一夜性命難逃、

李虎說、這蚊子臭虫利害的緊、咬也咬死了、

二更裡好難禁、這蚊子吃了人、一窩臭虫渾身噴、蚊子哥々、臭虫達々、饒俺一

雲見你的心，休把天理全傷盡，誰給俺說上一說，我給他做萬代兒孫、

張龍說：你覺着身上怎麼樣呢？我只覺着這一霎，渾身木麻，可受不了了、三更裡苦哀哉，疼又麻難顧，追十萬蛆蟻，這波羅蓋，單三繩往肉裡殺，堪堪手腳墜下來，就放了也，把骨壞，俺也會把人網綁，誰知道這麼難捱、

張龍說好了，交了四更了、

四更裡淚栖々，去了肉沒了皮，吊了一口遊々氣，張爺南北常逃竄，誰知他還成了大東西，瞎眼了，就該真麼治，張老爺真正君子，想當初是俺差池、

李虎說：虧了這夏天夜短，已是五更了、

五更裡雞唱鳴，吊久了不覺疼，只是覺着舌頭硬，脖搭喇抬不起，眼皮腫，閉也難睜，渾身暈，不知是那裡病，或者他清晨釋放，怕的是捱不到天明、

李虎問道：張大哥你，怎麼全不做聲了呀？既不做聲了，想是死了，天又不明，我這命也難保了、張老爺父子上白你母親听的，丫頭說那張龍李虎，被您大爺吊了一夜，是真果麼？合菴說：兒不知，老爺叫家人問道：張龍李虎，真果吊

在那邊麼、答應是、老爺說快去放下他來、

他兩個甚無良、當日把我綁在床、及乎一夜把命喪、依着那時心裡恨、殺他個稀爛也應當、發大了都把前仇忘、何必與地獄小鬼、計較短長、下

張春上

家人說、大爺來的正好、正待去要鑰匙、如今老爺知道了、叫放下他

來哩、張春笑說、我正待去看、的、遂開門進來、家人說、這不死了麼、張春看了看、那腿還動彈、想是還沒死、放下來、着他還魂還魂、家人說、李虎還喘氣哩、他死不了、張春說守着等、他、若是死了、叫他各人家來領屍、

狗攬的狠似賊、解着人大發威、好像卽了皇帝位、當日空把肚子鼓、濟着橫眼、又豎眉、只因是兄弟犯了罪、若不是十年仇積、那等到今日纔追、

家人說、張龍也動彈了、有一人跑來說、老爺請大爺哩、張春走來、老爺說兩個死了麼、張春說沒死了、老爺說、大哥你何必這等、

那奴才甚是謫、這性命及乎休、那時發恨嚼他的肉、若或今日還貧賤、想起當年一夜仇、眼睛紅、冤氣真難受、咱如今顯榮富貴、把舊恨一筆全勾、

第二十八回 張春報怨

張春笑說，你做的是你的，我做的是我的，各行其道。

你當日吃他敲，我受的氣不必說，今日相逢怎不報，李大若還不受打，今日撞着定不饒，這樣事你只推不知道，我不肯傷天害理，該我賬怎麼勾消。

張老爺說，已是這等，你看着放他去罷，張春回來，看着兩個還敬着，啞哼，張春說去，叫保正來的一霎時，保正來到，說大爺有何吩咐，張春說，你把他兩人背去，放在你家裡，再着他各人家來抬去，保正答應是，纔扶起來，要背便說，李虎癱下了，背不的，我背張龍罷，待我去叫他那地方來，合我抬這李虎，張春說，我偏要你背李虎，保正連忙答應，就背々々，背起來走了几步，放下嘔吐說，了不的臭死人了。

賊剝皮，賊抽筋，我合你甚麼親，找着給你打掃糞，熱氣騰々，真難受，臭煞了誰是償命人，越思越想，心中恨，這個點有个來歷，我已是看透三分。

罷了々々，只得背去，下張春說，怎麼這保正不來了，叫人去看々，乾噤道，臭死了々々，半箭地歇了三歇，又把張龍扶起，看了看說，這一個還好，只撒了

一泡尿兒背起來走了，下張春回來對老爺說，張龍李虎已是着保正背去了，老爺說爲何不叫地方呢，張春說想那翻人時，他偏向那李大畧，報答々々他，合菴在傍大笑說，大爺你報的忒也分明了，老爺說，你絲毫的報人，只要絲毫的不着人報，纔好哩。

大哥々，窄心腸，心裡難容半點糠，一絲仇生死不能忘，我既存心是這等，也要自家細思量，人心裡也合咱是一樣，要知道爲人在世，休稱那勢力剛強。

詩 他如罵我々還也，報應分明更不差。

曰 怨恨不忘他日報，定然不肯惹仇家。

第二十九回 初討三山

周王二秀才上咱自從充軍來家，不覺已是三年，我所說，任大王山上，一發興旺，招集了兩三萬人馬，昨日又短了皇扛，教軍門賠了十二萬。

要孩兒 大頭領任大王，有義氣，又忠良，如今山上極興旺，軍門賠了十二萬，吃

虧不敢告君王，只說毛賊無妨帳，被几个混帳官府撥弄的，日月無光，

我意料山上興旺，朝廷家治不的，必然要招安，他怎麼不見動靜，必是朝廷還不知，我看任大王，也不是決不受招安的，張鴻漸老，一歲三遷，名望甚好，必得个好賢官，他纔肯受招安，這事還得張鴻漸，他做翰林纔四載，如今吏部做天官，不久要到文華殿，若能得此老一動，宋公明必下梁山、

王秀才說許仁菴也有此意，他合鴻老有個瓜葛，前日他去都中，望他說他要合鴻老說，到如今不曾回來，周秀才說許仁菴溫々吐々的，就說也說不到是處，依着我，還得咱二人敬去一回、

許仁菴溫吐々說者也，道之乎，含着骨頭漏着肉，說話說的不痛快，那鴻老怎肯上一疏，這事還得親身去，你若是不辭老苦，偕兩個敬上京都、

王秀才說極妙々々，咱明日就行，二人攜手出了門，王秀才說請別了，各人收收行李，明日十里長亭相候，許仁菴上二人說呀，那不是許仁菴麼，相遇拱手說，久別了極好々々，請回，咱同上周大哥那邊一叙，三人同行、

叫一聲仁菴兄，不知你回家中，洗塵酒還沒奉，俺麵方纔正議論，你的志向與俺同，這回必定消息動，世間的一樁好事，却讓你獨占頭功。

你到都中有個意思麼？許仁菴長吁了一口氣說：了不的々々，二人說怎麼樣，仁菴說：如今成了禍事了。

我合那鴻老言，他到也不作難，一本直上金鑾殿，誰想萬歲冲々怒，毛賊不肯去招安，精兵發了十數萬，選了個勇猛上將，領兵去直搗三山。

張鴻老上了本，朝廷說不過，是些毛賊，怎麼直的招安？那軍門總兵是做甚麼的？鴻老說：萬歲不知，那邊兵馬，已是敗過幾次，朝廷大怒，說有這樣事，我一邊拿問一杆奴才，一邊遣精兵十萬，前去征討，我出京時，已奉旨了，想是如今，兵馬已行了，這不是給任大王，惹下禍來了麼？

張鴻老義氣多，就上本不磨陀，得了不止人一個，如今到弄的大不好，朝廷立刻動干戈，好心腸反成了彌天禍，甚懊悔，當時多話，到如今可待如何？

周秀才聽說，大笑，二位說：你笑甚麼？周秀才說：二位听我道來。

第二十九回 初討三山

那衛所十數營，几回戰，几回爭，官兵何曾一陣勝，今日發了兵將去，大王韜畧最精明，還愁片甲無餘剩，若殺的，虧喪士馬，可方纔，愧動了朝廷。

那大王、武藝又精，兵法又通，那邊總合軍門，都征他不下，這一回，若是那官兵大敗，朝廷纔知道不是毛賊，到那時，方纔着人去招安。

草野的小書生，打夥兒講朝廷，沒人處，侈口談朝廷，如今發了兵十萬，明盔亮甲，出燕京，將來未見勝不勝，咱且听下回分解，不兩日便見分明。

都起來說咱且散去，靜听消息何如，請了々々，並下金總兵甲冑領兵上云：頭戴金盔鳳翅展，身披鎧甲黃金板，帶內常彎百石弓箭，似小槍三十杆，一口寶刀耀眼明，一杆鐵鎗十斤纂，攻城破陣我當頭，對面廝殺何人敢，萬馬營中走似飛，人說渾身都是胆，有人問我名合姓，北京上將金斗滿，我乃十三營掛印搃兵，金無敵是也，奉聖旨意，領兵十萬，去征任義，管取手到擒來。

乾荷葉 憑着俺一杆鎗，生鐵攬透，一騎馬跑將去，直取人頭，誰耐煩弄機關，退前擦後，殺人如切菜，半個不存留，會跳的乖子，看你那裡走。

叫三軍、衆納喊一聲、分付各按隊伍、殺將前去、衆又喊了一聲、並下任大王上、叫大小三軍、答應有、二位王爺到了、不曾答應、說到了、大王說、傳他進來、東山大王、李傑、西山大王、趙勝、進來作揖說、大哥有何吩咐、任大王讓坐、說道、二位賢弟、今有軍機大事相商、

朝廷家發了兵將到山下、要把咱一千人盡數擒拿、咱如今、可也該犯個招架、趁他纔來到、人困馬也乏、畧使一點小計、生擒了金二僂、

朝廷家、差了金揔兵、綽號二僂子、有勇無謀、李賢弟、你領兵一萬、在東邊埋伏、趙賢弟、你領兵一萬、在西邊埋伏、諒着他的人馬、過起大半、放炮爲號、一個住東殺、一個住西殺、冲斷他的隊伍、我自己領兵、冲他的前鋒、再者離山十里、掘下陷坑、我引趕來、可以生擒活捉、

朝廷家發了兵、足有十萬、這一回不尋常、勝敗關天、大家要抖精神、出馬大戰、一個往西闖、一個往東鑽、我冲他的中營、殺他個細布捲、二位賢弟、各加小心請了、並下金揔兵上、

第二十九回 初討三山

俺領着雄兵馬足二十萬，安排着一行人平蹀三山，裹將來，就會飛也難逃竄，一齊殺將去，休要放鬆寬，若走脫一個，剜了兩隻眼、

離山不遠，各人小心，衆人大喊一聲，吩咐催馬走動些，忽然號炮一聲，兩大王左右殺出，三軍大亂，趕殺下去，任大王領兵殺到，而金搃兵頂頭相遇，金搃兵大呵山賊，如何用奸計，搖亂我三軍，看我取俺首級，大戰一回，任大王拍馬就走，金搃兵說好反賊，那裡走，趕將下來，追了數里，任大王回馬說，你好不識世務，我看初來讓你一陣，如何只顧逞強，看我梟你的首級，兩個又戰、

金傻子，你不要只顧作怪，這一回要叫你甲卸盔歪，你可也不知道大王的利害，我這裡一槍去，你那裡一鎗來，弄掉了你，也吃飯的傢伙，難把架兒摔、

金搃兵喝咤，我誓要殺你這反賊，以解我恨，任大王又敗，金搃兵又趕，正趕之間，落墜陷坑一骨碌，張下馬來，一群僕羅，將他他綁縛起來，金搃兵大叫要殺便殺，待綁老爺怎的，任大王也不理他，綁起來抬上山去了、

金搃兵甚稜掙、極難招架、若合他講兵法、知道甚麼、全不顧生合死人皆怕、到處得了勝、就說是通家、俺畧施一點小計、捉了個活二傻、

到了山上、任大王親自給他解綁、說驚唬呀、金搃兵大聲說道、偶中奸計、我諛甚麼、大王說拿酒來、給金老爺壓驚、金搃兵說、我不吃也、賊酒、倒是快些殺了、甚自在、任大王說、你不過一勇之夫、敵一人而已、你能怎麼、金搃說、你敢合我鬪力麼、任大王笑道、你忒也自大了、快拿兵器來、咱以棍當刀罷、看刀傷了性命、金搃兵說、刀槍甚好、任大王說、我原是個好意、怕那刀槍鋒利、每人拿起了一根棍、趙勝說、不用戰鬪、我拿着這棍在此坐着、你若奪了去、我就服你、是條好漢、金搃兵果然就奪、趙勝全然不動、金搃兵使的汗流氣喘、被趙勝送了個仰面朝天、都花然大笑、金搃兵氣的啡啡的說、你敢合我鬪兵器麼、李傑拿過棍來說、我是山上個鋪囊的、你贏了我再着強些的、合你比并、二人鬪了三合、李傑架住說、不好、咱不過耍耍、你來的狠、的、是要着寔的下手麼、金搃兵大叫說、寔落下手誰讓的誰、兩個又戰了几合、被李

第三十回 鴻漸廷爭

傑一棍打倒，任大王慌忙扶起說，道虧了不是兵器，金搃兵被打的重了，直不起腰來，李傑忙給他捶腰，說得罪々々，金搃兵滿面羞慚，任大王說吃了酒飯，可送金將軍下山，金搃兵說，即不見殺，即還我馬來，僕卒牽了馬來說道，這馬在坑裡抔癩了，金搃兵騎上癩馬，下山而去，三大王大笑而回、

詩 僂子負疼歸去，見人誰于說嘴，
曰 借問此行何似，人馬兩條癩腿、

第三十回 鴻漸廷爭

二秀才上 俺爲那招安的事情，來求張鴻老，未知何如，走了十來天，纔來到京都，你看城池宮殿，好威武也、

耍孩兒 看京城大規模，皇城耀的這眼也烏，半天宮闕無其數，南京紬緞千家賣，百十個大店賣珍珠，一條街多少食店舖，你看那人烟熱鬧，不枉了帝闕皇都、

听的說鴻老住在右大人衙門前面便是，那不是他的老家人，王孝來了，見介王孝說，二位相公，几時來的，適纔進京，敬來望爺，煩報一聲，答應是，張鴻漸上家人報道，家裡有二位相公來見，鴻漸說快請，王孝跪出來說，老爺有請，二人進門，鴻漸已是迎出來，拱手說道，客房裡作揖，二人就待下跪，鴻漸忙還禮起來坐下，二人問了安，鴻漸說，久不相見，向來在何處，二人說一言難盡了。

問充軍上遼陽，路遇着任大王，殺了官差，把俺放，又贈盤費十數兩，教俺歸去務農桑，不敢歸，恐怕仇人撞，只等到郊天大赦，俺可纔同返故鄉。

鴻老說，這兩日朝中，正議論這一夥強寇，昨日敗了官兵，不日要發大兵二十萬，要去剿滅他，周秀才說，這人倉卒難以剿滅，他智勇双全，遠近百姓都委服他，有冤枉事不去告官，到去告他，他就能興利除害。

上下官一樣昏，只知道愛金銀，官司半年還不問，上堂只把火耗打，使一個錢，是抽條筋，全無皂白，只胡混，若告在大王案下，立刻兒斬殺留存。

因此左近的官員，都不敢大貪，怕他興兵問罪。

他又義，他又仁，只殺奸賊愛好人，不傷天理人心，他有萬夫不當勇，胸中兵法又如神，對大敵也敢冲前陣，若得他招安受職，邊塞上能立奇勳。

若是招安了，倒可以給朝廷出力。鴻老說：我听的說，那府院招安了兩次，他不肯投降，秀才說：那軍門招安他，朝廷又不知道，他如何肯服？如今得差一位大臣，奉旨招安服，想他也沒有梗處。听的許仁菴說：老先生會上過本，不知那本稿上甚麼言語，求那稿兒一看。鴻老說：我何會上本來，就是在朝房裡，說倒招安，便與人議論不合。昨日金搃兵敗了，此時正求添兵，添上兵將，勝了也不免損傷大隊，若再不勝，一發損了威重。

那大王智謀多，斷不肯束手縛，殺他，也自己傷一個。況他能折不曲，儻百萬兵，他也戰百合，天兵只怕一脚錯，倒不如招安爲上。老先生意下如何？

鴻老說：我原有此意，一來是許仁菴說不詳細，二來是主征者多，不知深淺，妄行啓奏，設或他不受招安了，他再有差池，這個關係不小，二位兄長，每日

見他，知他情性可以保的穩麼？秀才說：若見聖上准了本，俺兩個就去說他。若聖上允招安，俺先去說三賢，他單騎來相見，不必多代人合馬。此行只消一員官，他性情直壯無更變，但得個賢良君子，纔可以取信三山。

鴻老說：朝中有人就是這等。二位兄台上書房安歇，待我修本，明晨就上。同
下

張鴻漸上 呀，天已黎明，文武將到，待俺上朝。

戴朝帽、整衣裳、騎大馬，上朝堂，出門已是東方亮，有意民生合國計，就該當面奏君王，不合眾論無妨帳，前已是紛々爭辨，這一回不用商量。

黃門官上云：宮中催曉箭，殿上整朝儀，淨鞭三下响，文武拜丹墀，金鍾三下萬歲登殿來也。朝廷坐了金鑾殿，百官朝罷，皇帝便問：山裡那夥強寇，原說是夥毛賊，怎麼這樣猖獗？兵部尚書毛義奏說：原是金英忽畧了，他請再發兵二十萬，自然一掃蕩平。他就有三四萬人，也不成氣候，何勞萬歲慮？鴻漸急走上去，跪下說：自臣看來，不如招安爲妥。臣有本章，請萬歲過目，升上本去。

看了一遍，便問衆文武，以爲何如？毛尙書說：萬不可。講招安這計差，那山賊井底蛙，不知天勾多麼大，如今選兵添將去，平蹀了三山，值甚麼？毛賊難說征不下，敗一陣便講合好，也恐怕被人笑話。

張鴻漸說：你听我說，招安有四利，添兵有四害。

你這話大不然，雖費不着你家錢，添上兵就得几百萬，況且殺人一萬個，自家也要損三千，兵到處，百姓遭塗炭，賊也有長才，可用，我纔說不如招安。

毛尙書礪聲說：這征賊惜的費麼？張鴻漸說：費遠還是小事，我且問你：能必然平了麼？毛尙書說：招安你自己去麼？鴻漸說：我就去你，敢答應一聲麼？毛尙書說：有甚麼不敢？旁裡惟有戶部尙書說：張達說的是，一班武臣都說毛義說的是，皇帝說：那賊有三四萬，發十萬兵便不少，何必多添兵，耗費軍糧？毛義你可親去監軍，誰可同你從征呢？毛義說：摠兵趙勇，副將劉奇，皇帝說：可宣他即日起行，毛義說：臣部中事煩，教他兩個去罷。鴻漸說：你主着要征，必是胸中有了成算，你不去成不的，況且上奉君命，你還要躲奸，成了就是。

你的功、敗了就是別人的罪、

既然說賊易平、必是你兵法精、殿頭況奉君王命、成了便說是你的計、差一籌、就歸罪趙摠兵、這機關到底不干淨、你來回三月奏凱、我得罪登門負荆、

皇帝說毛義既有成算、親去指揮々々也好、今日就行、毛義領旨下殿出了朝門、趙摠兵合劉副將便來參見、毛義分付各營裡點兵、今日還要起行、二人答應了一聲、得令、下毛義說今日吃了張遼的大虧罷了々々、有這十萬人馬、兩個拿他一個、料想也不差的、下張鴻漸到了家、對二位秀才說其事不成、在聖上面前、合毛義啣了多少氣、叫他自己領兵去了、看他分了勝負、再作道理、二位秀才說、事已不成、俺二人就此告別了、回家中、听候便了、鴻老說再住几日何妨、二人說已是厚饒、太多了、鴻老分付每人贈路費銀十兩、遂說、倘用着二位、我自信到、請了、

詩 利害分明漫說陳、是非已听聖明君、

曰 雖然勝敗難先料、已是傷財又害民、

第三十一回 再征三山

毛尚書上云尚書領兵坐團營部下貔貅兵百萬，劍戟叢中人殺戰，麒麟閣上俺標名，俺乃尚書毛義，吃張遼的橫虧，叫俺領兵去征戰，也罷了，俺統着十萬大兵，又打上趙勇，善於用兵，劉奇一員猛將，那見的不能成功，況有五百親丁，走馬善射，護着我一人，甚麼相干々々、

桂枝香 尚書部院領兵十萬，趙搃兵足智多謀，劉副將饒勇敢戰，平蹠三山，教張遼渾身是漢，寶刀出鞘，雕弓上絃，破上兩個，拿一個，管取鞭敲金鐙還、

大任王上 着人拿令箭去，傳兩位寨主，可到了麼，剛纔到此，大王說朝廷，差了一個尚書，領了十萬兵來，二弟可曉的麼，答應知道，任大王說，那尚書知道甚麼，只是那趙勇，他曾上過大陣，可要隄防他，他因着金傻子敗了，必定意料三山人馬都在一處，他必然留下毛尚書，屯兵山下，那二將却分兵搗那兩山的巢穴，您二位回去，率領人馬都在途埋伏，他若來時，放他過去，我在

山頭料望，他兵出營後，我領三千鐵甲，直闖他的中營，二將听的喊聲起，知是中營有失，必定回馬救護，等他兵過，你可趕殺回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咱却一味亂殺，那時毛義可擒矣，各人安排不可怠慢，我也要去途中埋伏，不在山寨了，二人吶喊一聲得令，並下。

尙書毛義，全憑聲勢，聽說他依仗威靈，見了人好喘粗氣，把三山會齊，俺這裡畧施小計，那尙書雖大，兵卒何知，將來勝負還無定，先要砍倒他坐纛旗。

大小三軍跟我山後埋伏，衆人大喊一聲，下毛尙書領兵前行，傳令道：前離賊不遠，就此按營。

平原無碍，安營下寨，密匝匝燕雀不飛，齊臻臻天神還賽，把旌旗搖擺，教賊人魂飛天外，遶山三匝無縫可開，任你走上雲霄外，也要騰雲拿回來。

弋劉二將上毛尙書問道：二將有何見，弋勇說他知道大兵來到，必然調集東西二山的精兵，保守山寨，那兩處的人馬，必定不多，那金英來時，他三山的賊俱在一處，依小將的愚見，趁夜間他料咱遠來乏困，不作準備，俺兩個分

第三十一回 再征三山

兵直搗他兩山的窩巢，取他的銀重糧草，燒了他的房帳，蕩平兩山，先去了他的翼，毛老爺只坐定團營，營中的勇壯不少，把守山口，不令他下山救護便了，毛尙書呵呵大笑，說此計大妙，二人領兵而去，毛尙書說趙勇真是將才，俺保舉的不差。

計謀一定，那有不勝，只要把山徑守牢，不依他下山救應，按大炮撲咚，又打上箭長弓硬，兩山無救，掃蕩賊營，雖然不得全平，定也算初來第一功。

那山後剔陡石崖，不用招架的，就是前三面，出路須用車輛，樹頭緊塞斷，却安下大炮弓箱鳥槍，輪流看守，衆喊一聲，又問山上有甚麼動靜，答應並無動靜，既然如此，待老爺解衣帽都快穿上，穿還未了，任大王殺進營來，聲々吶喊，各人四散逃走，並下趙勇听的殺聲說，呀，俺已是將近賊巢，遠听的喊殺之聲，只怕中營有失，待俺回去，纔走了半里，忽然李傑殺出，趙勇慌忙且戰且走，下劉奇正往前進，有人來報中營已被賊劫了，劉奇聽說，疾忙撤兵回去救援，纔待放馬，趙勝殺出大喊一聲，把行陣沖亂，劉奇大怒，大罵山

賊看我取你、戰了三合、黑影裡被倭羅一撓勾、拉下馬來、待要綁縛、他抽刀自刎而死、那些兵卒殺了大半、其餘逃散、下任大王趕殺衆兵、倭羅大喊一聲、拿住毛尙書了、任大王說既拿住毛尙書、鳴金收兵、下趙勇奔上、跌足搥胸、說果然中營喪失、兵將四散、毛老爺必被擒護、俺怎麼回覆聖上、不如自刎罷了、抽出刀來被衆人奪去、有敗兵逃回稟道、劉副將自刎了、趙勇又哭說、要這性命怎的、衆人說、老爺還是跟尋毛老爺的下落、如今殘兵還有幾萬、還可以遞敵、咱向南尋找、纔是、衆下任大王大笑道、那毛尙書來、被俺畧施小計、只殺的四散奔逃、有功的快來報功、一兵卒說、我拿住的毛尙書在此、大王說代上來、一人代上前跪倒、大王說看你貌像、不相一個尙書、那人說實不瞞、小的是賈成、大王說奇哉、怎麼假充尙書、賈成說、毛老爺恐防有失、俺一班六個、都有鬍鬚、叫俺都穿着他的衣服、大王說毛老兒、雖則無謀、倒也詭詐、又一卒上來說、代了毛尙書在此、大王向賈成說、他是個真的麼、賈成說他是、尤位那卒子說、你說你是真的怎麼、又是假的、尤位說、我說

第三十一回 再征三山

是假的就來不到這裡，便刮了耳級了，大王大笑，好謀好計，央人代替，俺只說擒住魔王，一霎時兩個毛義，這事出奇，眼睜睜被他逃避，如魚脫網，馬不停蹄，想來天數該如此，事到而今後悔遲。

把這兩個假的，那臉上都刺上尙書毛義四個字，放他回去，衆喊一聲，將二人押下，兩山寨主都來獻功，任大王起來說，有勞二位賢弟，

下山一哉，官兵四散，可惜是個毛賊，眼睜睜教他逃竄，天數當然，必着他心驚胆哉，儂儂犒賞，把酒成歡，這回毛魂靈怕再來恢復，難上難。

兩山寨主獻上人頭，任大王問道，這是何人之頭，答應是劉副將，任大王說不該殺，他只當活捉，趙勝說安心要綁縛，他便自刎了，任大王說罷了，若天子震怒，咱只殺出關外去便了，咱且飲酒去，下趙勇道，便一路想來尋那老爺也，免不了失机的重罪，這人馬還有多少，衆應道兩營還有二萬餘，趙勇說還可成功，今日且圖一個將功折罪，快回去，我料他山中得意，必然大吹擂，不作準備，着幾個能的爬過牆去，先到糧草廠裡，放起火來，開了他

的寨門、我領兵齊進、可以捉住賊頭、衆應道、老爺吩咐不敢不從、下三大王開懷觴飲、趙勝大醉睡倒、任大王說趙賢弟弟酒量不佳、便已大醉、咱也各人休息罷、有人來報、草廠裡失了火了、任大王說、快牽馬來、不是失火必是賊兵、快去點上信炮、連放了兩聲大炮、任大王合李傑上了馬、趙勝推搖不醒、那官兵已是殺入、任大王在前、李傑在後、殺將出來、說這一條小路無人、就此下山、那東山頭目听的信炮、代了三千人馬、任大王說、不必上山、有西山的人那邊攻打、你可留一千人在此吶喊、以助聲勢、你領三千人從我去前邊埋伏、衆下趙摠兵代領人馬殺入山寨、綁了趙勝、大小僂儻四散奔走、忽听擂鼓吶喊、說救兵來了、急忙收括了金銀、引兵下山、兩山人馬截住、斫殺趙勇當先、殺出兩軍混戰一陣、且戰且走、任大王大喝一聲、把行伍冲亂、趙勝綁在馬上、殺散官兵、奪將過來、括了繩索、還有醉氣、兩大王率兵亂殺、趙摠兵前後不能相顧、纔撥馬逃走去、任大王趕殺數里、方纔收兵回山、

鴈兒落 一刀、俱砍着硬頭顱、一槍、俱攘着揸泛聞腥登、只殺的血成渠、

趙搃兵說、末將望想要將功折罪、出其不意、夜間殺上山去、毛尙書說、好、後來呢、

香柳娘 俺亂殺賊徒、誰想他有人救護、又半路埋伏、把個賊頭生切去、

兵折了多少、趙搃兵說、大兵十萬、如今不足六萬了、末將想來五万多兵、還可以立功、咱在這附近州縣、休息几日、再回去殺賊滅寇、

俺向上京都、怕天顏震怒、有五萬兵卒、殺賊成功、還可做、

毛尙書哭着說罷、十萬兵還不濟事、何況去了一半、留着這老頭、歸去正法、強似被賊砍去、回京便了、

清江引 低下頭來細細的想、回京方爲上、一樣吊了頭、還得領去葬、強似把老尸首、在山坡被仰、

詩 大兵十萬半殘傷、馬上懨懨氣不揚、

曰 萬轉千回無好計、帶將頭去听君玉、

第三十二回 招安三山

第三十二回 招安三山

張鴻漸上 這兩日聽說天兵大敗，老毛回來，看他有何面目，去朝聖上，

耍孩兒 毛尙書太不仁，分明無知又裝人，這回體面全丟盡，折了兵將五六萬，丟了朝廷百萬銀，殺了他難解心頭恨，聽說他大軍已到，可看他怎見明君，下

毛尙書趙總兵自縛上

昨晚歸京來，今早去朝受死，朝房裡文武百官都來問，

候，看見張鴻漸便扭過頭，去朝賀已畢，聖上便問毛義呢，兩個上前跪倒說，臣該萬死，朝廷說，既不知兵，如何主定征討，又叩頭流淚說，臣該萬死，臣該萬死，聖上說，孤且從寬革職，免死，二人叩頭謝恩而去，下聖上說，諸臣有甚麼良策，戶部王慈奏說，府庫空虛，招安爲上，問誰可以去的一班文武俱說，張逵發的議論，聖上說，張逵你可前去招安，張鴻漸說，臣就即日起行，又問你可領多少人馬，張鴻漸說，臣不用兵馬，

萬歲爺莫商量，臣單鞭就起行，發一兵就得一兵餉，臣只一身往那去，代着十

數個做伴當，不講殺那用兵合將，只憑着至誠相待，管教他解甲歸降。

聖上說不然，大敗之後，不領一兵，他必笑天朝，不能征戰，纔去招安。張達說，萬歲見的甚是，待臣去後，不妨發兵數萬，到半途揚威，却不必前進，以震軍威，就是了。朝散以後，張鴻漸回到官所，修書一封，着家人連夜送回家，給周王二位相公，每人送他白銀三十兩，良馬一匹，家人答應而去。張鴻漸也，就收拾起行。

奉聖旨去招安，急攬轡上雕鞍，前行只將程途，人々看着招不下，料想一去，卽周全，事情原不由人象，起身時，諸人暗笑，俺奉命何敢辭難，下

任大王上

俺自從殺退官兵，差人上京探听消息，至今還無消息。

自羅袍

俺這裡哈々大笑，畧粗心吃他大敲，五百僂儻盡被梟，虧了後陣還能報殺々砍々，他也難招，同弄机，只在妙不妙。

怕那裡，此仇要報，他必然怒氣冲霄，俺這威風似海潮，那怕百万天兵到，覺着不穩，扯腿開交，殺透重關，外國登時到。

第三十二回 招安三山

趣此今日閑暇、去請二位寨主來飲酒便了、答應一聲、旋即來報、趙王爺到、任大王迎着說、妙哉、正待去請、恰好就到、趙勝說連東山也不必去、昨他因着京師信息將至、差人去約我、今日同到大哥這邊、不時即到、旋即來報、李大王爺到了、兄弟坐定、任大王吩咐看酒、

俺前日遇然懈怠、被殺的尸滿庭階、一個醉汗綁起來、虧了天幸還無碍、消息未動、早々安排、各處小心、俱要鎗刀快、

趙勝鼓掌大笑、

那時節酩酊大醉、綁起來也不知是誰、渾身疼痛甚難爲、放倒頭還要昏々睡、捆縛馬上吃其大虧、解了繩兒、醉氣方纔退、

李傑說、咱也要打箠、

大哥々、真乃妙計、殺的他馬不停蹄、今日用兵如下棋、他必然還有一着、遞朝廷勢大常犯抵敵、尋個常法、不受官兵氣、

當下仗大哥威靈、自是無妨、但朝廷家日々來征、也不是常法、任大王說賢

弟說的甚是，等京中人來，再作道理。有人來報，京裡人來了，進去跪了一跪，任大王說：「怎麼來到如今？」答應說：「起初听的說朝廷要招安，差一個侍郎，後來又听的說待發兵，我等着那侍郎走了，朝廷家差了楊都督點兵，我纔走了，李傑說既然招安，後邊便率兵來征，趙勝說大哥有何高見？」任大王說：「預先定不的。」

要孩兒 既朝廷要招安，差了個大官，看他怎麼來相見，那官不知是誰人，等要他忠誠，素日賢方纔不受人誣賺。若還是言語不對，咱寧只死守三山。

又來報到，那周王二位相公來了，任大王說：「奇哉！他兩個千鄉百里，到此何爲？快請。」三位大王都迓出來，二位秀才給任大王叩頭，又合兩大王作揖，落了坐，二位問了安，任大王說：「二位何事到此？」周生說：「就爲那招安的事，大王說請講來意。」

毛尚書要征山，張鴻漸主招安，今番就差張鴻漸，他說興兵傷人馬，又聲稱贊大王賢，將來還有本章薦他爲人，梗直義氣，不比那邪僻奸貪。

第三十二回 招安三山

任大王說、哦、這來的就是張鴻漸麼、二秀才說依着他、昨日就無有這次爭戰、他前日有書來、因俺們稱頌大王的好處、他便以此相托、叫俺道達來意、所以星夜前來、

把寔告大王、他來只有几伴當、一行並無兵合將、三位大王商議定、接上山來也無妨、他原洒落無官樣、到可以心口相信、俺合他自幼同窗、

大王說、鴻老俺也久聞他的大名、既可相信、俺豈有不愿招安的、但聽說鴻老行後、又點兵調發、這是何意、秀才說、這個却不知、想是朝廷怕大王不服招安、若有他意、何必又欽差大臣、大王說、只怕鴻老是個賺局、秀才說、必不然的、

這個說必不然、他待朋友信義堅、從來出口無更變、鴻老來時間端的好歹听他口中言、那時進退從君、便若遇後有何反覆、他能就一力承擔、

有人來報、探的張老爺離山只有兩程了、二位說、俺不飲酒了、鴻老既不遠了、俺迓上前去、先問他一問、大王好作准備、大王說、我也不逗留了、請了、送

去二位相公、回來說、二位意向何如、李傑說、小弟原有此意、

咱在此據三山、又不圖占中原、又不圖坐金鑾殿、眼下興隆也甚好、將來的結果難上難、兄台必定有高見、依我說投誠極好、俺從此解甲耕田、

任大王說、正合我意、連日聽說、那蒙古韃子來放槍、那大兵也犯個招架、必不能就到這裡、我心裡自有排鋪、

若大兵到此間、逼着俺去招安、俺可破死還交戰、勾連了蒙古騷達子、大家齊去殺楊蕃、那大兵不怕幾千萬、便從此接連外國、說不的占據江山、

咱且各回營寨、伺候交兵、等二位相公來此、再作商議、

詩 百万天兵亦不妨、自有妙計與刀槍、

曰 進退不難一日定、單等都中張侍郎、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張鴻漸上 俺奉旨招安、來到永平、听的說有外國犯邊、將來不得不日夜趨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行、急走揚鞭、介

倒板漿 走忙々來、走忙々、不料強寇犯邊疆、只恐失落朝廷的勅、如何復命見君王、々々、急慌張、揚鞭走馬望山崗、

呀你看這邊人家、各安生理、並無逃避、想是不知北兵將至、去山不遠、咱且下馬歇息々々、二秀才上鴻漸遞着說、二位來了几日了、答應五日了、又問事體如何、二位說大王听老先生來、極喜歡、只是听的都中又發兵、不免疑心、鴻老說、這何必疑、焉知此來他就受了招安麼、他屢々殺敗官兵、若是不受招安、豈有置之不論的、弟來時、囑咐他不必前進、只在半途听信、況今日外國犯邊、他如今奉命征討、已是有、二位說俺也意料到者、大亂不過百里、怎麼此處人民不驚慌、二位說道、那北兵來不到此處、

耍孩兒 任大王名遠傳、好一似雷震天、北兵那個敢相犯、我等前番問了罪、在此住過好幾年也、會遭過北兵亂、到處裡搶劫虜掠、惟此處村舍平安、

既無他意、俺急々回山、叫他鼓吹來、迺鴻老說他無他意、小弟也就行了、二

位說老先生還要持體請了，下三大王上白咱們寨望々、趙勝說那不是二位來也，二人近前說有跟去的人听着來他說那官在途中听信也來不到這裡，他說他以至誠待人，大王既無二念，他後邊來矣，雖然如此，大王既歸了王化，必須要尊國體，可備鼓樂旂幟前去迎接，大王說極是々々，三人整了衣冠，備了鼓吹炮手，迎下山來了。

倒板漿 下山罷列兩行人，鼓樂喧天旂幟新，俺今回首歸天子，不作名朝化外民，々々已稱臣，從此不敢殺官軍。

原非心愛據山頭，官刑逼迫不自由，今日投誠接聖旨，發馬興兵不用愁，々々做營頭，單刀匹馬望封侯。

遙望見一簇人馬，必是來也，待俺下馬，張鴻漸上听的鼓吹，想是山上來也，二秀才急忙上前，三位來奉迎了，鴻老下馬，三位鞠躬說遠勞張老爺，鴻老一手拉住說，三位堂々儀表，可爲朝廷的棟樑，今日相見，不勝歡喜，即請上馬同行，還要到貴寨取擾。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威儀表々、盡英流、真是當今第一籌、可惜三條好大漢、幾年望後在山頭々々、莫擔憂、投誠何患不封侯、

大王說、蒙老爺過獎了、

解甲投降是本心、大兵逼迫甚羞人、今朝既得君王赦、盡感老爺高厚恩、々々、歸朝門、情愿歸去作良民、

鴻老說、那有此理、到京時、全在老夫自當、一力保奏、還望三位萬里封侯、纔于薄面有光、前行來報到了山上、山上大小頭目、都來給張老爺叩頭、鴻漸說、請起々々、山頭放了大炮三聲、一行人都進了營寨、鴻漸纔捧出聖旨、三位大王、跪听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任義等、不服王化、抗拒王師、本宜勦滅、念爾等俱有歸順之誠、赦爾前愆、命任義爲忠義大將軍、趙勝爲游擊將軍、李傑亦爲游擊將軍、洗心努力、盡忠保國、立功後、另行陞賞、欽哉、無發朕命、三人謝恩叩頭、又給張老爺、叩頭、謝勞、

香柳娘 給老爺叩頭多々生受指引俺出頭還求好把君王奏俺合官兵有仇君王赦宥誰敢望封侯殺身難報君王厚、

快看酒來三大王獻酒、

不敢言酬勞、洪恩難報、無甚麼佳肴、杯酒同歎笑、

有人來報、張老爺內司來了、鴻老說叫他進來、我前日叫他家裡去看々、又去楊老爺營裡訪問消息、不知何如、內司進來跪下稟道、家裡牛羊糧石、都被北兵搶去了、鴻老說也罷了、內司說、楊老爺坐守營盤、那知府求他發兵、楊都爺說、我原是奉命來、但听張老爺消息、不曾叫我而北兵交戰、設或損兵折將、罪坐何人、鴻老爺問北兵如今怎麼樣、內司說、他大營在永平城北、楊老爺在城南、相隔一百餘里、他見那官兵相近、也沒敢攻城、他見官兵不動、就只是搶劫、

耍孩兒 那北兵甚兇頑、擄婦女、殺小兒、永平百姓皆逃竄、俺不敢從大路走、揀了條小路進了山、白黑只在山裡串、現如今處處兵火、百里外全無人烟、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鴻老說：「這怎麼處北兵，未知何日方退，我可何日回京，任大王起來大叫說恨死人也。」

那北兵起干戈，殺的殺，縛的縛，這方百姓怎麼過，既統着天兵二十萬，還不殺賊待怎麼，楊都督看就不成貨，我讓他領兵百萬，敢合他比試三合。

張老爺不必憂慮，咱且痛飲，明日領一枝人馬，送至官營，那北兵去了，便自罷休，如不曾去，當砍几頭來遂他出境。

俺在此十數年，他不敢正眼看，人民全不遭塗炭，他若明日還不去，馬到不留他片甲，還把人頭提與老爺看，請飲酒不必憂慮，管叫你一路平安。

鴻老說：「將軍若能如此，真是忠君愛國，何止下官受福。」

那北兵甚猖狂，虜婦女，殺善良，把官放在心坎上，將軍若能逐他去，這個功德不尋常，見朝廷定把功勞上，管叫你封侯掛印，這都在下官身上。

但只是下官在此，酒也不能下咽，睡也不能安穩，將軍既有此意，就此起行，不過臨明可到，趁他不作準備，豈不妙哉，大王說：「老爺吩咐不敢不從命，但」

只是老爺在此，還不會進一點敬心，這就無人奉陪了。鴻老說將軍殺賊，便是極敬下官了，我還回上公館，等着給三位賀功。

大將軍作摠戎，殺賊人，能盡忠，勝如美酒來奉迎，好似孔明燒新野，初出茅廬第一功，爲民爲國聲名重，我公館溫下好酒，恭候着連賀三盅。

任大王分付李傑，你領三千人馬，去長城嶺下埋伏，如見北兵逃走，就截住砍殺他。那韃王，都喊一聲得令下。

韃王上云：走馬南來進帝都，南朝兵將眼中無，武官好似群隊，都督元戎盡匹夫。俺到這裡已經數日，那楊蕃領兵二十萬，並不敢前來，落的俺金銀美人搶來快活，請您二位王爺來這裡吃酒，二人便衣上白，俺已將睡倒，又聞呼喚。王子說，連日得美酒佳人，可以共樂，看酒來。

香柳娘：這酒味香甜，到口醜艷，俺一口便乾，渾身舒泰，微々漢。

虜來的那女子有幾個好的，叫他來每人一個陪着吃酒，那女子來到流淚坐下。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看容貌如仙，真堪陪伴，你何必淚連，今宵枕邊叫你喜歡。

咱雖然也不怕那楊蕃，却也不可懈怠，常叫人往南探听，着些如有甚麼動靜，卽速報來，答應並無動靜，又說女子們，您唱個曲兒听，婦女哭說，俺是正經人家，不會唱曲，王子哈，大笑說，不會唱只會睡覺麼，着俺沒了興致罷，每人帶一個去，床頭玩耍也好，問天有几更了，答應說，三更了，起來說咱散也。

醉醺醺上床，美人進幃，麻煞一場，放頭一覺東方亮，攜女子下

有人來報南邊兵馬來了，哎，南邊既無動靜，兵馬何來，各人速去披掛，牽我的馬來，忽听大喊一聲，任大王到此，韃子說，他來了，了不的，急急上馬，任大王已是殺到兩個，鬪了三合，被大王刺了一槍，兩個王子來救不隄防，趙勝殺到，把一個王子一槍刺下馬來，就梟了首級，任大王也把個王子，梟了首級，那國王逃走而去，追殺了四十餘里，方纔回來。

倒板漿 昨日興兵今日還，人頭牢繫在馬鞍，去見欽差張吏部，知在俺口不虛

言々、到那邊人困馬乏不歸山、

前邊立公館不遠了、待俺下馬、鴻老出門迎接說、將軍真是神將、二位把人頭献上說、這是兩個小王子、可惜老賊代傷逃走了、

老賊合俺鬪一場、我把老賊刺一鎗、兩個王子來救護、一刀一個絕命亡々、急慌忙被那老賊顛了鎗、

鴻老說就好々、拿酒來給二位將軍賀功、答應酒到了、鴻漸親自送到面前、

耍孩兒 多勞苦二將軍、奔一夜殺賊人、想來人馬皆乏困、大家歡飲一杯酒、但少錢鈔賞三軍、以此叫我心頭恨、還把賊頭高掛起、咱到京獻于當今、

李傑將人頭献上、稟道、老賊安心逃命、被俺殺死了、任大王一見說妙呀、俺刺了他一槍、他代傷逃去、你又提將頭來了、豈不快哉、鴻漸慌忙親自起來斟酒、便說道、將軍你說那砍的情狀、李傑說、不出所料、

數百賊過長城安心歇々、要登程、他看着已得了命、不料俺人馬一齊起、他

第三十三回 大王破敵

馬乏人困不能爭，老賊代傷還扎掙，早被俺一刀砍去，削了個脖項齊平、

大王大叫快哉々々，可以連飲三杯，衆百姓抬酒內，父老拄杖上俺被那北兵弄的九死一生，虧了大王爺，救了這一方的性命，別無甚麼報答，大家殺了幾個豬，宰了幾個羊，來給大王犒賞三軍，也給大王爺磕個頭，兵卒來報，外邊有衆百姓來給送飯，要給老爺磕頭，大王說，叫他進來，一行人磕下頭去，大王說，都起來，怎麼又叫您費心，百姓都流淚說，老爺是重生的父母，俺有甚麼孝敬哩、

憨頭郎 衆溜子喇々溜子哩，賊兵十日在那裡，在那多殺人多，賊人到處血成河，殺的殺來擄的擄，更不尋思還得活，多少爺娘沒了子，多少汗子沒了婆，若還再待兩三日，盡被搜殺在山坡，我的殺々喇咳々，我的皇天爺々、

听的說大王爺又待去了，俺可怎麼過，都一起哭起來了、

耍孩兒 多虧了三大王，給俺百姓除災殃，大王若還從此去，俺盡死在山溝喂虎狼，俺要成群告御狀，還留爺々震東方，若是朝廷不肯許，你若行時俺斷馬

韁、鴻老說您這些百姓也不必啼哭、任老爺是朝廷待重用他、他如何能在此長久、衆人說張老爺、你也該爲這一方的百姓、怎麼圓成着他去呢、鴻老說不是這等、朝廷家有的是人、不許另有極好的來麼、何必定是任老爺呢、衆人聽說又哭訴、

張老爺說話差、有人可中中做甚麼、都督楊爺不救難、倒縱着兵丁害人家、官兵合賊無兩樣、強劫奸淫亂如麻、老爺替俺保一本、都念救苦活菩薩、

鴻老說我是這等說、到了面君時、沒有不替您訴說真情的、衆人跪下說、先謝張老爺的天恩、任大王說、已是領了您的盛情了、可都散去罷、衆人說、大王爺是必定休去了、並下任大王說、不飲了、一夜未睡甚是乏困、各人歇息、明日好收拾行裝、好上京都、鴻老說、既從尊便、請了、

詩 將軍馬上喜成功、
冉々征袍戰血紅、
曰 請看英雄除暴亂、
揮戈唾手取侯封、

第三十四回 大王抗禮

第三十四回 大王抗禮

鴻老與三山王同上，搖鞭誦唱行、

平西歌 走馬上三山出征，奉旨去招安，到不想路遇着賊兵亂衆，大王當先斬將，提頭奏凱還到京師，纔把功勞獻、

任大王說，請問張老爺前邊見了楊都督，如何行禮，鴻老說，他自然要講和，遜，讓你作下揖去，也要作一个叩拜之狀，他若不肯受，也就罷了、

將軍有官銜，殺賊聲名到處傳，見都督他也給體面，不過道途間，他若是謙來，你也謙，無統屬又是初相見、

楊蕃花面上云，都府尊榮奉祿優，何須爭戰拜王侯，三通吹打轅門閃，大小兵將盡叩頭，我乃都督楊蕃是也，萬歲差俺領兵二十萬，听那招安的消息，今日代好來也、

奉命出朝綱，二十萬雄兵振四方，我老爺穩坐中軍帳，說三山大王毛賊，那敢

不投降、張侍郎也要把俺讓、

兵卒來報、張老爺領了那投降的來了、鴻老爺同三大王、來至轅門下馬、同行進見、楊逌出說、有勞張老爺了、鴻老爺說、有勞楊老爺了、作揖行禮畢、三大王過來朝上作揖、楊蕃大呵一聲說、你就是任義麼、任大王挺起身起來、也大呵一聲說、你就是那楊蕃麼、楊蕃抽出刀來說、你怎麼不磕頭、三大王都拔刀出鞘說、你怎麼不下跪呢、鴻老中間隔着說、這怎麼說、軍中行甚麼大禮呢、各人都息怒、盡是下官的罪過、楊怒氣冲天、

耍孩兒 叫任義沒發威、你不過是個賊、如何見我不下跪、見了都府還無禮、仰着個賊臉說是非、想是野性還沒退、若不着張爺勸解、我把你頭剝二回、

任大王說、我素常殺的、都是這一號東西、

叫一聲老楊蕃、不歪揣又奸貪、俺素常殺了勾几千萬、原就知道你不成貨、見了我老爺還裝班、狼一狼砍你個稀糊爛、若不看老爺勸解、我把你欲頭連肩、楊蕃說、氣死我也、若不是張老爺給你作主、我領二十萬大兵、怕你甚麼、大

王說：你看着我投誠，是受你降的麼？你磔殺我了，叫楊蕃您脏奇，百萬兵待怎麼？我竟不當人一個，不然俺還回山去，咱就從此動干戈，當面試，也不錯，你若能把俺贏了，我磕頭你可坐着。

俺還從新上山，你可領兵前去，咱見一個勝負，就着張老爺做個明輔，咱就回去，三大王往外就走，鴻老又拉住說道：你這不是反了麼？大王說：不過賭輸贏，怎麼是反？不然他也有刀鎗，我也有刀鎗，咱兩個獨戰三合，就見一個勝負。

把架子兩列開，用帮手的不成才，咱就單戰個勝合敗，這裡一刀剝了去，那裡一刀剝將來，傷着皮骨休要怪，若遠要人頭落地，也就是命裡應該。

鴻老說：快休這等，都是朝廷的棟樑，因甚麼自己爭差？您兩家都有些錯處，各人認錯便了，楊蕃說：都是張老爺寵的他，我有甚麼錯呢？

我奉命出東方，來招安三山王，大喇，還是賊頭樣，出上見了全無禮，還要合我動刀槍，目中全沒有今皇上，若不着尊官愛護，他怎敢這等猖狂。

鴻老說你這不是欺起下官來了麼、除不知我愛護他、正是愛你處、我若是不調停、您兩個動刀兵、兵雖多未必能全勝、況是將軍已受職、你激反了降臣罪不輕、那時懊悔全無用、且是他、他日官職未必不比你尊榮、

楊蕃說他就封了王、我也不怕他、三大王齊說、就不封王、也不怕你、要殺就殺、要砍便砍、鴻老又勸說、依我說您兩家不必相爭、咱不日就面君、等着皇上給您分個是非、這不公道麼、兩家都說、就是這等、楊蕃說、張老爺請了、辭別了先行、張鴻漸同三大王、插刀忿忿而行、

詩 解甲投戈忿氣收、奴才也望俺低頭、

曰 若非承受尊君命、斬却賊顛恨始休、

第三十五回 御封三伯

張鴻漸三大王同上 俺一路行來、已到京城、三位將軍前日雖說見君析辨、我意料那楊都督、未必敢見君析辨、他若不提、也就不必合他爭論、三人都說

是、

黃鶯兒 楊蕃把俺欺、也不會轉便宜、俺如今何必爭閑氣、他若是不依仗老爺扶持、步人粗、說話不能細、他若不提、兩家無事、各自散東西、下

楊蕃上 昨日招安的那賊頭、甚是可惡、但他新立了功勳、想當時讓他一步、也到罷了、惹了一場大辱、如今朝廷、正當用人之際、俺怎麼爭執過他、倒是不提爲妙、又怕那張鴻漸還要說、

賊人禮不周、氣嘔、不自由、把氣爭反把氣來受、他有功無憂、俺無功可羞、犯爭差卒和不能勾、湏罷休、暫時忍耐、不必記冤仇、

鴻老上 已到朝門待俺進朝、呀、楊老已先到了、楊蕃說、前日一時憤激、張老爺莫怪我、別後思量、他既降順、大家俱是一途、何必爭競、見駕時不提也罷、鴻老說、我的本已修成了、楊蕃說、有勞了、鴻老說、設成您再有爭差、聖上就怪我、不言之過了、

兩下鬧呵、這其間干係多、俺不似前番錯、俺只是、怎麼憑您去怎麼、奏明了、

沒有我的錯待如何、朝廷爺、不給您主平和、

楊蕃說、還望張老爺作主、不着萬歲知道罷、正說着、皇帝登殿、文武進去朝賀了、張鴻漸奏、臣領旨去招安了、那任義等、在下候旨、朝廷問你怎麼招安、他來又奏、臣宣揚萬歲的恩德、他便歡喜投順、適遇着那北兵放槍、他便砍了他三個王頭、斬殺數萬賊兵、今日特來獻捷、朝廷大喜、說忠勇可嘉、那亂處百姓怎樣、荅云甚不堪言、

賊兵好凶殘、殺的那血成川、到那裡不忍的抬頭看、殺賊人萬千、遂賊人出邊人、喜來送酒合飯、他都言再待兩日、一個也不生全、

皇帝說、一方這樣塗炭、那楊蕃領着二十萬兵、怎麼還不救護、張鴻漸說、臣不知他意思、皇帝曰、叫楊蕃來、思蕃上殿跪下、皇帝說、那一方百姓、受那賊兵的茶毒、你因何不救、那楊蕃戰戰兢兢說、臣奉旨招安、不敢妄動、皇帝大怒說、哇、設成那賊反進京都、難道你也只是招安、那楊蕃叩頭說、臣該萬死、皇帝說、貶你做萬全守備、防守那北兵去罷、楊蕃叩頭下殿、皇帝說、宣任義

第三十五回 御封三伯

李傑趙勝來，三個上殿叩頭說，謝萬歲天恩，皇帝說，你三人殺賊獻捷，甚爲可喜，可封任義爲忠義侯，李傑爲新義伯，趙勝爲成義伯，鎮守北邊十二衛，並關內兵馬，听你調用，三人叩頭，謝恩下殿，皇帝說，張達招安有功，卽升兵部尙書，賜蟒袍玉帶，張鴻漸叩謝恩，遂又啓奏，

來時萬民集，哭啼々，要來告狀留任義，臣叫他々遲々奏萬歲聞知，近永平纔稱人心意，在關西數城無恙，百姓也安逸，

萬歲說，着他便在昌黎鎮守，成是延慶州，給他起造王府，有何不可，張鴻漸拜謝，文武俱散朝，三大王來謝張老爺，鴻漸相見說，恭喜々々，大王說，俱是老爺提拔，還當叩謝，鴻漸拉着說，不必行禮，下官要奉餞奉賀，看酒來，三人坐下飲酒，鴻老說，我料楊蕃不敢分辨，果然不差，今日竟成了貴府的屬官，看他來參見，那不參見，

富貴只等閒，又何必捧高官，高陵矮谷登時變，這天道好還，把一案全翻，甚麼嘴臉來相見，听我言量要寬大，不必記前嫌，

任大王笑說，這是不勞囑咐的，有人來報楊蕃來見，任大王說，叫他進來，楊蕃進來就待叩頭，任大王一把拉住說，你就是那楊蕃麼？答應是，大王哈哈大笑說，以上臨下不過如此，俺今日叫你纔不爲過分，你當日若是殺退北寇，我心裡先服了你，見了焉敢不拜，因你按兵不動，就知道全無有本領，拜你怎的，以後要講兵法，我還要提拔你。

劈破玉 若胸中無本領，到底不濟得一官半職，豎起高鼻自家稱，我老爺成甚麼大器，領兵十數萬，殺賊平西夷，說是一條漢子，這時節方纔說的起。

楊蕃又謝了纔說，給張老爺叩頭，鴻老也拉住宿，留他說，吃一杯去，楊蕃說，自來不吃酒，就此告別，下三大王也告別了。

詩 將軍爲國作長城，萬里封侯喜氣生。
曰 他日九邊聞奏凱，麒麟閣上好標名。

第三十六回 八仙慶壽

張太公頌、白髮上白，做官做了三十多年，虛度六十五歲，自從六十上就不願做官了，上了七八疏，皇上不允，又因循五六年，才准訖致仕歸家，官到了吏部尚書，也就罷了，何況三個兒子，大的到了祭酒，二兒中了進士，三兒中了舉人，五個孫子一個刑廳，一個翰林，其餘都是名士，大曾孫也進了學，他過目成誦，何愁不中進士，人生至此還待怎麼哩。

耍孩兒 一品官尚書郎，賜蟒玉上朝堂，做官有點小名望，數年來告老不准，六十五纔得還鄉。

在朝中三十年，拖玉帶上金鬢，子孫又赴瓊林宴，進士還生進士子，翰林又產翰林男，天爺賜了生鐵券，俺若得八十上壽，何愁不滿屋貂蟬。

今日是我的生辰，大兒告了養親，二孫在翰林院告了三個月的假，就是刑廳在任不得歸家，這也算一門歡聚，你看冠帶齊楚，都來拜壽，太公笑道：今

日冠帶滿堂、您說這福祿從何而至呢、

請嚴師教兒孫、學讀學作文、不依嬌慣違庭訓、浮華遊蕩、撐公子、穿上件衣裳、算不的人、一輩子鄉官全然盡、得聚你莫非母親教誨、怎能得直詵龍門、

合菴回頭說道、您都听着爹說的極是、我也是謹守父訓、不敢教子弟浮華、太公說您都散去、我待休息、太公自坐尋思道、如今富貴已極、若不
着仙人舜華、焉能到此地位、

想當初遇艱難、結恩愛四五年、殺人又救了我脫難、於今富貴三十載、一門老少都安全、怎麼得他見一面、要畫他仙容妙影、供養在金屋珠龕、

趁此時少得清靜、待俺畧睡片時、床頭依枕、欵不多時、忽然聞的一陣異香、
滿室、

不是桂不是檀、不是麝不是蘭、異香一陣滿庭院、極像舜華衣裳氣、就與這味總一般、想是心邪鼻也變、可怎麼忽然一陣香噴、直透珠簾、

不一時舜華掀簾而入、太公一見、喜極說道、你想煞我也、作下揖去、就要屈

膝說，身受恩情，十死不足以報。舜華拉着說，我該給官人拜壽。太公說，娘子依然舊娘子，官人已是老官人。舜華笑說，想久無人稱你官人了。我看着還是張鴻漸，不曾添減一毫。

桂枝香 久不相顧，蒙君思慕。今遇着壽誕良辰，我約下群仙賜顧。將客舍、全鋪十二席圍裙坐褥，我攜來佳肴美菓，甘脆香酥，一罈仙酒，盡堪用，不必塵凡酒店沽。

我已約下八洞神仙，俱來賀壽。太公說，這怎麼敢當。即時分付兒孫，酒掃焚香，都要潔淨。舜華又囑付道：

處誠坐待，焚香齋戒，淨洒掃，緊閉廳門，都着那俗人遠退。我自安排，一個客不用，還在隨我來。一雙婢子，茶酒能篩，惟留夫人兒孫輩，共候群仙下界來。

太公出的門來，分付衆子孫，可教一旦家人盡且散去，把大門封鎖了，回來合舜華說，道：夫人你看如何鋪設。咱家裡有的是紅毡坐褥，可看着兒孫輔置。舜華說，我已是鋪設停當了。我還嫌你裝官呢。太公說，我不曾裝官。舜華

說你樣我夫人，我心不以爲樂，太公笑說，今日還叫娘子，我覺着親而不尊，舜華說，我也不能合你長聚，任你便了，咱且去客廳伺候，開門一看，呀，這几時鋪的這樣齊整，請太夫人上坐，受一家大小叩拜便了，先是方太太來拜，謁誠來叩，多蒙打救，自然該拜謝仙人，請端正斂容坐受，待妹之蹠頭，日思想不能得勾，粉身莫報，刻骨難酬，既然今日蒙光降，不拜千回豈肯休。

舜華拉住太太，只是要拜，只得二人同拜了以下，子孫都來蹠頭，舜華上坐，便不謙讓了。

千秋百歲，有緣相會，太夫人廣寒仙子，我合他前生姊妹，俺今日相隨，喜兒孫人之富貴，曾孫尤妙，二八奪魁，福似花開，方茂盛，全憑積喜，好栽培。

兒孫繁盛，富貴榮華，今日得盛，湏要常守着祖訓，不要變改，自然世之顯榮，合菴說，老母說的極是，又回頭向子弟說道，都要用心听着，舜華從袖裡取出一個錦囊來，每人奉送你一粒丸藥，可以增壽數，可以長聰明，衆人又拜受了，婢子來報，仙姑來也，何仙姑上先合舜華爲禮，打了一個問訊。

第三十六回 八仙慶壽

仙姑微笑、稽首稱道、蒙妹々囑咐叮嚀、已納下群仙俱到、八洞煩勞、我先來登堂相告、添福增壽世々金貂、你爲數載夫妻意、我爲千年姊妹交、

太々領着一家人要參拜、何仙姑說出家人不行俗禮、便讓老夫妻陪坐、子孫在傍站立、忽然一朵彩雲從空中墜落、衆人觀看乃是洞賓、

拱手一笑、大家脫套、久不見何仙姑、眼前日蒙折柬相招、說舜華相邀、不敢不登堂領教、主人盛意、道侶情高、我先拔劍爲君舞、願君壽數比蟠桃、

呂祖分付不必爲禮、上堂落坐、舜華稱謝勞駕、不一時、果老、國舅、湘子、三仙同到、

果老國舅、湘子遂後、一齊自海外、三山敬赴約、同來上壽、跣履躡頭、花籃兒不禽左右、笛聲隱々、漁鼓悠々、共祝尙書張吏部、同上蓬萊十二樓、

在坐的都起來稽首、果老說、我還該諸位奉謝、呂祖說、怎麼說、果老說、這是個宗家、呂祖說、這老兒又來認華宗了、大家正笑、鍾離采和都到了、

鍾禽赴宴、采和同伴、忽然間瑞氣千條、一霎時祥雲滿院、一道香烟、飄長鬢漫、

舞蕉扇、輕敲玉板、歌繞華筵、共飲餘杭千壽酒、願君大壽比南山、一霎時、拐李仙又到、

群仙赴會、彩雲飄墜、纔到了三島蓬萊、適來遲望、乞恕罪、急、追隨、遠迢、葫蘆在背、只恐群仙久候、隻脚如飛、丟拐自作商羊舞、願獻麻姑酒一杯、

舜華向仙姑說、想是客已全了、斟酒罷、仙姑說、還有福壽二老、只怕未必來、虛着兩坐罷、斟工酒、舜華一、親自遞過、仙姑把盞說、共斟一杯、與天官上壽、太公起來拜受了、忽听的鹿鳴鶴唳、群仙說道、二位星官來了、便一齊迎接、舜華向太公說、二位降臨、恭喜恭喜、

福星照耀、壽星同到、忽然間鶴鹿齊鳴、滿庭中瑞雲籠罩、並落九霄、衆神仙承遞歡笑、壽山不遠、福海無濤、堂中幸見兩星會、人間蓬萊又一遭、

就了坐、舜華恭見了太公、一家人拜見、舜華先奉了酒、太公夫婦又奉酒、香柳娘、奉一杯坐前、望上朝恭、只應叩頭千、萬、敢拜求群仙、照臨壽數添、保佑福澤遠、前世有仙緣、得蒙顧盼盡賜平安、

合菴領子弟及來奉酒、

敬拜到筵前、々々叩祝天仙、竭盡至誠心一片、聰明齒經延々々、身體常輕健、又福祿綿々々、眼中親見滿屋貂蟬、

福星取出一個瓶兒來、如核桃大、分付仙童公子公孫各賜他福酒一杯、都說這器物小、飲來不足一杯、如何可以徧賜呢、只見一杯、々々排頭都飲過、不會得乾、飲訖一齊拜謝、

蒙仙酒均沾、々々直透元關、餘香入腦、渾身串、覺功效非凡、々々俗骨能更換、村客也改顏、但答報甚難、々々叩頭無算、意敬心虔、

福星說已是領過情了、可以罷休、舜華也說、官人從此別矣、太公說、列位仙師、我不敢留娘子、如何便去、舜華說、官人何必如此、

饒々令、今生新愛好、前世舊姻緣、今朝一別何時見、要知道千萬里、在眼前、太公說、蒙娘子的厚情、我何以相報、但望少留受三十日供養、有何不可、

收江南、呀有恩義不忘了、琴瑟歡、又教我世々福壽全、不能常作鴛鴦伴、他少

少留連，叫我心美畧放寬。

方太也着寔挽留，說道：受姐之恩德，每日思念，既然光顧，怎麼就契然而去？舜華說：我們都是一會中人，官人福壽永遠，咱相會也自然有日。

園林好，俺今日已登金丹斷，不能久戀塵寰，但願他跨鶴腰纏，千萬貫，不必問相會在何年。

福壽二星先起，衆仙俱起，舜華也要起，太公合太一個拉着一枝手，衆子孫圍繞起來，呂祖說：你還住下，受你那封贈罷了。

沾美酒帶太平令，罷豪飲，謝芳筵，辭賢主，別衆仙，照夕陽，人影亂，跨鶴凌雲上九天，似風去雨還，飛彩鳳，舞祥鸞，亂紛紛，酒爛人散，鬧嚷嚷，星流霞燦，熏騰騰，異香一片，白茫茫，祥雲數段，俺可要飄然言旋，名山洞天，呀，好似赴瑤池一回佳宴。

二老起了，雲美、仙姑說，舜華仙不能等了，八仙俱起，舜華也飄然而起，太公一家人都散了，席向舜華望空拜謝，太公起來說，可惜盡去了，也罷。

第三十六回 八仙慶壽

清江引 榮舜一路功名顯、全沒有災合難、七子上玉堂、八孫朝金殿、又是那、郭汾陽再一轉、

詩 蟒玉紛々照錦堂、繡簾一簇麝蘭香、
曰 夫妻八十猶康壯、牙笏脫來已滿床、

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 竟

昭和十一年三月一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三月五日發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金壹圓貳拾錢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發行所 文求堂書店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原作者 蒲柳泉
編輯兼註解者 路大荒

發行者 田中慶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印刷者 高田壬午郎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四番地

印刷所 開明堂東京支店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四番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834B

~~C003660~~